

航空叢書

3



人像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發行

航空叢書第三種

朱民威著：

人

像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發行

目次

記高志航	一
記孫令銜	一三
記高冠才	二七
記李昌雍	五一
記蘇光華	五九
記黃榮發	六八
記周志開	一一一
記翁心翰	一三六

記高志航

一



民國十三年瀋陽北關一個訓練陸軍軍官的東北陸軍軍官教育班，在東北名將郭松齡氏主持之下成立。班里收的全是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的學生，打算訓練出來以後分發到陸軍部隊充任幹部。可是歐戰與日本勢力在東北侵凌的雙重刺激，使得東北一部份軍事主幹決定，派學生到歐洲去學習新的兵種技術。民國十三年第一批派出的十三個學生即是由陸軍軍官教育班考選赴法國學習航空的。第二批在民國十四年仍是由教育班中選拔，一共二十七個精幹的小伙子。在一切都弄好準備登程的時候，大家傳出一個消息，說砲科一個年幼的學生名叫高志航的，因為事後才知道考選赴法學習航空的學生而自己竟未得參與，大哭着跑到隊長那兒去要求補考，以便前往法國學習飛行。隊長看他意志極其堅決，幫着他去講求，結果得到單獨與試的許可。他的身體學力，尤其是因為他曾在一個法國天主教堂所辦的中法中學學習法文，所以很容易的被考取了。常同班的學友再去看望他時，滿足的微笑掛在他的嘴角上

。他能够如願以償的法法國學飛了。

他的家是在遼甯東北角上的通化縣，父親是當地一個地主，而且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他一家人就都入了教，家境雖然可以過得去，但是因爲弟兄多，高志航在當地渡過中學時代以後，就考入陸軍軍官教育班。

現在既已取得了赴法學航空的機會，今後的新的生活在等待着與他的一羣同學，未來在招引這羣青年，家鄉與過去的生活不能不割棄在一邊。民國十四年秋，他們首途赴法，一隻由上海開出的法國郵船包爾斯島號裝了這二十八位中國青年，一位留法的航空前輩姚錫九氏擔任留學監督。

法國當時正在戰後復興期中，對於中國派來學習航空的學生是頗爲歡迎的。到馬賽，法國陸軍部海軍部派有代表迎候。當晚法國代表在鐵路飯店設宴歡迎他們，一通夜的狂歡，使得這羣怯生的中國青年軍官相當熟爛了法國生活。第二天，他們到達巴黎，在巴黎住了一星期。這期間姚錫九氏爲他們進行入校的交涉，結果二十八個人分成兩起，一起十人派往高德隆民航學校去，一起十八個人派到牟拉納民航學校去。

一一

牟拉納是在巴黎附近的一個小鎮，四遍是淺山農田，由巴黎來，半小時的電車可以到達。航校位置在鎮尾一片八百公尺長的機場，場邊一些平房就是校舍。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高志航與他的同學入了這個學校。校長蓋羅接待着他們。蓋羅是一個三十多

歲的軍人，曾經參加過歐戰，可是技術並不如何的好。擔任教授他們飛行的是二位教官。一是馮窪，一是得格利斯。這二位技術很好，是法國第一流飛行家，也曾參加過歐戰。馮窪雖是一個腿部受傷的人，但是他在二小時之中，在空中會連做過九百六十三個特技動作。經他訓練的航空學生有一千多，可以想見他在法國航空界的權威。

牟拉納航校的教授法在當時是比較新式的。高德隆航校則為老式的教法，所謂老式的教法是利用場地之大，飛行進度的階段是：地上滑行，起飛三米高，落下，又起飛三米高，再落下，這樣機械的學習，然後再學轉彎，以及空中各種動作。牟拉納航校當時的教法如同後來中國中央航校一般，起飛，落地，轉彎，直線飛行，升高，下落，特技，長途……：在這個學校中學飛的除了十八個中國青年之外，尚有二個西班牙人。高志航是二十個異國青年中最年幼的一個，只才十八歲，可是他處處發揮他飽滿的精力，飛也飛得好，很得教官與同學的歡喜。

不知不覺八個月的初級飛行期告一結束。這八個月的生活是六天在學校中學飛，星期日則去巴黎渡假日，看電影，找找鄉親談天，上中國茶館吃中國菜，六天來的緊張與疲乏全消，於是他又回學校去渡緊張生活。每日傍晚，常在鎮外郊野散步，或者在池塘中釣魚，或者幫農夫做些駕車的工作。

三

民國十五年七月他畢業於牟拉納航校。回到巴黎住了一陣，又被指派到馬賽附近的伊斯特陸軍

航空學校。在這裏，二十八位同來的中國航空學生又匯合到了一起，學習軍事航空。

這個學校的教育期間是三個月。最初志航他們受二小時普通飛行訓練，隨後學習偵察飛行，轟炸飛行，驅逐飛行六小時，然後由學習者各擇一科去求精進。

志航所選的是驅逐專科。這個學校機場是很大的，當時法國最新機種如布來克沙號，牛包29號，高德隆59號，牟拉納53號合共有三百架是停在這個機場上。因此每天早晨六點至十二點，下午四點至六點都是飛行的候。所以大家的進步是非常之快。

法國南部的秋季是非常宜於飛行的時候，晴朗無雨，所以每天都可以飛。那一帶海灣與田野差不多完全為他們所飛熟，加以當地人人充分表露出其戰勝國人民在復興期中的歡躍，雖然他們是東方的黃種人，却仍然得到居民的親切優待與交往。因為法國人如此和霽可親，因此在散步時間與假日，不是騎自行車去附近大道上遊行，就肩一桿獵槍到山野去行獵。一個名叫福斯的海水浴場更是志航他們常去的地方。有些時，還參與鎮上的跳舞會。

流水般的三個月軍事航空生活很快的過去了，志航在驅逐飛行方面特別被賞識。於是，在伊斯特陸軍航校取得軍士階級後，志航就被派往蘭錫法國空軍第二十三團去見習。

蘭錫就是在這次被德軍突破的法國馬奇諾防線後的航空根據地。

四

在蘭錫空軍驅逐團第二十三團見習了二個月，使得這團中的上下人員對於這個出色的黃種學生

不能不生出贊佩。十六年一月，志航一路循着來法的路線與學成的同學一同返國，在法國郵船魯達娘號上，他們比來時要活躍多了。以流利的法語與船上人交談着，船到上海，沒有住幾天，就匆匆趕往東北。一到瀋陽，當局放假他們回家省親，於是，這位飽吸歐洲戰後文化的航空學生，就星夜趕往故鄉通化。那一晚已是除夕夜了，他還在道上距家幾十里的地方，可是他騎了一匹快馬飛也似的馳返家門，終於趕上這個別離二年許的農曆民國十五年的除夕夜。

從家中出來的時候，他就在瀋陽東北航空處所屬的飛鷹隊任隊員。這個隊是當時東北航空處唯一的一的航空隊，平時爲一個隊，出動時分爲三個支隊。牠一共擁有二十幾個隊員，隊員的來源是第一二兩批派赴法國學航空的，以及東北航空學校第一期畢業生。隊長徐世英，隊中的飛機也像人員的來源不同，有的是法國的布來克沙，高德隆，斯來克，德國的容克，英國的大維美，小維美等。

飛鷹隊的駐地在瀋陽東關外的東塔。那里是跟北關外的北大營齊名，爲當時東北唯一航空根據地，東塔那里除了飛鷹航空隊駐紮以外，東北航空學校航空工廠，航空器材庫也全都在那里。

東塔雖是東北航空根據地，可是飛機場並不大，只有八百米見方，東北的全部飛機都停在這個飛機場里，數目約有三百架左右；但可以用來作戰的，也不過飛鷹隊所用的幾十架。

在東北飛鷹隊中不覺是一年過去。民國十七年春，因爲當局處置蒙古叛變，飛鷹隊被派到滿洲里去征蒙。在那個極邊的冰寒地帶，志航結識了一位流亡中的俄國貴族小姐，她名叫加利，是一個希臘教徒，照志航的教律，是不能和她結婚的，可是愛情使他毫無躊躇，他和她結婚了。爲此，他人家頗不以爲然，也是他後來常引爲遺憾的一件事。

可是與這個白俄女子的結婚，於他後來的生命倒是一件頗有關係的事。在民國十八年春，他已調任東北航空學校教官了。某次，他駕了一架亨克驅逐機作教練飛行，突然因為做一個艱難的動作，飛機失速墜下。他跌得體無完膚，左上腿折斷。學校當局請了一個日本醫生來爲他治療，這倭鬼亦如今日的所有日本侵略者的陰狠奸毒，他爲志航治了兩個月，一會說用象牙來接斷了的骨頭，一會說須要割下腿骨來補折斷的上腿骨，兩個多月下來，志航的腿不僅腫痛難熬，連骨頭都弄得發黑。後來，家中人急了，俄女加利也主張改請一個哈爾濱的俄醫治療，經過這個俄醫主治，志航的腿才日見健好！

可是他終於不能不成爲跛子，走路雖看不出，但腿實在不如常人。

五

九一八，東北人忘不了九一八的！

九一八的前夜是星期六，在東北航校做教官的人那天輪到歸家外宿的日期，每個外宿的教官官長，都不知道外宿之後，就永無機會再回到航校來。

志航那時已在瀋陽商埠地住着家，由於這個外國籍異教徒的媳婦找了好醫生治好志航，他家中人雖然在義理上不直提航所爲，但在感情上對加利也親切起來。加利那時先後生了二個女孩，大的叫友利，次名利利，於是，這個家庭和好地，在商埠地住着，而且還開了一個汽車行。

星期日一早，志航的父親就聽到槍聲，即勸志航不要出去。可是：志航歸校心切，也不等學校

汽車來接，就趕往東塔航校去。

在路上，他通不過了，日本浪人阻止他，惡意的告訴他：「已經事變了。」「懲罰支那。」他知道航校也無用，只好回家。回家之後，弟弟們不斷從外而傳來消息，一件比一件惡劣，他知道日本佔領東北已成事實了，而眼前的無備，使東北軍事當局無法採取反抗，於是他決定含淚離家南奔。

家中白髮雙親哭泣着，不願他南行，因為他是長子，八個弟妹都有待他幫助，妻子加利當然也不願他走，他走後她便好像更無依賴。

九一八，國難家仇，把他密密纏住。

可是他決然擺脫一切，收拾了一點衣物，領了父親給他的百元錢，決定了九一九由唯一的流亡人出口站皇姑屯車站登車南下。

九一九，一個慘冷飄雨的日子，他化裝為一個長隨，油膩的大掛穿在身上，日本憲警也無法認出這就是東北航空健兒高志航。他的三弟遙遙地挾了他的幾套衣裳送他到皇姑屯車站，在一列擠滿了流亡者羣的火車窗洞里擠進去，這個東北之鷹，從此永遠的離開了東北故鄉，含着眼淚跟弟弟作別，奔向祖國懷抱！

六

飛行人永遠離不了飛行的！

志航到了北平，路上火車在打虎山遇劫，他的百元錢也所剩無多，到北平打聽老友刑劄非在南京航空署做事。於是，他趕向南京。

找到刑劄非，他被介紹入中央航空署所屬航空隊做一個隊員。

日本的魔火又緊跟着在上海燒起，敵軍飛機在淞滬前線的施虐，在蘇州南京杭州的示威，大大的刺激了中國能飛的人的情緒，美國義士蕭特在奮鬥中爲中國第一個獻身了，石邦藩隊長也在杭州奮戰而受傷斷臂。志航不能再抑制自己了，領了部隊在南京起飛欲去上海與敵作戰，可是不幸起飛失事，又使他受了一度傷害，而不得遂其志。

一二八一役，迷迷胡胡打了一陣結束了，可是，從此清醒了全中國人的眼睛，自然更使得全中國保衛者看得更清楚，日本小鬼不僅要東北，而且還要全中國！

中國開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工作。杭州笕橋中央航校負起訓練全部航空健兒的總責，志航也到這里的高級班受訓。也認識到每一個單個的空中戰役，是一串戰術運用之中的一個，而戰術又受戰略的規範，戰略則居於最後的指導方位上。

他受訓完畢，即在航校任教官。教學生非常嚴格，那一期學生畢業後即編入他的第×隊中。在隊上，他待隊員一如待學生，如果那一個隊員從空中不到時光不做完規定動作下來了，他必嚴究；對方如答稱發動機有爆音、溫度高、或其他等，他必定自己駕機飛上去看一下，然後落地仍要這個隊員去飛：「我可以飛，你也該可以的。」

就是這樣一絲不苟的訓練着他的幹部，這些幹部在七七抗戰後都成了中國驅逐驅部隊中最有功

續的領導者。

七

在他與俄女加利結婚以前，還曾與一位邵女士結婚同居過一年多，後來邵女士生病死去，他才與加利認識結婚。

到中央航空界後，他因為空軍軍官不得與外籍女子結婚，所以只好與加利賦別。

不久就由友人介紹，與滬籍葉蓉然女士結婚。

更早在他尙未赴法學航空時，他家中曾爲他訂了一位太太，那女子一次到他家中去，看見他家太多，寫了一信給他，說結婚後必須二個到外面單獨住，他接信大怒，說：「爲了老婆，我得和家人分離？」他馬上寫信回家去要家人爲他取消婚約。

他的家庭觀念如此之深，可以說十足代表中國的倫理觀念。他在外是一個軒昂的空軍隊長，回到家中，在他父母之前，却是一個膝下承歡的孩子。他曾於民國二十三年把他的父親接到上海杭州南昌一帶住過，他的四弟銘魁這時期生肺病，他也堅決留下他在南邊養病，可以想見他對家人的孝悌和親愛！

八

民國二十四年他被派出國赴意大利考察。那時候正是這個不中用的法西斯獨裁國家耀武揚威的

時候。他在意國住了一年，頗得意國航空界的贊譽。因為他勇敢豪邁，飛行技術亦好，再加以一年之中，他就學會流利的意國語言，更加幫助他與意籍飛行人員的友誼。

回國以後，他被任為教導總隊的總隊附。其時毛邦初氏任總隊長，一切驅逐部隊都集中到這裏來受訓練，志航襄輔着毛總隊長在南昌把一個一個業已成熟的飛航員再加以精造，為二十六年對日作戰儲備了全班人馬。

在對日作戰前，為適應戰時編制，驅逐部隊共編了×大隊，他被任為赫赫有名的第四大隊大隊長。在他以下，全部有名的戰鬥員集中着：劉粹剛、樂以琴、李桂丹、毛瀛初、鄭少愚、董明德、劉志漢、羅英德等。

二十六年蘆溝橋畔變起，志航知道對日大決戰日期到了，於是給東北家中去了一封信，微露了一點戰爭不可免的口氣，那就是最後寄往老家的一封信了。

八一三上海戰火燒起，那時他正率領著全隊人員在周家口待命出動。

九

八一四這一天，杭州籠罩在低氣壓的雲霧里。日本木更津航空隊以轟炸大編隊浩蕩的由台灣基隆飛行場起飛，來襲我航空根據地的杭州了。

這些嗡嗡的日本重轟炸機，竟然竄入杭州市空了！牠們飛得很低，杭州市初次遭襲，一切在戰慄中。可是在高高的上空，高志航與他的部隊已經搶着機會，適時的從周家口趕到，現在正在盤旋

着，等待着。當志航發現了這十八架老牛似的大飛機在下面零亂的飛行時，他做了個招呼的記號提醒後面跟隊的戰士，自己便首先單機衝空而下，對準第一架進入的敵領隊機，一陣機槍的流火，就把牠幹了下來，在雲間飛行旁觀中的小弟弟們看見高志航如此輕易的把敵機幹下，也就勇氣百倍，一個個都俯衝下來予以襲擊，很快的不到十分鐘，木更津隊十八隻飛機被擊落擊傷十三架，只剩了殘餘的幾架，經過監視哨的眼中又落海逃回台灣去。

對日首次空戰的勝幕是揭開了。志航的勇敢實是全般勝利的總動力，這一役，志航自己的臂部也中了敵彈受了傷，他不能住到醫院中去取彈養傷，可是他的隊名與精神却奠定了基礎，直到他去廬山養傷一個多月轉來時為止，這個隊本着他第一戰的餘威，在京滬線上空陸續擊落了敵機百架以上。

當他回到南京時，蔣委員長特地召見這位勇敢的英雄，訓勉一番，並親題四字「吾引爲榮」給他。

就在他謁見蔣委員長次日，他又領隊到天空參加保衛首都的空戰，這一役，他自己擊落敵機二架。

在南京天空的戰鬥，日復一日，地面上的淞滬戰場因爲大場被突破，金山衛敵軍登陸，港口戰結束轉進，南京保衛戰開始了，他被派領隊趕往西北接收新機前來應付首都的危機。

十

可是他來不及趕往南京保衛首都了，悲運總是伺候着勇敢的愛國軍人的！

二十六年冬，當他駕了新機，率領一個大隊由某地向南京進發，中途停在一個小機場上加油時，陰雨與雪突然阻止了他的行程。

一連幾天的雨雪，使飛機無法由泥濘地起飛，在江陰，在南京，天空曇露着，正是需要他們去保衛的時候，也正是他的心要歸向江南的時候。

×月×日的早晨，天已放晴，地也被風吹得凍結了，正是可以起飛的好時機。

可是，却不料防空情報來得如是之晚，敵機十八架已到頭頂，才有警報，這陋塞的內地呵，這死耳瞎眼的內地，叫我們在中國永遠喪失了一位無敵的勇將，空中的大英雄！

敵機將臨，正是只有餘暇可以讓他們從地面引避的時間，高志航愛機心切，責任與榮譽使他能聽任飛機在地面被炸毀而自己跑開，他提了手槍，督導了機械人員一同往機場，他坐上飛機要機械人員爲他開車。

在發動機還未旋轉的時候，敵機的發動機騷音以及炸彈羣的爆炸就把他與軍械長以及幾個機械人員全部毀滅了！

可是他是不死的，在他犧牲後第二天，毛瀛初爲他復了仇，二架敵機在同一地點被擊落，全中國空軍部隊紀念他，引他爲榮，學他的榜樣。他的史詩般的戰績，將永揭出中國軍人的偉大，導引勝利的來臨！

記孫令銜

一

在上海，敵人剛把他的兵士驅追到「一二八」舊址開北邊界線來對我們部隊射擊時，從風雲變幻的夏季天空中，來了我們空軍健兒雷霆萬鈞的壓力。



中。」

記孫令銜

「今日清晨×時×分，倭寇集中兵力突向我開北防守部隊開槍射擊，我方為保衛國土，業已命令上海部隊堅決抗戰，至此由蘆溝橋事變已演變至全面戰爭局面，雙方刻正在猛烈戰鬥

一三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在太湖西岸小山叢內，廣德機場航空隊兵營中，把耳朵凝神聽着小方盒里發出的女音報告，大家的血都湧上臉了。

「他媽的，狗蛋，果然向我們開火了！」

爲了再聽繼續的消息，大家都張大了眼注視着方盒子，耳朵傾側在收音機邊的孫令銜則把眼光投在北方大個子邢厭非身上，這幾個剛出覓橋不久就碰上這場大戰的見習軍官，是那麼興奮的漲滿了戰爭的熱潮在身上。

女音報告又說了：「第二件，我方於今日起，正式封鎖江陰要塞綫，所有中外輪船，一律不准通過封鎖綫，並由外交部通知各國知照。」

這場大戰的重擔，已命定落在他們肩上了。

部隊長與幹部時這正聚在大隊長室從事參謀作業。清華大學出身的沈崇誨，雖是一個分隊長，却意外的被大隊長張廷孟器重着，在桌上，地圖展開了長江三角洲與杭州灣淡青色海岸線，展開了大上海的蜘蛛網似的街道、鐵路、江河。根據情報，紅色鉛筆把粗線塗畫在敵艦停泊點，敵軍司令部 and 倉庫碼頭的所在地。

把南京發下的命令，對照着地圖，在轟炸目標的黃浦江匯山碼頭公大紗廠塗上紅色陰影，再着手編配飛機和駕駛人員。又命令機械長在今夜把諾斯諾卜機××架掛裝好油彈，於是就各回到部隊去傳達命令。

站在兵營的曠地上，謝郁青隊長對大家簡短的說了如下的話：「我國和敵人日本的戰爭業已開

始，大家報效空軍的志願已到了實行時候，出動的命令業已下來，明日一早四時在機場集合，出動名單貼於隊長室前，目標是本隊擔任敵上海公大紗廠之轟炸，時間×時×刻，本人領隊，完畢。」

這真是一道令人歡躍而又悲壯的命令。去看名單，孫令銜的名字與衣復恩名合着放在 305 號機的數目下。晚間怎麼也安靜不下，大家忙着畫航綫，收拾征衣及身邊物件。令銜把一切都妥善弄好又寫了一封簡短的信，那信是寄給他的在滬的大哥的：「曉樓大哥：我已有遺囑留下，本用不着再寫信了，但因明晨出發在即，真興奮得睡不下，收音機又在把上海的戰訊傳來，令我心中更爲不甯，大哥你數年鼓勵我好學習飛行，以備國用，現今我已學成，適逢此報效國家大好機會，而且我趕上了中國空軍第一次出動炸敵的使命，百年恥辱可報，我只有勇往直前，決無後顧之慮，我在家爲老小，對家無顧慮，我相信我定能獲得良好戰果，慰哥之企望。」

「怎麼？給密司錢寫信嗎？」一個同學手伸在令銜的手與面孔之間，要拿信，可被擋住了，令銜嫌煩的說：「那像你，天天念着天津的密司，我是給哥哥去信的。」

八月十四日一早，濃黑的雲還封蔽着天宇時，兵營中的人在燈光下忙着穿飛行衣，臉都未洗，列隊行向機場。在機場，諸機一線停放，××架，看起來可真雄壯，發動機在吼着，每架飛機兩團螺旋槳白光，與活躍的機械人員襯在風雲變幻的天幕下的廣場上，更加顯得這所靜悄的機場之悲壯。

謝隊長又簡單的說了一下飛行高度，進入角，投彈法，就各自奔向自己的座機。

孫令銜爬入 305 號機後座。這架下單翼 305 號諾機是出動炸楊樹浦敵軍第×號機。登機以

後，令銜面孔朝着前座的背影，二個人弟兄一般，在同一舟中隨着各機飛上天空。

天氣真惡劣極了，在五百米左右即有大塊雲氣像騷馬似的亂竄，起先還可以看見領機與友機，緊跟在他們之後追着，漸漸雲團聚集愈多，於是只好不管別機，自己按照航線向上海飛行。

雲穴中可以看到青色的太湖，家鄉鼇頭渚風景畫面，從天空角度看去，遍太湖皆是。京滬鐵路像黑線般的穿越在茂盛的黃色稻田之海中，黑烟拖着行進中的爬蟲似的列車，那一定是陸軍弟兄在趕赴戰場。

蘇州這粉城，以灰色姿態留在腦後。河渠錯綜的淞滬綠色平原，遠遠的以揚子江與黃浦江交岔一條黃濁色寬曲邊線展在眼前。靠着黃浦江的黃邊，大上海市區籠罩在灰色的陰雲下。

905號機中的乘者，發見了右邊來了三架友機，上方又來了五架友機，於是衣復恩把油門開大，跟了過去。

逼近市區西南郊，由西南角進入，九機完全佔領了滬東楊樹浦區的上空。下面是街道建築物，街道上的十幾輛灰色卡車突然停住，汽車上竄下紛亂的黃點，在一座白色水門汀屋頂上，那些偽裝的高射火力把砲彈子彈咯咯射到空中來，這顯然是敵公大紗廠，轟炸的目標。

四周動蕩的厲害，飛機像搖曳在波濤裏的小舟，空氣的波山浪峯在作怪。令銜這時候看見領機在投彈，於是也跟着在自己坐艙右側按了投彈機柄，五百公斤黑色火藥團一羣一羣的墜下去，一片烟火吞噬了敵卡車部隊，以及器械與裝甲車的敵公大紗廠建築物。

飛出大上海的驚風駭浪的氣流圈，905號機降落在嘉興機場，檢視飛機各處，累累彈痕，斑

班可數。兩個人雖同是初次出陣，衣復恩到底老練些，問令銜：「怎麼，害怕不？」令銜似乎很得意炸的成果：「有什麼可怕，讓那些子彈破片在空中跳舞好了，牠們又不傷害我們，有什麼關係，倒是炸的令人痛快，一陣烟火，把目標全部粉碎。」

嘉興站長爲他預們備了飯，見了白米是想吃，可是怎麼也吃不下。兩個青年軍官完全沒有把剛剛浮現在眼底的上海烟景忘記的可能，白碗如此之脆薄，而且是圓的；端在手中遠不如緊握投彈機柄那麼滿盈了。眼在出神的望着桌上一碗一碗的菜，却想着爲什麼這一碗菜不是敵人的坦克、軍艦？爲什麼牠要出現在眼前，難道牠也是爲了被炸的嗎？

吃不下，對菜飯發呆，站長室的電話鈴在響，廣德來的長途電話。

衣復恩過去接了話機：「隊長嗎，我是衣，人機完全，正在吃飯。怎麼？呵，下午三時，上海、楊樹浦，再炸公大紗廠，嘉興上空集合，好的。」

衣把話機掛上，二人更吃不下飯了，跑到停機處。

機械士忙着加油掛彈，又是五百公斤炸彈，掛在機腹下。

雲團還是那麼多，三時不到即起機了，二個人在嘉興上空飛着圈子，候友機集合出發，可是等到三點一刻，仍不見有機影，於是不能再逗留，單機沿着黃稻海中的滬杭鐵路線向上海航進。

仍是西南方進入大上海市區，線條的街道與屋海，飛機一瞥即過，又佔領了滬東上空。上午來炸的公大紗廠，現今正在一把猛烈的火中焚燒，友機在火上正做第二次毀滅工作。衣快速趕到上空，令銜忙着對斜前方的烈火中建築物投下機上的炸彈。

地面的火力又射到空中來，近曠野的一座花園亂竄着兵羣。衣把飛機俯冲向花園，這是再好也沒有的好機會了。機槍緊握在手，扣着板機，一串火吐向逃竄的黃點上去，衣再把飛機拉起，一個圈子飛轉，又來一次掃射，這才爬高回航。

再過太湖，眼下是江南暮色，漁舟在湖面飄蕩，可是，人真像瘋了一般，老是戀着上海的目標，恨不得與上海的敵陣同歸於盡。

二

飛返廣德基地，一下飛機，許多隊員飛跑過來握手問訊，大家的臉色都不好看，一層紫色的憔悴抹在各人的顴頰上，一問，才知全無損傷，只有祝鴻信一機中了敵彈，迫落在虹橋機場。

喝過一點鷄湯，便又什麼也吃不了了。大家由飯堂走出，步在附近的草地上，談各自的戰績。忽然，一陣嗡嗡的機聲由東南方響來，隨着機聲的來源，大家舉首去望，在亂雲的暮色下，一批肥大的轟炸機沖着機場飛來。什麼地方來的飛機呢，大家一邊忖着，一邊注意來的飛機逐漸逼近的形體。

「馬丁來了嗎？」

「不是，恐怕是亨克。」

「日本飛機。」厭非看見了牠的紅色太陽標號，又加重了一句「快跑」，領了大家衝向斜的場外去。

轟轟的炸彈聲，像山崩地裂似的響起來，機場×邊的小山崗起了一大陣濃黑的烟，顯然敵機炸偏了。大家伏在草地上，仰頭望着這九架零亂的笨鳥正被我方一架驅逐機攻擊，只見我方驅逐機靈活的追上擊下，慌得敵機零零落落，逃向杭州灣去。

大家看着場子里我機××多架無一架損傷，又慶幸着各自的安全。在敵機投彈時，如果投一枚在飯堂，那東海大隊全部人員便都完了。

「他媽的，不知不覺的竟讓日本機到了頭頂。」

「如果不是它的聲音與形體在被我們猜疑，恐怕誰也不會躲它。」

「不躲也沒關係，他們的投彈員一定是門雞眼，斜視到以荒山而機場。」

大家又談到敵機的出發地，杭州灣外的島嶼、沙灘、水面以及敵航空母艦都可能的，還有，距浙海只有四百二十英里的台灣也有可能。

在指揮室，大隊長用電話向杭州空軍指揮部傳訊：

「敵重轟炸機十八架×時×分炸廣德機場，投彈於×方小山上，我無損失，現敵機向杭州方面飛進。」

一小時之後，杭州來了捷報：敵重轟炸機十八架過杭州時，被我預伏雲中的志航大隊騎士所襲擊，我機領隊是高志航，這位東北的英雄如狼似虎的一陣攻擊，立刻敵領隊機被我擊落，隨後李桂丹鄭少愚等一般英雄又對殘機羣加以攻擊，除了在逃三架外，全被消滅。

消息傳來，大家多興奮，明明是睡覺時候了，却熱烈談着驅逐隊同學的印象。到後來，各人回

到房舍去睡了。兩個人一間小屋，燭光熄滅了，窗外淅淅的響起小雨，雨是多麼柔和，暑熱全消了，可是，睡不熟，上海公大紗廠、目標、投彈、爆炸、火光、太湖風帆，甯靜的江南稻海、黑色鐵路線、嘉興、歸航、同伴的歡聚、敵機來襲、炸彈聲、火光閃亮，這一天從早到晚的事物，像走馬燈似的，翻騰在令銜的腦海中。人已疲乏過度了，神經卻像緊張的弓弦似的彈奏出紛亂的曲子。

時光在甯靜的細雨中溜走，令銜卻無法使自己入夢。夜二點左右，郎溪來了電話說上空有機聲。「怎麼，敵機又來空襲了嗎？」大家馬上全都爬起來，不睡了。第二個電話又來了，說：機聲已無，似降落在附近田野。第三個電話則說是敵機三架迫落，機中飛行員一部被俘，一部在逃，正追捕中。

天光又轉明，大家索性不睡了，為俘獲敵方人機以及昨日的轟炸興奮着，此外，說不定又得有警報或其他命令下來。

在灰濛濛的夜空下，襯着廣漠的機場，大家從各人屋中走出，臉子都是灰紫色，一層疲勞的暗光塗在各人眼皮上。

「怎麼樣？你這條壯牛也衰下來啦！」高大的厭非拍拍令銜的肩頭，以自己的疲勞中的笑紋笑着對方。

「不過今日再去炸一回也不會嫌累。」說話人心中渴望能去上海一次，看看昨日上午命中炸彈的敵倉庫之燃燒烟景。看看天幕，一片夏晨雨天的灰濛，又覺出動無望。

開收音機，忽然收到東京廣播，而且正是說到他們飛機出動轟炸的事：「木更津航空隊十日四

×時由××地出動飛機轟炸中國航空根據地廣德機場，將地面敵機××架掃數炸毀，並炸斃敵航空員多人，敵廣德航空隊業已全部被我消滅。」

「他媽的，真不要臉！飛機出動全軍覆沒，我們毫無損失，還說這些鬼話！騙誰！」

「他們『木』航空隊，遇到我們『金』航空隊，那有不碎的道理。我們駐廣德的並不是廣德航空隊呀，到蒙他賜起番號來了。而且硬說炸斃敵多人，那有這回事？到是他們的無辜犧牲者拋屍杭州郊野令人憐惜呢！」

罵着日本的昏憤與固執，天候在變好，雲似在逐漸化開，流瀉着白絮般的團塊。

午飯前命令下來：炸上海原目標。午飯都不吃了，大家只咬了點餅乾，一點三十分出動。令銜這次隨 308 號孫承謙機，成羣結隊飛向上海。

公大紗廠仍在燃燒，烟火冲天。又是一陣擊雷似的轟炸，中國炸彈把敵軍區建築物粉粉碎得更多了。

回航廣德。從八月十三日開始工作以來，足足四十八小時在無休止的不眠不食中過去，三炸上海敵陣的辛勞，把令銜他們變成又瘦又長的紫臉漢了！

晚間的命令，出動者換一批人，令銜他們小憩三天。

三

在八月九月的東海大隊轟炸史的黃金時期，差不多每次都有孫令銜，他是一個不大多說話，而

頗爲天真的剛出窠橋的孩子，二十三歲，到那兒他都去，第×隊謝郁青隊長特別歡喜他，每次出動名單，都派到這員小虎將，大半的出動他是隨衣復恩 305 號機或孫承謙的 308 號機，這位小虎將縱橫天空，飛遍了中國東南海沿岸。

八月二十日炸上海天通庵敵軍司令部；

二十一日炸杭州灣花鳥山敵軍艦；

三十一日晚夜襲瀏河沿岸敵艦與登陸部隊；

九月一日夜炸吳淞寶山間江邊敵艦；

九月五日晚炸吳淞口敵艦；

十日三炸廣州虎門敵艦；

同日炸橫門敵艦；

十四日再炸虎門敵艦；

同日再炸虎門敵艦，追索至赤溪洋面，消滅在逃之二艘敵艦；

十五日炸汕頭洋面敵艦。

此後因出動過勞，及華南駐屯水土不服生病，入於休息狀態。

二十七年七月間，武漢保衛戰開始時，馬當封鎖線作戰期，孫令銜又與他的老搭擋衣復恩凌空

出現於蕪湖敵機場、馬當封鎖線江面，對敵機根據地與敵軍艦加以痛炸。二十八年四月九日他又隨龍大隊長等出動，炸山西運城敵空軍根據地、同蒲鐵路車站。

在夜襲瀏河淞滬的敵軍與敵艦登陸部隊中，他的同伴那厭非說：「那一次功績很大。我們到了江面上空，一片暗夜的幽光，敵艦無燈，以為可以避免我機發現，其實很明顯看到江中幾塊濃黑的影子，就是敵第三艦隊的偷渡者，馬上飛過去照準投彈，一面炸岸與艦之間的偷渡小艇登陸部隊，真得意極了。回航途中，我們就到淞滬上空觀戰，地面兩軍陣地間的砲火，像幾十道紅色拋物線狀的探索弧，一砲過來，對方馬上就跟着照準紅光弧綫的起處回擊過去。」

「常爲觀戰晚回家」，令銜尤其如此。

在出擊運城途中，令銜的飛機起落架在空中收不上去，速度因有阻力自然落後於他機，龔大隊長命令他不用去。急壞了這年青的圓臉軍官，他馬上去找自己的隊長洪養孚：「報告隊長，我的飛機起落架收不上去，但是我已辛辛苦苦跟到此地，距目標已不遠了，我一定要去，落伍也可以。」

「不行的。大隊長爲了顧全人機，才不叫你去，你一定要去，空中你跟不上，我們到了目標上空，投了彈，回航了，你才能趕到，說不定那時候敵人從另一個敵機場準備一批機子來等待你，你單機去了，被他們所乘，任務不能達成，反而送禮，真是犯不着的事。」浙海邊上的瘦形隊長勸慰着這個無錫阿福。

冷了半天，令銜沒話可說了，却提出一個天真的要求：「可不可以隊長不去，把飛機讓我駕了去呢？」

做隊長的又不好怪這個部下的率真，一片天真的熱情把人感動了，可是命令却不可更改，隊長於是說：「我請示一下龔大隊長吧，也許你的機子可以修好。」

請示結果，由顧兆祥隊長幫助令銜去檢查修理起落架上的毛病，這二個人忙了一通夜，算是把通話機上的電設備移到起落架上來裝置，令銜機子修好，試飛一陣，空中可以收起輪子，高興得了不得，去拍拍同伴們的肩：「你看，我不是也可以和你們一塊走了嗎！」

第三日——四月十一日，明朗的天宇，××架比翼的銀白色巨型機羣中，令銜隨着老大哥們，微笑在二萬尺的上空完成了渡黃河炸運城的任務。

四

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令銜調隊了，到中國的西北角的一個地方，在風雪中與一羣來自各隊的老戰士一同受訓。

十一月的風雪中，別人又奉命南歸，可是他一個人却留在西北從事蒙古地帶風沙中飛行。西北慰勞團到了西北，慰問了陸軍部隊，可不知道許多空軍飛航員却在幹着不被人知的祕密工作。

××月中旬的風雪中，筆者和令銜一同乘巨型機由西北南歸，在飛機離地後，望望下面的黃色大地，山頭積雪，枯竭的黃色河灘，我們愉快的微笑着。

他頻年轉戰，二十五歲的年紀就風塵滿面，初一看以為很老，但仔細一接觸，却又覺得他是異乎常人的健壯，他十年如一日，每天做着萬米長跑，從不間斷，是他保持健壯體格的大原因。

望着這一個人的天真臉子，我覺得他好像我的弟弟，遞了一塊西點給他。

「離伏虎寺近了，當然很愉快，是嗎？」我知道他曾收到四川峨眉山伏虎寺一封字跡秀麗的信。

「你也開我玩笑，那不過是一個朋友罷了。」

「是呀，與朋友接近不是勝於遠離嗎？」

「到××也沒辦法接近，還得用信往還，倒是可以更多的知道哥哥消息，心中頗為高興呢。」

「哥哥在那里？」

「上海，他是東吳法學院教務長，汪精衛漢奸們要暗殺他，他的處境很令人擔憂。」

真是一門忠貞，對這孩子似的青年不由的起着讚佩。哥哥在孤島張正氣，弟弟在駕飛機打仗，這種家庭也够算一個模範了。

到××以後，常在一起談天，他的生活上一動一靜，常常跑來跟我談。哥哥脫離了險地到了香港，來到重慶；一位牙科醫生王小姐認他做弟弟，這些事他都說起，這些地方說明他雖是一個極端以堅苦控制自己適合於軍人要求，可是在內心裏却有極豐盛的感情，尤其是家庭的感情。

五

一口黑色棺木裝着這位殉職的飛航員，空軍中尉孫令銜烈士已爲國獻身了。

國家負託，領袖期望。他全交給後繼者了。

做哥哥的從重慶趕來說：「上海我脫了險，四川犧牲了我的弟弟，我心中多難過。」

「像趕來爲弟弟做喪事似的，淩戰起後，別來只有棺木可見一面。

「故鄉中的老父親，尙不能讓他老人家知道。

「不過弟弟總算對國家盡了他的心力，總算澈頭澈尾貫徹了中國軍人的志願。」

大家在追悼會上莊嚴的肅立着，對香烟繚繞中的令銜遺像，一個短短的平頂頭，笑咪咪的眼神，含淚的低下頭。

願大家永遠紀念他，更不要忘了他的話：「領袖如此愛護我們，國家如此倚重我們，我們惟有粉身碎骨以圖報，戰時義無返顧，勇往直前，平時修身進德，研討學術，不愧爲一個堂堂的中國空軍軍人。」

他得過委座金錶的獎勵，中國空軍必須有很大戰績，方能得此錶的。他的長跑在成都得過七千米個人第一的錦標。他對許多公衆事業如隊部俱樂部、合作社、體育活動，更是一個熱烈的創行者，大家無一處不懷念到他。

人是悄悄的走了，可是他的精神却是一塊入水的石子，波動着後繼的戰鬥業務直到永遠。

記高冠才

一

一個生長在廣東省海南島上的人，二十幾年以後由於他一生事蹟表現了一種堅貞勇毅的特性，在四川成都城中，一個有着綠樹庭院的客廳里，人們在追溯他生前的種切。發言人聲音很微細，像怕驚嚇了手中的嬰孩，又像怕驚動地下的長眠者。說的話是想到就談，而發問者對於一生雖如此短促却豐饒的塗滿班斃鮮明色調的一個熟知而又陌生的朋友，似乎什麼都想知道，什麼也都知道似的，靜聽這位高高瘦瘦的黑衣婦人的敘談。

其中，說到高冠才的幼年時代，從出生一直到入航空學校爲止的這一個階段：

「他是文昌縣翁田市大坤村里的人。父親名美卿，在暹邏經商，似乎是做米生意吧。母親照料他長大。初級小學畢業之後，因爲家境不好，就未再讀書，在家幫助耕田。」

「耕田一個時間之後，由一個在海口市（這是海南島唯一的商埠）經商的姑丈資助與照料，他離開文昌到海口市來讀省立第六中學。這個中學相當好。他不僅由此學習到基本常識，而且體格也發育得很正常。更重要的是：這些年的學習生活，在公共型式中的受教，使他養成了一種習慣，一種可以任重致遠的刻苦習慣。」

「在中學高中部尙未畢業的時候，由於九一八國難的刺激，他憤而投筆從戎，不辭而行，擬往南京投考軍校。到廣州，被友人騙去路費流落該地，雖貧病交迫，亦不願再向家中與姑丈通信要錢，自己就在廣州賣文爲生。後來中央航空軍官學校招生時，他得到友人的幫助，竟然考取了航校。」

現在若把高太太的話，完全回憶得清楚，也實在不易，那時候，正是在這人的悲哀時期，他說些什麼，我只能約略記下一個印象概要，我當時聽過之後，想：冠才的幼年大概就已被生活刻勵得一個小軍人，他雖有父親母親，但一個遠在海外，一個亦留在家鄉爲弟妹的生長所羈絆，一份母愛也輸不到他的身上。因此，很早他就在公共生活中養成了習慣，宜於軍隊生活與軍人目標的習慣，由這習慣，自然也一定有一種自覺，如果現在爲之想像一下，這自覺當然是：「我得準備着去肩担一個今代中國青年的任務。」任務是什麼呢？那時候他正飽受日本壓迫中國屈辱中國的氣憤，這是一件，其次是全世界經濟的機構所發出對中國鄉村的剝削與對中國都市畸形生活之發展；更其次是普通教育過程中的缺少一點勵鼓青年人向上向前的實在東西。像找到一根草似的，飄浮在已可由其中泅泳到岸的海波上，他胸寬心壯的呼吸着，當他發覺已被錄取爲第×期中央航校學生時。

一一

先在南京小營入伍，他作爲一個兵去生活，從早起，到晚睡，全部時間都是在一種緊張的動作里去學習一個軍人畢生都使用的動作節奏。他做得很好，早年的離家在學校生活使他易於適應這

種型式生活。學科很少，他自然更能應付，在入伍期這些學習之外，還有站崗、夜哨、演習，這些活動使他認識了首都的偉大，不僅是在南京的建築物上，也更在一些人物的事蹟成就上。

這之後，就到××學習初級飛行。他是被認為很可適任的一個飛行學生。到中級飛行學成後，他自己志願去學轟炸駕駛的分科課系。

他是一個高大健壯的學生。忍受不快與痛苦的早年生活，使他心理狀態養成可以勝任長途飛行的堅忍要求。他的打擊敵人欲望，覺得以驅逐機去擊落敵人的飛機不如駕轟炸機去炸毀所欲摧毀的敵性物體人羣之痛快。他的確是不會辜負這一內心的願望。臨到二十六年五月一日他們第×期畢業時，正是日本對我國益加高壓的時期。

他學成了，一生的前程都由此展開。同期同學而且是同一海南島的人有韓錦桐。這二個島上青年，決定回家去省親，因為國家正當大難，編入航空隊以後不一定有機會可以回家的。所以，他們由杭州到上海，由上海乘輪南行，經香港返回海南島的海口市。

在高太太給我翻閱照片簿上，我看到這個航空見習官，穿戴着齊全的在家園中的留影，有些親友的合影，有的是在划船時的單獨留影，與韓錦桐像兩弟兄似的在一起的照片也不少。

他們沒有逗留好久，匆匆的跟母親與家人聚晤幾天之後，就又分手了。這一次離開海南島，可說，一段新生活等着他。他也完全不能料到自己的日後生活影像，不過，一個軍人當然大略知道自己前程的路線。他辭別母地，永遠不再回來了。

三

「八一三」砲響之後，日本不僅在華北平原上施虐，上海——這個揚子江入口要地，敵人也在胡爲了。

早在「八一三」戰起之前，冠才已就編入第×大隊第×隊任見習官。八月初旬，冠才就不斷隨機出發東海沿岸，從事偵察敵艦飛行。他坐在美國的達格拉斯雙座轟炸機の後座中，前面是×期或×期的同學任駕駛，他們默默無語的，一個駕了飛機，一個在後座中用眼睛向坐艙外面機身下的大地或海岸或洋面探視着。

真是美極了的下界，江蘇東部海岸綫根本沒有什麼山岩，而是一片漸漸積起又被淹沒的沙洲，這種沙洲有種柔和的綫條，沿岸往北去，有時會遇到一些山、岩岸、以及許多露出水面的島，漁船的帆影也隨時可見。似乎這些生活在表面安靜區域中的漁民，毫不知道即將來臨的危險似的。

這種偵察飛行，隨着命令的規定，有時向北飛到青島去，東海、連雲港外、日照海外，這些蘇魯沿海都是在視探範圍。八月六日開始出動，一直持續到「八一三」。

「八一三」戰起，東海大隊當天即去轟炸淞滬敵人，建功甚大。隔日敵機木更津航空隊由台灣起機來襲我杭州，志航大隊又奏了凱歌，一共擊落敵機六架。友隊這種光榮的戰績，刺激了他們，冠才也自然不能再安靜孤寂的海上偵察飛行了，同時也因爲上海戰鬥的激烈，第×大隊在八月十八日偵察東海之後，就奉命於合肥機場註地，選拔夜間轟炸的志願參加者，熱切盼望參戰的冠才，也興奮的當場舉手參加。

八月二十二日的夜間，他們舉行對敵第一次轟炸，經過南京航站，到達杭州附近一個小飛機場

。他被派駕駛四一〇號機，與陳大隊長同乘。十顆三十六磅重的燃燒彈已掛好在機翼下的炸彈架上。這個謹慎的飛行員還用手去搖動牠，很牢，不會掉下來的。於是，就在一片耀目的燈車白光中起機，向上海航進。

這一夜的出征，天氣是很好的，有月盤，有亮星，無雲的天碧淨得很，所以航行是順利的。但俯視下界仍很模糊，河流湖泊可以看得清，有燈光所在也可以看到一些地物形體，所以一路去，全在羅盤的指向。等到路過嘉興時，看到前面一派灰白光影，知道那一定是上海了，於是直航這片燈光所在，終於上海如一片火花的海一般，展佈在機翼下。

開始找目標，由黃浦江到南市，經公共租界到吳淞江合流處，向右轉彎，進入楊樹浦上空，在我尋投彈目標時，敵人探照燈與高射砲打上來了，初次接觸這種光彩耀目的敵對行動，心中自然有點緊張。但任務的履行又使緊張心情鎮定下來。通過目標時，飛機下的炸彈即被投了下去，於是機就飛向浦東，等到轉航重來時，已發現楊樹浦目標區有幾處熊熊的火頭了。

持續在被炸區盤旋了半小時，敵人的子彈也消耗得够了，這才返航。

這是中國對敵人第一次夜間轟炸。

這之後，冠才就夜夜駕機出發，他差不多跑熟了這條夜間航線，上海、楊樹浦區的敵陣營房、堆棧、汽車停放地。有時是吳淞口外登陸的敵軍，與敵軍小汽艇、虹口敵人炸藥庫、司令部，以及羅店野戰司令部、陣地等等，不斷遭受他的轟炸。

自然，危險是很多的。從出發起機時起，一不小心，一秒鐘或一公尺之差，也許人機都要發生

問題，所以，他是時時以全付精神控制自己的行動，以行動來操縱飛機，穿過夜空，到敵陣上空，又冒着砲火，把炸彈投下去。這種工作做得如此持久，而還不會出過危險，也真是他們的萬幸。

一次，他俯衝轟炸缸口敵軍司令部，從一萬呎高的天空衝到一千五百左右的鋼骨水泥建築物附近上空投了彈，當他拉起飛機時，才發現四週左右全是紅的，綠的砲彈在迸發，也真是幸運，一點傷痕都未碰到，就飛離這陷阱。

另一次出發，飽含有美酒的刺激力，所以得到了成功。原來當晚冠才去赴一個戰友的喜宴，杭州是有名的風光綺麗所在，小姐們也是美的，赴宴的不是英雄（飛行戰士），就是美人，（新娘的朋友，或是飛行戰士的朋友。）雖然不像西洋場面有跳舞舉動，但酒的刺激增加了人體血的循環，小姐們的談笑激勵了青年戰士的向上向好心之發揚。所以，當冠才辭別這未散的宴席回到暗夜中的機場時，副大隊長最初告訴他嘉興平湖一帶氣候不良，蕭駕機去了，都通不過，又飛了回來，他還是堅決要去，結果，到了嘉興果真如同有一層魔窟似的橫阻於前，他只好改道，取途乍浦沿着海岸航行，終到南匯，上海燈光在望了，可是雲層仍多，盤旋了許久，才找到一個雲隙，虬江碼頭正在下面，立即把炸彈全部投下。投彈後，知道自己位置太低，趕緊一俯衝，就到達本軍陣地上空，高度僅有五百呎了，回頭看航綫所經之處，敵人的機彈正在爆發，差點成了活靶，冠才慶幸着自己的成功，看到虬江碼頭的大火，知道敵軍用堆棧已遭炸中，即愉快回航。他認為，適當的人與酒之鼓勵，可以增加戰果的成就。

這種夜間轟炸工作伴了淞滬之戰的進行而不斷舉行。固然論作用，一架達機只能裝三百公斤炸

彈或三百磅燃燒彈去投擲，不過像一門五公斤重一顆榴彈砲在地面發射四十顆一般的輕微，但每當我機出動到淞滬敵陣上空，總使得敵人不能不分神來防空，同時，也無形中鼓勵陸軍弟兄的向上，而且，一定要算清的就是儘管我們的飛機是如此簡陋落伍，在發揮其作用來說，倒是用得其所。

十月二十五日夜間做完了最末一次對於淞滬夜襲工作後，由於乍浦區敵人抄襲後路的登陸，翁家埠機場的空軍將士也不能不移防他適了。從此，淞滬戰線放棄，一個新陣地築成在南京棄守以後的津浦鐵路線上，那便是徐州會戰的醞釀地帶。

四

秋涼，冠才隨部隊退出來翁家埠機場之後，就轉往南昌、蚌埠、合肥、徐州、漢口等地。這時候，全中國正經受苦痛的試驗，國都南京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淪陷，漢口成了戰時首都，徐州雖被南京北犯濟南南侵之敵所夾攻，但一直是屹立不倒，障護中原。冠才的部隊，這時在漢口，已經不是用古舊的達機作戰了，蘇聯的最新式S、B轟炸機正在改造中國的空軍。

駕駛熟了這種銀白色的，在天空發着信鴿琴音的長翼機，鐵雨與東海兩個部隊的戰鬥員不時飛赴徐州區以及南京區杭州區作戰。

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在S、B飛機上任轟炸員工作，飛往安徽蒙城炸敵陣，這種飛機比較美國達格拉斯雙座機要不同的多了，他高高坐在房子似的閣樓里，不僅要領航到敵陣投彈，還要在遇上敵機時用兩挺機關槍應戰，這些動作自然與担任達機飛行動作是兩樣，但是，坐在轟炸員室內，

由漢口出發，一路看天空野雲，看中原大地上的淺山、平原、河流，又宛如一段極美的春季旅行一般。

蒙城敵人是由鳳陽來犯，企圖由此北犯宿縣以便攻擊徐州。五月十二日正打得兇，過河與城區都發生激戰，冠才的轟炸機越過大別山區、皖西北湖區，即找到蒙城。在公路上發現黃色卡車與灰綠色坦克車，當即投下如雨炸彈，加以破毀。

五月中旬他們那個部隊不斷轟炸津浦鐵路南段沿線各地，十八日徐州已很危急了，敵機日夜去炸徐州市與四週交通線，敵機據點則為蚌埠機場，爲了毀滅敵機的據點，冠才他們又大舉出發炸蚌埠。

這一次轟炸效果很好，因爲敵人雖知道我機每日威脅牠的南綫左側各據點，但是，他不能料定我們何時到達，加以敵蚌埠機場之外，並無防空監視哨，所以在我機羣臨機場投彈時，敵機如不及起飛，即無法逃避被炸的命運，五月十八日的轟炸所以奏效很大，原因即在此。當梁國璋、萬承烈等駕機到達蚌埠上空，正是敵機二十四架停放於機場不及逃飛之時，冠才在轟炸員座用瞄準鏡看得清楚，如雨彈投下去，不僅炸燒了飛機場上所停放的敵機二十四架，而且還炸中附近的敵油庫彈庫，當時大家看到牠起火燃燒，濃氣四冒，事後地面情報說敵人油彈庫燒了二天二夜，損失數百萬元。（連飛機造價）

可是這一次轟炸就結束了冠才前期的戰鬥生活，返航途中，飛機因油盡迫降於湖北的一塊不平整的地方，飛機像瘋了似的，一聲怒吼，翻了過去，全部飛機重力支持在前座，前座全毀，前座中

的冠才也就身負重傷，最主要的是他的右大腿骨被折斷，他遍身受傷，破裂之處血流不止，右大腿骨折處痛尤不堪，從這時起，他開始過一種忍受痛苦的生活，不能離開病床與室內了。

這自然是一個大的轉變，一向奔馳於大野天空的活潑的青年，一旦由於身體的局部毀壞而不能重過對他習慣了的生活，精神上的痛苦雙重的發出在他身上，是無疑的了。

五

武漢會戰的前期，中國空軍的主力一直放在武漢區內的，在民國二十七年經春到夏的半年期間中，在漢口武昌的天空，銀翼鐵鳥不時掠空而過，武漢的街頭輪渡上，穿皮甲克的飛行人員也到處可見，勝仗常常在武漢天空表演給武漢三鎮人民看，報上更不時看到空軍出動長江敵艦消息，空軍、空軍，人人都知道中國的空軍在如何奮勉的賣命。五月二十日的中午，遠征日本歸來的八騎士在漢口機場出現於千百萬去歡迎的男女老幼之前，更轟動了武漢三鎮。武漢時代，真可以說是空軍的英雄時代。

就在漢口的特三區青年會街（這條街上有青年會女青年會海軍青年會），萬國醫院在樹叢里悄悄的聳立着。那時候，這個醫院可以說是在漢口最貴族化的一個醫院，里面主持者都是如今已成了我們盟國的英美人士。由於他的設備比較週全，在漢口區作戰受傷的空軍飛行員，就都被送到萬國醫院來醫治，當五月十八日迫降受重傷的冠才被包紮着送到這醫院來時，已是人事不知陷入昏迷狀態了。

固然，醫院的主持人醫治病人是爲了金錢上的目的，但依然得感謝他們的週到治療與看護，冠才入院以後，即被安置在一個有欄杆架的病床上，腿部開了刀，右大腿把骨的折斷處接合上，又縫好包紮起來，身上其他傷因爲主傷太兇，倒不顯得痛了，這一條骨折的痛苦，真不是未曾身受者所能體會，斷腿用木板紮好，架在欄杆下垂下的鐵圈里，人的身體則是半睡的倒臥着，白天，從早到晚都在痛，一刻也不能離床，根本由於痛，什麼都不能去想，更談上活動了。冠才身體本來壯實如一條斑豹的，現在，一天一天把筋肉細胞消耗在維持忍痛的花費里，身上脂肪不用說是在揮發，各部門器官都在失光失熱的退化中，能不能由於這一切消耗而使得折了骨的右大腿而以好起來呢？誰也不敢說呵！可是，冠才的心里就要這條大腿完整，要是斷了，長不外，那一定只有鋸掉，鋸掉之後，戰鬪就不能參與了，而國家還正是耍人的時候，這是多麼慘的結束呀！

白天里迷迷胡胡的看看黃色四壁，看到醫院所用的飲杯，茶椅上的花瓶，瓶中朋友送來的花，看看窗外的蔽天綠樹，短的叢樹，草地，看看進出的醫生，護士，身條面孔，有時看到來訪問的朋友，以及住在同一醫院的蘇聯志願隊受傷戰友。到晚上電燈光代替了一切光明的時候，窗外只有樹葉的搖擦聲音，入夜更靜，痛也就更利害了，終夜的不能睡，又不願呻吟，隔壁就是友邦受傷戰士，喊出痛聲會能驚動別人的睡眠，於是咬牙緊張了神經，抵抗着痛苦的侵襲，有時候，實在太苦了。就吃些安眠藥片來使自己暫時迷糊一下。

這種月子一直連續三個月之久，痛苦的百日雖然使得大腿可以長好，但他們所保衛的武漢戰區是一天一天緊急了，敵人由長江進攻的已打破馬當封鎖線，迫臨九江，大有長驅直入武漢之勢，幸

虧我方每日出動飛機去炸馬當九江等江面的敵艦，這才阻遏了敵人的猛犯，敵人爲此也就集中全部驅逐機轟炸機來對我漢口基地實施狂炸，不僅機場鐵路等被敵狂炸卽市區亦爲敵機亂投炸彈的目標，七月起，武漢三鎮卽煙火四起，這種陸空的威脅使得我軍不能及早做些打算，冠才的傷既已無大問題，只需加以長時日療養，就可康復，所以，在八月間，一架塗有紅十字標誌的救護飛機，就把他運到華西平原——錦繡的成都城中來治療了。

六

華西也有足爲稱道的所在，那就是加拿大人英國人美國人遠在中國抗戰之前，卽已在華西平原的成都城里建立了一些現代生活示範。成都城內東北角的教會區域，立着高聳的鐘樓，立着英國式的美國式的教室，還立着好像早就爲中國空軍準備好了的仁濟醫院。

冠才就住在這所醫院的樓上。

這里設備自然不如漢口的萬國醫院，可是，這醫院的外部環境是很安靜的，一個二十萬多人口的城市，地區遼闊像漢口一般大（漢口一地擁擠着一百萬人），可是，這里除了悠揚的教堂鐘聲之外，沒有什麼令人窒息的警報汽笛悲鳴，人聲也不嘈雜，車馬聲也更絕跡，飛機聲音也很少聽到。這里醫院中的人無論男女老幼，都不曾具體的看到戰爭，給冠才治傷，也只是按照騎馬墜傷，墜樓受傷斷骨那麼治，可是，心目中却知道這是戰爭中過來的人。

等到醫院中像冠才這種空軍受傷將士逐漸多起來之後，由於醫院的傳播，這個後方花園城市里

的一些人們，代表社會的人們，於是覺得應該對他們表示敬意了。

於是，除了醫院里的醫藥看護治療之外，成都社會也來以同胞之情誼，慰問抗敵受傷將士等理由來送些花，做些訪問，送些食品、襯衣、毛巾之類的禮物。

這種友情的往還之中，一位四川籍在四川大學讀書的女學生，開始以友愛放在這個受傷的飛行員身上了。

這種友愛的開始，毫不叫冠才感受異樣；因為，身上的傷是爲了國族生存而受的，在湖北，老百姓是多麼友愛的把他由破碎飛機里抬到漢口呀，在漢口，社會又是多麼友愛的用花和食品以及兄弟姊妹的熱愛來探慰呀，在萬國醫院里，蘇聯的飛行員也很親切的來跟他往還，二個傷愈歸國的蘇空聯軍還留一大包水菓在他案頭，這些，都可補償冠才從小以來不曾領受的母愛缺欠，而使這個從堅苦中出身的青年熱感着同胞間的珍情。

愛他的女學生並不是一種趨時或是取一般女郎嫁飛行員的風頭主義。這個學生已相當理智，由於父親（楊吉甫）早年就跟同盟會革命黨人在一起做革命工作，母親除了分担一些物質的照管經營「家」之外，還要受一種精神上的威脅，唯恐丈夫被軍閥捕殺，時時祈禱丈夫的安全，勝利。這種幼年時代的家庭暗示，教得這個女孩堅忍，倔強，在自己年歲大的時候，也就想找一個冒險的勇敢的男子做丈夫罷。那是父親，自己宛如母親一般。

時代是國內一致去抵禦日本，站在第一線上的空軍軍人成了理想中的範型，由於個別的接觸，冠才就成了這女孩心目中愛好的未來丈夫。

冠才是毫不異感的在醫院中過活着，慢慢的由秋到冬，在一些農業社會的節令日子，所謂家的溫情是特別能打動年青人的旅心。冠才聽慣了這女學生的聲音，雖然是四川人却說一口國語，用字用句都很確當，舉止動作表現出與一個軍人所評較的標準甚至還要高貴一點，又很熱情，也頗大胆，有男子的俠直，是不是到了作爲愛人的階段了呢？

這麼，像腿痛似的，生根在他腦內，苦惱着這個日益康復起來的飛行員的心了。

戰爭，隨着是年十月尾武漢廣州的失陷，形勢是更壞了。

自己是一個以身許國的人，家鄉中的父母弟妹都不及照顧了。怎麼可以又在異地去糾入柔情中呢？

戰爭形勢既劣，今後軍人必要更多的不顧惜的流血犧牲，才能挽回劣勢，使千百年的中國民族歷史不致被壓倒畸形恥辱的深淵里才是。

可是，春天在春風中來了，一方面，在楊的家里談天說閑的聚會時間多起來了，一方面，每當聽到天空中一種信鴿似的銀鈴聲飄過時，這還以手杖支持下肢使未癒的腿部不致載荷體重的青年，就一跛一跛站到庭院中仰天去探望。

天空是一架或是三只銀白的S、B經過，在藍天白雲間吐着銀鈴聲音。

「多美的姿態呀！」

這個着了飛行迷的青年，這麼讚嘆了幾次之後，終於在二十八年春三月的一個早晨，克制了與愛人在一起的歡娛，克制了本愈的腿部疼痛，在密友送行中離開了一住半年的蓉城。

七

從二十七年五月受傷以來，就完全離開軍隊生活，醫院與友情做了他一年的臨時的家。

二十八年三月，回到第×隊的隊部，當他到了××飛機場營房，同學、隊長見了他歸隊，都問他：

「爲什麼不多養些時候呢？」

「看你們飛着新飛機橫過都天空時，我就不能再逗留於醫院中了。」

「那以後的日子還多，急什麼，你跑回來也不能立刻就飛這種飛機的，待訓練的人還多呢。」

「不要緊的，我正可以先恢復一下正當的隊部生活，身體也還要再養息一個時期。」

好意的質問與解釋說明軍隊里的人都相當理智，不是沒有感情，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理智是較爲適合的主宰。部隊又成了這個飛行員的家了，他住的寢室是老百姓的家屋，牆板地板洗刷得很乾淨，同室者是三個同學，大家像弟兄一般，同起居，共作息。每天的生活很簡略，號音指揮着每個人做同樣的動作。譬如，一早五點半起床（在醫院里五點半正是沈睡時候），忙着做些早務，旋集合升旗，做小節運動，早餐。這之後輪派到駕機練習者到機場，無事者就自由活動。中午號音指揮入餐室午餐，午睡醒來又是訓練飛行者與自由活動，五點晚餐，餐後散步於川西的田野小徑，或去機場邊緣，晚間在菜油燈下談談天就是點名號吹奏時候，應了到，大家又入睡了。

這種有規律而很輕鬆的日程，對於一個過慣了緊張生活旋又過膩了病榻生活的負傷者，真是一種中和性的生活節奏，配上××的農舍田園生活背景，如果把飛機場上的馬達聲音，隊上的號音除

掉，那這里簡直是鄉村療養院的生活了。這種日子，那里像戰爭時代的日子？每逢規定的外出汽車赴成都時，大家又去成都城里換換眼界，看些朋友、電影、話劇、吃點館子。成都城里也不像有什麼戰爭意味似的。

可是，隨着戰爭的需要，這日子並沒有持續。冠才的傷腿也逐漸日益結實，而不愁他會變壞了。因此，他也被派去跟着飛S、B、試着滑走這龐大的鷗似的轟炸機，幾次地面慣熟駕駛做了之後，終於自己駕了牠飛起來。

速度是快得像一陣風，大地瞬間即已消失在機翼下，未來的廣大原野擴大而遙遠的沉下去，飛機逐漸跟雲接近了，這傷後飛成新機的愉快，像雲天里的新鮮氣息一般充溢在冠才的心胸里，他想到三個月之前自己還在成都城里的楊家庭院讚嘆着同學們駕S、B飄過時的美姿。如今，自己也達到一種心中的理想境界了，飛過去，飛到成都城楊宅上空讓楊也來讚嘆一下罷。

自然他不會真的如此去做，許多動作得使他緊張着肌肉神經去應付呢。

從此，他的飛行技術漸漸向熟練方面深入下去。他覺得，要是出動去炸一次敵人，可以勝任的了。

二十七年五月以前的上海會戰，武漢會戰的戰鬥生活情調，在他心胸里衝動起來。

戰局是相持於武漢區域的南北線，敵人無法攻擊四川，就集中牠的空軍，由漢口起機，一大隊一大隊入川狂炸重慶。有名的重慶五月之火，照得全中國人心更爲激奮。驅逐隊的戰友拚命在重慶上空阻擊敵轟炸機羣，轟炸隊的戰士多麼渴望出動到漢口直搗敵機起落的老巢呵：

但是，那期間，補充未到，剩餘的轟炸機必需作為訓練新的駕駛員之用。所以轟炸隊的戰士只有眼看耳聽敵機來施虐，而不能去解救同胞的慘痛。

六月十一日，成都市區首次被炸壞。

成都也挨近了戰爭邊緣，可是由於敵機力量不充裕，以及我驅逐隊的勇擊。這種轟炸沒有持續多久就終止了。

夏季就在敵機時來轟炸中過去了。同時，我轟炸隊也補充了大批的新飛機。

部隊轉防川南××時，歐洲爆發了大戰，自然日本是得一機會更以全力來侵犯我國了。廣州灣敵人入侵廣西，南甯大戰開始，驅逐隊轟炸隊紛紛向廣西開進參與作戰。可是，冠才這個隊仍無參戰命令到達，他們久駐川境，自然頗為沉悶。忽然，奉到命令，派他加入新組成的偵察隊，用他們所駕的新飛機出動前線協助地面偵察工作，這自然使他們頗為興奮。這時候，他所寫的一本「夜轟」淪瀝漫憶」已告成，傷也全好，身體也結實如初。多愉快呵，又可以恢復初期的作戰生活了。

八

二十九年春，第×大隊營房里來了二個廣東青年，一個是高高的飽滿的身材，穿一件藏青色大衣，一條白絲圍巾襯托了他飽滿的臉，另一個是瘦瘦黑黑的小個子。二個人都是海南島，前者即是高冠才，後者是唐飛雄。

冠才他不曾到前線。因為這時候部隊仍着重訓練，而不能分割使用，所以，原計劃為當局打消

。當他正沉悶在川南××營地時，第×大隊調他的命令到了。他知道，二年來的閑日子可以結束了。

第×大隊正在訓練一種更新型的遠程轟炸機，要準備作爲主力去轟炸敵陣。

到達第×大隊第×中隊之後，他已看不到同期同學孫令銜了。

自然他很悲痛失掉這麼一個好的戰友，他寫成了一篇紀念令銜的文章（發表於青年空軍，）軍人是過理智生活的，決不能太傷感。所以他收拾悼念亡友情緒，忙著去學習一種新的飛機駕駛了。

這時候，原先在成都結交的好友楊毓甯已和他訂過婚了，由於他之調到成都，楊也由峨眉四川大轉學成都金陵女大。這年春，他們在成都的廣東酒家設宴待客，舉行結婚禮。

從此他也有了一個「家」了。在成都有一個租用的屋子，太太仍舊去華西壩讀書。先生則仍在隊上住，只在隊部放假外宿的時候，冠才入城與太太相處。他們這種形式的同居，真是先國而後家。先努力於事業學業、而後再及私誼。二個人一個星期相聚的日子不到二次，二次相聚做些什麼呢？

「他每次由隊部乘汽車入城，即先到祠堂街書店買些雜誌新書，到家之後或坐或臥看書，如果由學校回來，就跟我談些航空常識，教我讀地圖。」（楊的話）

他們就是如此清淡的相處着。

誰都知道，一個飛行人員的生命也許可以長久活下去的，也許一個危機就毀滅了他全生命。在二個人結婚時，當然也明澈的曉得這一點。但是推誠相愛的情緒，使得二個人都自信不會有什麼意

外。

楊的母親不是熬受過許多担憂丈夫的風險，過渡到一家歡樂聚合的現況嗎？

這就足以使這對青年夫婦自信自慰的了，那一天結婚的喜樂場面，也都象徵着生命永久，不會有不幸降臨的。

所以二個人誰也不感到這種友朋似的相聚又分離是短促的，默默的一個春季過去了。

冠才已加緊學成了新機的駕駛。

二十九年夏，敵人在攻宜昌，長江一帶沙市到宜昌沿綫，沙洋到宜昌之綫，敵人正在三路進犯宜昌。

六月九日，他第一次駕駛××號遠程轟炸機由××起飛，到宜昌東北，當陽縣的觀音寺，溝溪河上轟炸公路綫上的敵人戰車汽車。

這一次出動，一路都有敵人的一架長脚偵察機相隨，尾追監視。雖沒有敵驅逐機來阻撓，終研是一大不快。

二天之後，他奉命再隨隊駕機到同地上空對敵陣實施轟炸，毀敵砲甚多。

這種長程轟炸自然是艱苦的。因為從起機到落地，有時不停飛行八小時之久，八小時地面工作，不休息，不飲水，不吃食物，一個康健的人都有點難耐。何況飛到天空，穿過各種氣候層，熱得令人揮汗如雨，當冠才他們由地面登機時，在六月的酷陽里穿一身臃腫的飛行衣裝，怎不揮汗如雨，全身皆濕，等到起機以後，慢慢爬高，高空零下數十度的氣溫又把他們冰透了。手足都弄得不靈

活，高空缺少養氣，還得套上面具吸用養瓶中的養氣，這樣注視儀表、羅盤，注意跟隊，注意各種器件的指示度。全力掌握鏟把似的駕駛柄，就這麼支持着，一小時、二小時、三小時，一直到八小時之久。經過敵陣的砲火，敵機的威脅，投了彈，又與雲層奮鬥，與惡氣流搏戰與機器相爭。看見了落地機場，這才愉快而又緊張的完成最後一舉——降落滑到停機線上，跨出飛機，心情是輕鬆了，身體却已如生了一次大病，疲累得要死。

所幸他身體結實，如此支持，六月二十三日他駕×××號機炸宜昌城擊敵陣地，六月二十九日他又炸宜昌城擊東南岔路敵軍。一個暑熱的興奮的六月就在參與宜昌戰役中渡過了。

九

由於宜昌的陷落，地面暫時失却這個川江出口的咽喉，空軍的助戰也告一段落。

自然，宜昌的失却，不僅在地面上使得我後方更迫近戰爭邊緣，湘鄂的米不能入川了。物資流轉更困難。在天空，敵人得到宜昌機場之後，就以此為基地，派出更多的機轟炸入襲四川，而且敵人比較最新的一種零式驅逐機也宜昌為基地、入侵渝蓉了。

二十九年夏秋之交，全四川人民在米價的騰昂，酷暑的蒸熱，以及敵機的空襲里奔波着，躲避着。

恨敵人，罵敵人，更盼望自己的空軍能出動去對抗敵人，打擊敵人。

在重慶，成都，梁山，遂甯，驅逐隊的戰士如瘋狂的攻擊敵機精神以及他們的擊落敵機記錄

，曾彼全川人民有目共睹過，也爲最高統帥所特別嘉獎。

可是，轟炸隊却不能在一種作戰狀態里做訓練工作。

這種忍受的日子可真不可渡過。

二十九年十月以後，算是比較恢復一點平靜狀態，部隊加緊訓練各種更爲緊忍的遠程駕駛工作
冠才的家庭生活也還是如常，讀書，教太太一些關於航空方面的知識，無事就畫航線，算三角
題。

由於英美方面愈加幫助中國，大家早就傳說美國的一種空中堡壘要來中國，中國某地某地都在
擴修機場，這種國際上的形勢好轉，鼓勵了中國空軍飛行員在劣勢裝備中上奮鬥的精神。

冠才這時候已接受楊的父親之勸告，在練習由於作戰而生疏的英文了。一旦到美國去，英文英
語弄不好，多不方便呀。

行動、思想、言語、文字、人類的四大本領，冠才都在精密的求進步。

二十九年的冬就如此悄悄的過去了。

過了二個年（一個新年一個廢歷年），冠才在他的生命史上又發展而爲父親了。時日催人由兒
子生長到丈夫地位，又催人做自已兒女的父親。

在三十年三月七日，正是冠才要爲自己的小嬰孩做滿月請酒賀喜的前夜，他奉到出征的任務。
這一次目標還是宜昌區，不過是在長江南岸的蕪家橋，因爲自從宜昌失守以後，我方即於湖北

長江兩岸設重兵防敵沿江西犯。同時爲了控制敵人飛機活動，於宜昌西北角的山上設有砲兵陣地，不時予敵機場以轟擊。所以，敵人在三十年三月，發動攻勢，企圖把我軍包圍態擊破，或將飛機西犯四川。這一戰自然不能輕視，當敵軍七千向這路進攻時，我第×大隊奉命飛往炸敵。三月八日一早，冠才也隨隊出動，是日他駕××號遠征機，前座是唐飛雄，後座是員瀛州，可是由於人多，中途跟不上大隊，到梁山附近已都是單機了，這時基地司令官已得知他的單機出征情況，怕他遭遇敵人毒手，發電要他回航。可是，無綫電未連絡上。不久，果然得到前方的報告說，我方大隊飛機去投彈，近航之後，敵人即由宜昌派來飛機數十架在天空等候，冠才正好單機飛至，投彈於敵陣後，即與敵人十多架飛機打起來。當時陣地里士兵們都爲我方單機捏了一把汗。由於天地之隔，地面部隊毫無助於這架單獨的孤鳥。漸漸地看到有二架敵機冒煙墜下。大家雖爲之歡快，可是我機也愈打愈低，終於起火燃燒。三個人有二個跳傘（唐飛雄也許中彈死在座艙里故未跳傘），員瀛州落在敵陣被俘，冠才則落在兩軍陣地之間腿部受重傷暈絕過去，敵兵成羣來搜索，可是已被我方忠勇農民將他藏起，在暗夜用小船把他運到江岸，逆江送到陸軍第××師野戰醫院治療。

前方的醫藥設備一向是不週到的，所以在這個野戰醫院中，儘管醫生看護以及住院負傷官兵對冠才如何尊敬友愛，也不能挽救他的傷勢，從一幅醫院中一個從事救護工作的青年爲冠才所畫的速寫上看來，這個飽滿的青年已因流血過多，面顯得很削瘦了。一週以後他被送往巴東，由巴東登輪被送往重慶的航程中，終因傷重，無藥無醫，與世長辭。

十

這消息傳到基地部隊與冠才的家中，是多麼令人沉痛，遠遠的在川江日夜奔流的三峽外，一個勇敢的軍人在一隻鼓輪逆航入川的旅途中因流血過多逝世了。

這令人沉痛的消息，一點也不會假的，三月中旬高太太到重慶，由巴東運送來的冠才遺體已被裝在一具黑棺中了。戰袍，殷血斑斑的白綢保險傘，以及一件一件冠才的遺物，伴隨了這具沉默的黑棺放在重慶的一間屋子裏。這些東西一向親切的穿佩在他的勇敢主人身上的，如今這可愛主人已長眠不醒了。

「我一路趕向重慶去的時候，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冠才不會死的，他一定還活着，等到看見冠才靈柩與遺物之後，我的信念才被殘酷的事實打得粉碎。」（高太太語）

誰都不信冠才會不存在的。這個人從抗戰一起始，就出動担任夜間轟炸三個月之久，十五次之多。在東海担任偵察飛行有一個月之久，九次之多。第二階段担任炸皖北亦有二次以上，而且負了重傷，亦能熬過三個月之久的痛苦期，終於又復元了。肉體的痛苦，生命的危險，毫不能挫折他的許身報國意志於萬一。腿傷未好，即爲了趕學S、B飛機駕駛而歸隊。等到學成，由於聽說第X大隊正在出動炸敵，他又調往X大隊，終於得償對敵作戰的志願，如此充滿生的意志和戰鬥精神的勇敢人物，誰會相信他竟然不存在呢？

在一切事實都揭示給所有與冠才有認識有交往的人前之後，大家都沉痛的接受着消失一位有爲的朋友之悲哀了。

爲了彌補失去的空虛和惆悵，大家研究冠才最後一戰的經過，那就是×××號飛機離開基地升

入天空之後不返的一段歷程。以及受傷逝世的經過。

這種研究，由於關心者身處後方僅能推斷到冠才與敵戰後飛機着火跳傘以前的情形，即是：

在編隊航行中，由於冠才起機較晚（這是規定的起機秩序），所以和另一架也是起機較晚的飛機拚命在追趕前面的大隊。可是因為雲多，無法趕上，到梁山附近，某地指揮官來電詢問他們情況，那一架飛機就在連絡中商量好飛返了。可是他這架未曾連絡到，（地面呼叫他們，他們未應。）所以一直逕飛宜昌南岸。結果雖達成任務，却陷入敵人已佈好的網陣中。十多架敵驅逐機來包圍他，自然以一機對抗十多架驅逐機，如果航速相等，是無法不被擊中的。等到戰果有二架敵機被擊落的時候，自己飛機也被打中油箱，只有跳傘而下。

這以後的情形，完全是前方陸軍部隊傳過來的，具體情形有時令人想像不出，如怎樣受傷的？敵機在天空打中了他嗎？還是跳傘後在天空被敵機追蹤射擊打傷的？還是落地以後摔傷的，被敵地面部隊射中的？傷在那個部份？如果是腿部（前方報告是腿部），怎麼飛行袍上不見有一顆子彈洞，尤其是罩腿部的褲筒上不見有子彈痕跡？是不是冠才跳傘落地之後，由於腿部舊傷未長牢固，觸地受震，又被折斷以致流血多！可是這些全想像不出答案。

戰地那麼遠，誰也不可能跑去訪問那天救他的農民、士兵，究竟冠才跳傘落地以後情況怎樣？只有像個謎，封在心里，如同這謎的本體被封在黑棺中一般。

四月十五日，在第×大隊，由鄭長庚副大隊長主持開了一個追思會，到有他的隊長李森芹，以及隊上若干戰友，高太太的家族親友。大家都很難過，尤其是展示那幅浴血的白綢傘時，主持人要

大家在上面題字留念，我雖然也題了，可是心中想着：生者的追思情緒化成爲字句，絕不足以塗寫在這高貴的生命之血所繪的大史詩一般的白綢上呵！

冠才靈柩運到成都之後，葬在成都北郊空軍烈士公墓里。

我不想說些什麼話來尊崇他。他年青，死時距民國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的生日不滿二十七歲。他有確定不移的人生觀，由自己的生活體驗以及對國族現狀認識歸結出來的。他力行，危險都不躲避。他知道深刻自己的見解、智識、技術、做人做事的修養，並不是一個淺薄的只有行動而無頭腦的人。更不是時下的只說而不行的人。他一生的事蹟，經過以上我的笨拙寫出，想識者也可由得到一個整然的系統。

一個人，通過他自己所明澈的選定之路，雖痛苦，雖不得年而終，也不會遺憾的！

在今日世界上正有若干千萬極優秀的像冠才一般英俊的青年們，以生命在保衛各自國家與整個人類自由幸福與侵略國搏鬥中。我們這些懷念冠才惋惜冠才的人（自然是第×大隊航校×期同學，高自己的家中人，楊的家族，以及航委會與航委會以外認識高或聞知高的事蹟的人。），應該更勇壯的感到得着同路軍的氣壯，應該不祇是追思，而要以行動與良好的生活行爲來彌補冠才損失的空虛。

（本文一心想寫一根冲天的樹，結果却描了一株笨拙的草。草是不能掩沒生命的本質的。我自己有心，也望別人能依據這些資料，寫成一部與冠才事蹟相衡的作品。）

三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於成都

記李昌雍

一

四川在中國抗戰建國的貢獻上究竟有多麼大？人不假思索的可以舉出許多例證；整個一省作爲根據地，川農提供了糧食與兵源，川工提供了黑色的煤與鉄，白色的蠶絲，金黃色的桐油，川舟子發出巫山猿啼般令人感觸的勞動呼聲，赤裸身體在四條大川與若干水道上奔勞。更有，全川第一都市，抗戰總司令台重慶被敵機狂炸的承受與當擔，全川各地慘遭敵機盲目狂炸之超過任何一省區，這些供應，這些犧牲，這些鉄與血，力量與生命的呈獻，四川對抗建的貢獻將與抗建本身不可分，且無可描述其偉大！

這裏，我單只回憶一個勇敢的軍人及留給我的印象，以及我所知的關於他的事蹟。他的姓名是李昌雍，人，恰好是四川三台縣籍，我與他的相識與往還也恰巧在四川，而今他長眠在四川沃肥的泥土里，我則在泥土上的市郊茅屋中記述他的行狀，一念念過往相對暢談，我是不免無限悵惘，他呢，雄壯的過了十年空軍軍人生活，終於悲壯的踏上軍人應有的歸宿。在他自己，求仁得仁，固無所謂悵憾，我則不免由悵惘而惋惜，犧牲太早了，而且場合也不是理想的。

一一

我們因爲同在一個單位工作的關係，自然而然的就認識了。可是交談深入却由於某一件事。這件事太世俗了，我不必去說到牠。那時候，他尙未作過戰，但是他到這個新集合的大隊來；主要的就是要作戰。每天他去隨隊做新的轟炸機教練飛行，像一個虛心的而又很熟練的學生般那麼學習着。

是多季，可是川西的冬却如長江下游的秋。在鄉村中，小溪的水是逐漸枯竭，割去稻桿的稻草根一叢一叢規律的留在田地上，青杠樹葉子是不落的在微風中搖動。黃昏夕照從西方延伸過來珍貴情調的光色時，我和昌雍二個人在隊部附近田野裏漫無目的散步起來。

從他的籍貫談起以後，他說到投考航校的經過。在上海考取了航校，要保人，他就去找在南京的一位要人。

「他是我父親的朋友，可是當我找到他說明我考取了航校需要保人時，他勸我不必入航校，應該在上海讀大學，如果要進航校，他不能做保人。」

「當時我很氣，就跑開另外找了一個保人，貫激了我入航校學習飛行以衛國家的志願。」

我自然聽來默然，因爲他所說的雖是一件小事，實在却表證出一個一民族意識程度問題。外國當政者，或者一部政府大員對於子弟或親朋子弟之務實吃苦，甚至冒險拚命，總是竭力鼓勵，如今日英首相邱吉爾少年時代入騎兵學校，分發後母親鼓勵他往印度邊區、英埃蘇丹、南非等危險戰區親身經歷兵一般的生死戰鬥場面，所以才能鍛鍊出四十年支撐大英帝國危局的鐵肩人物。我們中國，蔣委員長以及大多數政府大員，也深知使子弟吃苦從下層從危險處幹起的必要，並且身體力行的

如此做去。(如 蔣委員長長公子經國在俄多年，回來在贛南的行政工作，已有基礎良好風範的樹立；次公子緯國先在德學陸軍，旋往美學習空軍戰術戰略；翁文灝部長的公子心翰在航校學習航空，刻在航空隊任驅逐機戰鬥員，日夜與戰友在警戒中生活；最近內政部周鍾嶽部長公子入軍校受訓等。)但也有少數人眼光與態度還欠光明。(指抗戰以前，抗戰後政府人員都經過鐵血的洗練，當不致再有抱此類態度的人。)我總算看到這個在身邊與我一同散步的飛航員通過了許多阻遏與困難，達到了他的志願，所以，他談着，我只默然沉思。

等他談完，我問他：

「你父親對於你入航校學飛抱什麼態度呢？」

「他老人家倒很好。因為我父親很早就宦遊故都北平，在那邊做了多年官吏，認識了要充實國，必需有軍，空軍更不可少，所以對於我投身空軍，得到信後，倒很興奮的給了我許多鼓勵的訓練。」

這使我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帝王時代的道德觀念與服務操守，是有其相當影響於後世中國的。在南京過現代化生活的政府要人可以勸一個子姪輩的愛國青年不必入航校，「因為那太危險」，而在北京政府中歷宦多年的四川一老人卻能鼓勵兒子去接受機械兵種的訓練好去報國。其中原因就是在前者徒有水門汀洋房等現代消費享受而缺乏公的光明心地，後者則有一般忠國愛民的正氣，可以犧牲一己之私。

二二

那日黃昏散步，他談了許多飛行經歷以及內心中的積鬱。抗戰之前，從航校四期畢業出來之後就隨隊担任西北區的軍事飛行工作。那時候中央正有事於西北，所以從四川往北，陝甘甯晉豫等省區黃色大地，成了那一時期中眼前跨下的浮景。因為飛的時間多，地區廣，長途經驗以及西北地形方位弄得非常熟悉，所以抗戰以後他就被指定担任西北國際航空線上的運輸工作。

「我們把幾架美製大型飛機不斷從蘭州飛到沙漠區的新疆去，有時候到達蘇聯邊疆。乘坐我們飛機的不是東來的蘇聯友人，就是我國西行去歐去俄從事外交工作的大員。我們雖然只在西北區一隅的荒漠中飛來飛去，但心地是如同作戰一般的愉快。因為我們替抗戰做輸血工作，有時候是從友邦來的珍貴物資用精緻木箱裝放在我們所駕駛的大飛機裏，有時候則是一批一批英武的友邦戰士，他們去為正義作戰！我們政府派去的大員爲了表示對我們輸送他們的謝意，常常在中途站食宿休息時告訴我們一些國際上有利的好消息。我們在那麼大的祖國荒野上空飛行，心中常爲好消息好印象充溢，自然是一點也不沉悶的健壯活活下來！

「可是，終有點歉然，我所學是轟炸飛行，一個個足下的站頭與城市都是自己的地方，讀報時，就不免羨慕那些投彈到長江敵艦的轟炸飛行戰友的戰蹟。我們已在沙漠區飛箱子飛了二個年頭了，不能永遠失掉對日作戰這個與機會呀！所以，我終於轉到這個新集合的隊上來了。」

「你終如願以償的得到作戰機會了，雖然在時間上晚了一點，可是從集體行動上說是沒什麼區別的。」

那時候，他正在以分隊長職務，每天學習那新的轟炸機種教練飛行。

四

那個大隊開始作戰於二十八年十二月，最初的幾次轟炸因為要做點榜樣與模範，所以由大隊長徐煥昇每次率領一批曾經各地多次作戰的戰士出發。巨雷不斷的響在漢口，岳陽等地，一直工作到二十九年三月，在×月×日的一次出發轟炸中，派到了李昌雍。這天，我去機場送他，雖是初春，但晴朗的太陽熱力已便穿着像大熊一般臃腫的飛行員不耐那般蒸熱，在七十二號飛機旁，昌雍只把飛行衣的下半截褲子部份穿着，上半身飛行衣任牠披在腰際，從軍衣口袋裏掏出紙煙，分了幾支給人，自己也含了一支，燃起吸着，開始了起飛前的陣地小談。

他很仔細，很週到，而且小心，先與機工長作談話，問了一些關於他所駕的七十二號飛機的情況，知道沒有什麼毛病並且記住平時早已記好的操縱要點之後，就跟馮克和隊員（任同機轟炸領航職）與朱鎮國隊員（任同機無線電通訊員及射擊職務）談一陣飛行途中互相連絡，到達目標配合工作，以及飛返時應行注意的要點。

這些談完，他過來與我閑談，一口一口吸着紙煙又吐出牠。他的情緒表現出在一切良好狀態之下的暢快與滿足。只待×小時飛行轟炸轉來，則處女性的首次作戰就順利的完成了。

「不知道敵人這二天在你們所去的目標地區集結了幾多兵力？」照理我在一個銳氣十足的飛行員面前提到敵人兵力的詢問是會引起對方一些顧慮的，我失悔不該如此問他，可是，我並沒有從他眼中與面色上看出我所當心的難色，他平淡的像說家常話一般。

「聽說敵人那邊這二天集中了八十多架驅逐機，也是爲了掩護那一地區的敵人軍事行動的。這一次我想是很輕易的，這是意想不到的奇襲呀！」

不久徐煥昇大隊長就一機當先由停機線沖滾而起，一架一架僚機就隨着飛上去，我與昌雍以及克和鎮國一一握手後，他們也就登機起飛了。起飛之前昌雍把飛機明角玻璃風擋拉攏，透過那圓拱形的玻璃罩，我看到一個頗爲英武的辛苦長征者端坐着握着操縱柄踏舵起飛。

他當天完成了轟炸敵人信陽機場與鐵道的工作轉來，我又去機場迎他。他說了一陣途中以及到達目標情形，最後他笑嘻嘻的告訴了我一件有趣味的小事。原來他在飛行途中要小便，就通知前座克和代爲操縱，自己便小便起來。在寒冷的天空，小便淋洒在飛行褲上，馬上結成了白色的冰。

五

以後每次昌雍都隨隊轉征華中區一帶。他的長途飛行經驗與技術以及他的小心週到，是使他每次皆可順利的達成任務的原因。因爲戰功，他擢升爲××中隊的副隊長。

這時候，這個大隊不僅做着連續對敵轟炸的工作。還不時接受一些特殊的任務。第一次特殊任務是飛太原偵炸，事後我去他的住室與他談這次飛行經過，他爲他指出航線航法，去時是偏斜風，所以稍稍飛偏了一點，但中途即改正，按時到達太原。偵察之後，撒下了不少宣傳品勸敵僞軍投降的通行證。最後在城郊敵兵工廠投下了所帶的一顆僅有的炸彈。那次我與他談過他的遠征經歷之後，接著就談那幾天打得挺兇的德軍向荷比法進攻的事，彼此都承認德軍的「一軍」的力量與發揮的強

旺，歸結到我國的「軍」應堅強團結才是。

第二次特殊任務又輪到昌雍。這次是攜帶十萬份蔣委員長七七告全國民眾書和九一八告國民書到北平去散發。抗戰以後，整整三年多，由於我空軍劣勢，北平就不會出現過我們的飛機，這次空前的任務能終由昌雍完成了。他飛達北平市區上空，整整繞了二個雙結形的航圈，十萬檄文如雪片洒落在乾枯的北平一百餘萬同胞心田上。歸來之後，蔣委員長召見昌雍，垂詢着北平所見，並予以慰勉。

我自然忘不了這一個成都市區停電的夜晚。昌雍跑來看我，談去北平遠征的情形。我們二人坐在宿舍床位上，市區電燈忽滅，他的談話業已開始，我們就忍耐着在黑暗中坐着傾談。

大概是不耐房間裏那一片黑，他掏出香煙，燃起來讓一星紅光在暗中閃耀着。每當他放在嘴唇上抽吸時，一星紅光就映顯出他的英毅果決的臉形。他說到去北平經過了什麼山到北平如何下滑而突進，琉璃河與鐵道怎樣引他到達北平市區，轉來時又如何發現兩河沿岸那一段正是他父親曾經做過縣長的縣分。「因為，兒童時期是在那一帶隨着父親過活的呀！」

他又爲我細談見蔣委員長的情形，以及委員長垂詢的各點，以及他對這位父親般的國家領導人的印象與觀感。我一杯水都沒爲他預備，他吸他自己帶來的煙，就是如此的對坐閑談了一小時過後他去了，我不會再看到他。

六

他雖是死在病床上，但却也死於飛機上。只是因為飛行失事，不會如理想中的戰死之悲壯。但與他有過交誼的人，却以為他之死，亦如陣亡一般壯烈！

當我聽到他失事受重傷消息跑到成都東北區那座花園醫院中去看望他時，他正在昏迷狀態中。他的夫人在病室外與醫生談說雍昌傷情。

我走過去問他的夫人：

「我想看看昌雍，不知他現在怎樣？」

「他傷很重，現在還是昏迷不醒，危險期還沒有過。醫生也囑咐不要見人。」
我看到他夫人的紛亂，知道這位太太方寸已亂，就走過去與醫生談了一會，才知他兩腿已折斷，腦部撞壞，血流太多，腦部受震，恐很少有生望。

我沒有見到他。這座花園似的洋房，這座美麗的白衣姑娘奔走活躍的醫院，我開始認為他是痛苦的所在！

讓我默祝昌雍的靈魂安甯！

我們似只有以勝利纔能填補先烈彌留的遺憾！讓勝利及早降臨罷！

記蘇光華

一

民國二十八年的初春，在某省的一個飛行場，一架銀白色巨型機悠悠的飄蕩下來。那時期我們在這個小飛行場住得寂寞透了，來一架飛機，宛如來一束動人的新消息似的；我們很多的人，在飛機逐漸滑停止螺旋槳轉動之後，就絡繹踏着黃色的機場地面走攏去。

飛機裏逐漸爬出人來。從當中座艙里，從後座、從前座、有四五個人爬出來都穿了深黃色的馬褲呢飛行衣。一時令人認不清那一個是飛行員，也不明瞭這架飛機為何而來。

不久站長來了，穿飛行衣中的一個瘦弱的人走過去與他說話。他們說得聲音很低，而且背着圍繞飛機的大眾。當他們在竊竊商談時，飛機上的一個穿飛行衣的脫了笨大外衣，露出一身藍色衣服，動手在查看翼上的油箱，在看飛行座艙里的儀表。一壁與地面上聚攏來的綠軍衣的熟人招呼起來。

「你來了呀。」地面上的一個人說。

「我來了，你好呀？」在飛機上的藍衣人爲了忙着弄飛機，也沒下來做久別驟逢的拉手。

站長與那個飛行人商量了一陣之後，於是發令把這架飛機推到機場邊的沙堡中去。回到站部又



(人二第立右)華光蘇的時本日征遠

打電話通知衛兵營派人去澈夜守衛飛機。又命令機械班長在明天一早要把起飛準備完成。

幾個穿飛行衣的則被汽車送到城里的空軍招待所去。我們在他們去後，才知道其中一個就是遠征日本八將之一的蘇光華。另一個參加遠征的雷天眷也在其中。一種仰慕與欣歡鼓動我們，到晚間，我們決定到城里去，看望蘇光華他們。

在這個沒有電燈只閃着油燈的黯淡小城裏，空軍招待所中卻充溢着滿屋雪亮的煤氣燈光。牠使得我們與蘇光華的會晤得到細緻的認識。他，確如在飛機場所見，中等而略小的個子，黃黃的微瘦的面孔。他實在不是一個如他的名子那般風采的人物，而是一個沉默、自然、而又微帶怯生的虛心去和新的人、新的環境打交道的人。

那天晚上，當我們去造訪，正是他準備與雷君出去上街走一走的時候。可是他終究留下來，看我們玩一陣撲克戲，而且還吃了一個黃菓，這才出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飛走了，向東飛去。我們是無從知道他到那兒去；但知道這個身體不大好的飛行員，是在冒

一個危險，向一個足以丟掉生命的空城出發。

一一

整整是一年以後，我得到一個與他合住在一個部隊里的機會。因為部隊剛剛集中，我們大家草率的擠住在一個屋子裏。他睡在靠牆的一張床上，我的床則在門的附近。門外是場地，窗外是一淙灌溉田園的小溪。每當晚上去睡時，小溪就在靜寂的夜氣中像一串想不完的幽情在拍打着耳際。

這正好做了蘇光華的象徵。因為，那時候他正在戀愛。一個據說是很溫柔的大學生愛着他，給他無限的沉默的思念。每當我們送走白天，到晚來做完公事之後，就寢號音響了，我們全室裏的人陸續倒在床上，裹入被中。這個瘦黃的飛行參謀，一壁把不會脫去上衣的半個身子靠在床欄上，一壁沉靜的默想着他行將改變的生活。

在沒入睡之先，大家都願意說說輕微而不費力的話來打破就寢前的沉默。話是大家隨便說起來的，光華常常自己先說：

「我頂怕冷，譬如今天還不算冷，我就受不了嘍。軍大衣也穿上。現在蓋的也不少。還是覺得輕了，不夠。」他用一種沖淡的語氣，含有江陰人的土音，在說他冷暖的感覺。他常常說到這一類的話。的確，他的血是相當的不夠。但並不是受傷流血太多所致，而是由於後來才發覺的體內寄生蟲把他的血吸去很多的關係。

在那個雖不太冷，但却也够蕭索的郊野兵營中的夜晚，聽了窗外的流水聲淙淙的沖激着，未落

完的青紅樹葉在偶爾一陣風中搖曳作響，再由光華說到寒冷，我們大家都不自覺的也感染到寒冷而把身子朝被中深入些。

有人在開他的玩笑說：

「你已尋到一隻電爐了，還怕什麼冷呢。早點結婚罷，我們好熱鬧熱鬧。」

話題轉到這上面來，他就起了無限沉思。似乎是窗外的流不盡的水般，一個小巧身材與溫和面孔映入腦中了。他自然而然想起了愛，想起家庭，想起孩子的出生，想起由成家而發生的許多事情，就在他的沉思中，同室者大多響起了酣睡的呼聲。

窗外的溪水還在淙淙有聲的流着。

三

有一次他值星，輪到隊部放假外出，汽車裝了人入城。我却留在隊部中未出去。

在晚上的燈下，光華與我談他那次過某省的飛行場東飛事件。

他還是那相處已熟的江陰土音語尾，他還是那沉默而無表情的面孔。在一盞不大明亮的菜油燈光下，他談着那次飛落敵後的情形；

「那一天我離開了你們所住的飛機場之後，就飛到某省的一個飛機場。落地之後不久，就有敵機來在三千呎上空盤旋找尋。幸好飛機已掩蔽起來，所以不會受攻擊。次日一早，×點多鐘，天尚未亮，我們就起機。起機之後，天上雲很多，我們的飛機昇高不久就穿入雲中。天氣既尚未完全明

亮，只好藉着飛機中的小電燈泡的光，看着儀表，根據羅盤航向飛行。

「飛了×小時，天完全大亮。我計算也該到達渡大江的區域了。就從雲上一按駕駛柄，俯衝而下。當飛機破雲而下不久，就見下面正好是一條大江橫阻在前。江上靠上游一點，一隻有日本國旗的大輪正鼓浪而行。當我飛越過大江的時候，一瞥中發現這隻日輪似乎停了駛行。我因目標已不多遠。也不去管牠，仍按照預定航綫飛進。」

「不久我降落在鋪有符號的×地機場。這是江蘇所能保有的的一片乾淨土。我把法幣公文以及其他東西一點交給當地軍政長官之後，尙留在那個區域一個時期。看看他們打游擊的生活。真令人興奮！地面工作確實比較易於給敵人以打擊。那時我真起了不想走開而願意和他們共同生活的欲望。我的家鄉也就不遠的對岸，交通是沒什麼多大阻礙的，我可以完全像在家里一般。」

「然而，我終於冒險又回來了。」

四

關於去日本散發傳單的遠征，因為事情已過去很久了。雖然當時榮極一時，備受國人的贊慰。但在我，却總覺得不是一宗尋常可以放過的事。因為，從成吉思汗跨海征日本以後，這是我們忍受了近百年的倭寇擾害第一次以武裝姿態君臨敵土的示威。我時刻在想同他們八員遠征者作詳細的談話。由於同光華在一個隊里，我總覺可以慢慢的，不必忙，所以一直沒與他細談他遠征的經過。他呢，根本就不是一個喜歡說起自己成功的人。他與我在一起的時候，倒是常常談些邊疆民族問題。

政治事件、以及歐戰的時候多。

他似曾在江蘇一個大學讀過一些時書，所以談問題時不脫書生氣。

他還征日本的情況。曾在與別人的閑談中知道一點。他那次是與徐煥昇君同駕×××號飛機出發。黑夜起機，在海上飛行了一些時之後，就看到了雲下的海色是白茫的一片。又看到月亮。途中會見敵艦的探照燈光四向照射。×小時之後達到日本國土。黑色的島上，點綴了燦爛的電燈光點，一些小的燈光圈飛過之後，出現了一團大的燈光夜市。後來才知那是久留米、福岡等地，此時傳單已散發了。後來突然的下面燈火熄滅。似乎敵人已驚覺上面來了我們的飛機。於是我機也就轉回。到了自己的海岸時，大雨不止，雲霧密佈，敵驅逐機又在我×××飛機場上空盤旋等候，於是，光華他們就飛到××機場安全着陸。

五

看來他身體似不大健康，但他這瘦弱的身體却能耐得住長途飛行。在他所屬的那個隊中，他雖服參謀職務，但仍有陣必出馬的。正當二十九年五月襄東六月襄西二大戰役期中，光華與他的戰友們一次又一次的出動，擔任長途飛行的轟炸任務。他們那一時期，以我記得的來說，會炸過岳陽、信陽、鍾祥、隴縣、襄陽南部、宜昌等地敵軍據點、車站、倉庫、過渡點、砲陣。每次他們出發時。我必去送他們。等他們無恙的歸來時，我又興奮的跑向機場迎他們。聽他們談出征經過。他每次遠征回來，看來並不比別人疲乏。總是和平常一般，說說他飛行情況。

「我看看四面天氣很壞，似乎要不能追上你們了！」

或是：

「我看到下面一定是火車站，有一道發光的鐵軌通到那邊呢。」

六

那時他已結婚了。正當新婚時期，他不能如一般幸福的丈夫去澈底的沉在享受的生活中。他也不曾度蜜月。記得他結婚前三天，空軍軍官結婚報告表才由徐煥昇大隊長爲之送到司令部去。不能批准，他與未婚妻同是不知道。但爲了使這個日子有些歡笑與熱鬧，終於發出紅色喜帖。自然，他是得到了上官的批准的。在沙利文飯店的寬敞禮堂中，他與一位學幼稚教育的小姐結婚。那晚上去湊熱鬧的人很多。大家喝着酒、猜拳。他自然是很愉快，但面上仍是沒什麼很明顯的表情，還是恬靜的，只不過暗藏喜悅。因爲三年來的戀愛情絲並未因作戰的風波生活切斷。當他與新夫人到各桌敬酒時，大家逼着他喝酒，希望他醉。然而他始終約制了自己，在謙誠中把全席面陪過。

婚後他真的沒有所謂蜜月。戰鬥需要他，他只告了很短的幾天假休息，又回到部隊。如我們所知，他出動到湖北湖南河南這三省區域協助陸軍作戰。他犧牲了自己的蜜月，冒生命危險去保衛國土，藉使無數對幸福夫婦能够在後方渡蜜月。他妻子也是同守清寂，真不亞於送丈夫出征的古希臘婦人：「要麼持盾而歸，否則睡在盾上回。」所有飛航員的夫人都在英雄般的忍受担心風濤中的丈夫之苦呵。

在他結婚之前一些日子，是一個大雷雨的回春之夜，他由雷雨聯想到一次未成的計畫飛行。那是七七事變週年紀念日，他先期飛到××飛行場，落地之後他就去睡覺，預備睡足了於當晚醒來駕一架巨型機攜一枚炸彈十萬傳單到蘆溝橋敵兵營投彈，到北平散發。蔣委員長告全國同胞書。當他於晚上醒來，預備出發時，那架規定由他駕駛的飛機發生了故障。他沒去成。可是，那個明月如畫的夜晚，到了十一點鐘就風雨交作。據說黃河以北風雨更大。如果去了，一定不回來了。那真是「風雨蕭蕭分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了。

談到這件事，他自己雖意識且說到如果死早就死了，可是他對於死並不如如何提心弔胆，像所有的空軍軍人，一種達觀的氣概支配着他。所以他能够在婚前談到這些而無所動，婚後依然去勇敢作戰。

七

與他最後一次晤面是在空軍醫務所。那天我陪一個人去行手術。正為動手術的割症者的苦痛而苦痛時，我意外的看見了光華瘦黃的面顏。他正拿了一瓶藥水走出去，看到我停下步來。我就問他：

「你看什麼病呀！」

「唉，你不知道，我在割蟪蟲。先在腹部，沒取完就停止住。行了一次手術。因為流血太多。」

後來蟻蟲爬到肩鎖骨下寄生，預備到秋涼時再割治。」他說了一陣，我才恍然大悟爲什麼他一直黃瘦瘦的，却原來有蟻蟲在吸他體內的血汗呀。

「難怪你這麼瘦黃呢？好好的養息罷。」我爲了趕去招呼別一位，匆匆的一談就走開了，我相信，他會好起來的。他這麼一個辛勤的祖國保衛者，一定會好起來之後做出許多功績來！

記黃榮發

人

像

六八



那時候我們同住蘭州西邊的荒涼枯絕的小城里。這地方叫西古城。不高的高原聳立在南邊，低矮的黃河奔流在北面的夾谷里。這座黃色的土城就靜靜的蹲立在草黃色的平原上，聽東西來的騾隊鈴聲，聽青海來的黑色而披拂着長毛的藏牛低鳴。聽白色的綿羊羣的牧童在空際揚起長繩鞭子的劈拍聲。

我任進去時，正當盛夏，隨着時日成熟了人家園中的蘋果、梨、棗子與田里的西瓜，我也逐漸把×期飛行軍官一一認熟了。

等到我已能分別這個飛行軍官的口音，那個飛行軍官的面容，另一個動作的姿態，再一個的性

格與體質，秋天已悄悄的落在這一座黃色的邊城四週了。
秋天的涼氣加上變紅的菓子與黃色的草葉，是發人深思的季節。這城里的飛行軍官們的飛行日

程雖然照常，但在朝暮的閒散里，他們却逐漸愛談一些離現實很遠的話了。譬如那時候正是歐戰剛起，大家極愛談歐戰資料，似乎歐洲戰場也就是他們的血門所在。

自然，慢慢的談到各人自己的過去生活，談到家鄉，談到父母，談到很遠很遠，但頗能影響於現在情致的若干湮沒了的事情上去。

飛行軍官之中的一個叫黃榮發，他是因為同期同學的特別推崇與介紹，在我的腦子裏留下一種特殊印象的。人家告訴我，×期中最懂得藝術的是他，因為他在沒有入航校之先，就已在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做了一二年學生。他已經利用他的經過訓練的藝術才能，為這個荒野的西北一角拍下了許多含有深長意味的照片，還寫過生。爲了看他的作品，好幾次在他的宿舍一留就是好多時辰。這個年齡已不小的飛行員，就從他床下的箱子裏把照片一包一包拿出來，給我欣賞。

最初我們是互相隔得遠遠的，這個在入航校以前已經生活過很久的飛行員也總是謙虛的說一兩句客氣話——「照得不好呀」「不會照啊」這一類，他並不同你去評較那一張照得好，那一張特點何在，而祇讓你冷靜的欣賞着。

不久在一二次往還以後，他竟很快的和我熟識了。我說過，因為秋天的關係，看到後面棗園里的棗子在變紅，青草在枯黃，人都愛說對離開現實很遠的事上去。

一次黃榮發打開他的話匣子，滔滔不絕的談了二小時。

他告訴我他成爲飛行員的經過，事情很滑稽，也很自然。這裏面反映出不少中國的家庭、青年、學校、社會等的動態與內容。

「你知道我是廣東台山縣的人。我那一縣的人，跟廣東許多沿海的縣裏的人差不多，出海到國外去的很多。我的哥哥滿了二十歲就到南洋去了。等到我由初中畢業之後，却進了我們那邊的一家鐵路公司服務，我沒有得到出國的機會，就安安穩穩的在車站上早出晚歸的工作着。」

「那時候收入還不壞，家中並不靠我。因此，除了過着在當地認為滿意的較奢生活之外，還把多餘的錢去買各種運動器械、球，做體育上的活動工具。」

「這樣兩年生活下來，似乎在我們台山縣，生活已到了最高峯，所見所聞所食所穿所用，已到了頂點。一個青年人他決不能在生活與人生的追求中停頓的，停頓就如同窒息，而且我生理上也到了二十歲的結婚年齡，父母也看出我的煩悶，就拿一千塊錢給我，叫我離家到香港去，在那邊去讀讀書，找到合意的女人，也可以結婚。」

「就這樣，我走出了家。一個初中畢業生，一個內地的一條短途鐵路上的從業員，從此開始了漫無邊際的漂浮，最初我也僅作在香港入學校與找女人的打算，可是到了廣州住一陣之後，就聽到許多人說上海的學校多而且好，女人也美，到香港看見許多親朋從這裏起程登輪赴滬，我也不知不覺的就跨上北航的海船了，

「到上海，簡直如同到了外國，皮膚與臉色是一樣的，但語言却兩樣。幸虧同鄉多，在一切都新奇中住慣了也不覺什麼了，可是，這座雖然是消費的都市却是由最進步的世界物質文化諸要素所建構起來的。我放下找女人的目的（這目的可以說是家族的倫理觀念慫恿我的結果），我覺得要好

好學習一點實用技能才行。

「當然要讀大學得先完畢中學課程，我改進了復旦大學的附中。

「上海是一個以美國速度與風尚爲模子而發展的所在。運動與球類的競技賽特別被鼓勵的在一塊塊空場上竭力表演着，人像瘋了一般趕集來助興，那些競技場面自然會興奮一個體力強旺的青年人，何況我一向就以運動爲第二重要事件，一向就養成愛好的嗜癖。所以，在學校裏，既以運動來消磨我的所有空時，放假外出，也多半立在人羣裏去看球賽。

「因爲愛好運動的關係，我始終保持着健旺的身體與精神。

「在復旦附中讀書時，除了運動之外，我尙歡喜玩玩樂器。當我中學讀完時，我就決定去考杭州國立藝專，入那邊的音樂系。

「這種年月與精神化在學業的追求上的活動，不知不覺把我離家二大目的之一的找女人完全放置在一邊了。女人天下有的是呢，人生最重要的還是要有點東西出來放在別人面前，而不是一味去拿東西享受。如果我當時所想的不錯，那麼即使不冠上愛國等好聽名詞，我已經是一個爲義所動的人了，

「進入杭州國立藝專，我生活在美的西湖風物裏，與一羣青年共同學習繪畫與音樂。我開始從一個較高級的水平去看人生活動的諸面。我也可以從安靜之中來控制我一向好動而煩躁的身體與心理。

「可是我的家庭並不太好，哥哥在南洋做生意又發生賠累，這是家中對我的經濟接濟上逐漸發生問題的信號。國家這時正與日本在從事種種忍辱受氣的交涉，我知道在藝專讀下去，是不會產生

何種結果的，所以，決定去考近在咫尺的航空學校。

「我的身體及格，學科方面，因我已是大學讀過一年多的學生，自然要佔便宜點。我被錄取了，成了×期的飛行學生。」

「從此，與我離家的二個目的之一——「找女人」，愈來愈遠了。讀書呢，也僅讀了個半途而廢。人生的遭遇，變幻莫測，我離家快六年了，不會得到女人回台山縣去慰安老父老母，不會得到學籍與技能去發點財，我今日這種擁一身披掛的軍人服裝，如果去到家中給老父老母看見，真不知他們作何感想。」

「可是我自己却完全覺得滿意，我得到了軍人的外形，保持了健康體格，而且還從藝專生活裏學習到從較高水平去觀察人間社會的眼光與心情，我很滿意我離家外出的這六年的學生生活。是的，如今我能從廣闊天空去看地上的世界，那遠比我從火車站的一間站員室的窗洞裏去看孤客行人要痛快得多了。」

他差不多是敘述一個與自己無關的人的故事一般，長時間的爲我講說他的遠遠消失了的過去與感想。他不善於講普通話，雖然有說話的組織能力，內容說起來也頗零碎。不過，從他的話裏，我們知道他是一個並不立志追求什麼的人，而僅是一個平凡的學生，一個想見識一點世界光彩的海濱青年。他的家庭爲了要子孫昌衍，叫兒子出去覓一個好媳婦回家的企圖，却使得飄出了海的兒子爬到飛機上升空作各種活動。這推動力本不大，却因兒子碰到一股國力的浪潮，於是，這黃粗髮黃皮膚的海濱青年，永遠展開了他與飛機，與國家戰鬥不開的生活。

這次深談之後，我深覺這位年歲已相當大而還保持年青人的稚氣與坦白的青年可愛處。有機會碰到一塊，就海闊天空談起來。

西古城裏的生活，如果人老是在言語與思想方面做交流，那除了談過去、談書本、談時事，很快的人就會感到字彙的缺乏，思想的不靈。這裏的老百姓都是忠誠而樸實的，頭腦裏的用語與觀念，除了油鹽煤麥以及一點農作園藝上的成語外，別的什麼都談不到。女人是小脚，跪在麥田裏用膝蓋支持身體工作着。男人自然是粗健的，鞭着騾或者馬在田間疾走。孩子則光屁股在街心灰塵裏捏塵土玩。真的，如果單單在言語與思想上活動，人非成啞吧與懷鄉病患者不可。因為等到語彙用完，沒有新的事物來刺激腦子時，語言是枯竭了。一個語言枯竭的人，自然要回想過去，過去生活總是綠的，絕不會如這城裏的黃色一片。那麼懷鄉病不湧起了嗎？！

可是，軍人是不能光在思想中與言語中生活的。軍隊本身的戰鬥任務，是要以行動來支持展開的。因此，這荒絕的城裏，人們除了飛行之外，全都以大部份時間作體育活動。

有一羣不太好的馬，是青海馬步芳主席爲了慰勞二十八年春空軍在蘭州擊落敵機十五架大捷而贈送給空軍的。這一羣不大好的馬，常常被這些飛行軍官騎出城，駛聘在西北大高原上。

黃榮發自然是愛騎乘的一個。小小的遮陽球帽壓在髮額上，一襲襯衫捲起袖口，俄國燈草絨做的藏青色馬褲，構成了一個現代騎士的畫面，他們常常帶了獵槍，去找野鴿子行獵去。

黃河在八里外的灘脚下奔流着，這些豪興不淺的青年軍官，也常躍馬濺入黃河，鞭策馬與駭浪搏鬥。這不亞於他們駕機在雲端，以飛機衝向雲朵的戲謔。在危險之中這些青年捨棄空中的天馬，躍身飄傘而下；在黃河裏，他們常光赤着身子，從馬背上躍入水中逐波而去。

這種荒野的健康生活，由於太陽的射力，風的吹拂，水的激蕩，再加上西北豐盛菜蔬瓜果肉蛋的營養，以及合軌的生活，把這些青年鍛練成如鋼鐵一般。

意氣豪邁，土躍馬肥的待機中，黃榮發他們只想戰鬥，只渴望敵機的來臨。

這裏摘下他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的日記一段：

「中飯剛要開始，熱蒸蒸的白米飯也將要送上嘴脣來，正在那一秒鐘警報的消息傳達到了！因為我們×隊是今天担任警戒，所以飯也不想吃，立刻拋棄喝湯的匙跑返寢室拿飛行服，眼鏡，臨走的時候，莫大彥分隊長告訴我攜帶兩三個饅頭放在袋裏，從前他常為警報飛行而受餓，這可以說是一種最寶貴的經驗。

「隊附指派我飛××式機，和莫分隊長同一個編隊。當一口氣跑到機場時，緊急警報的旗掛起來了。我和莫分隊長先起飛，隨着陳隊附他們的編隊又起飛。他們是第一編隊，我們為第二編隊，第三編隊是××式機，也是我×隊的隊員担任。一共是××架飛機。另××式機一架由江秀輝分隊長駕駛。起飛後爬高至×千呎時，雲塊非常多，我們當時簡直是在雲海飛行一樣，甚感興趣。

「我們在西古城上空巡邏了一會，不見有什麼情況。轉向東飛至蘭州市上空，從蘭州機場起飛的同志，和××隊的飛機一隊一隊滿佈在天空。當時我目睹我們自己的飛機數目不下×××架之多

，勇氣立即湧上心胸，精神也爲之一振，所以我當時在心裏確定的說：若敵人來犯蘭州，無疑是送死！

「我們這個編隊在蘭州市上空×千呎巡邏，大約經過一小時左右了，始終未見敵機的踪影。很失望。回到西古城來，見機場佈着落地的符號，於是隨着莫分隊長用俯衝的動作降下，這一來我的眼睛疼痛起來，大概是因爲下降太急，減高度太迅速的緣故。

「我是最後一個落地的。但落地後回頭一望，見機場的西南角上空有十二架雙發動機的飛機編成一羣昂然出現了。我立刻敏捷地轉過頭，不顧風向，又拉起機頭，再度昇空去趕這大編隊的敵機。飛機的油門從起飛直至攀取高度至蘭州鐵橋上空和十二架飛機遭遇時，都是推盡頭。從未關小過。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空戰的機會，所以機關槍的保險也打開了，但結果，我取得最好的佔位剛要接敵時，忽然發見敵機不是敵機，而是自己待避的轟炸機羣，唉，又是失望，掃興地歸來了！一腔熱血，結果是冰冷而又消沉！」

這可以具體的說出黃榮發渴望作戰而得不到機會的苦惱。九月十五日這天我們真當心這位少尉軍官要闖一次大禍。因爲他是如此戰慄的緊張着要去擊敵，當他落地又起飛追我們自己的轟炸機時，我們想，這下可糟了，自己的飛機要打下自己的飛機來了。想盡方法去補救，毛瀛初總隊附（當時在西古城指揮作戰）打電話到蘭州總站要他們給這架來追的驅逐機打信號，可是都來不及了，最後只好寄托於希望。希望黃榮發能夠看到我機翼上的黨徽，或者領悟敵機在我領空決不會如是低飛，而能不予攻擊，即行飛返。幸好，這位渴望作戰的戰士畢竟是膽大心細的飛返了。

這次警報以後，敵機還是不敢進入蘭州，這自然是那年初春所給予敵機的痛擊教訓所致。一直到初冬降雪時，黃榮發他們始終沒有得到機會，只好在天空從事勤勉的練習，等待時機。那時候，他仍然喜愛從事地面上的體育活動，組織一個鐵鳥藍球隊與蘭州市各藍球隊作爭奪青年杯的競賽，他的心情，那時候差不多全被奪取青年杯的企圖所支配，一有空就忙於籃球隊的練習與戰術研究。

三二

從西北，算是辛辛苦苦的把作戰訓練中的若干節目學成了，榮發隨着部隊，在凜冽的風雪里南歸。

這因他們都來到四川省西部的平原上。這裏是天然的空軍根據地。地勢坦平，交通方便。他們由昆明學校畢業之後送到西北訓練時曾經過這裏，但那是路過，匆匆忙忙；這回他們可以仔細的體會四川內地生活了。他們也可以較為「文明」一點去接受都市里的生活方式。雖然大部份時間是不離村舍似的機場邊營房，到成都來太方便了，所以着着實實的是在過着都市方式的生活。

我也正好隨着另一空軍部隊南歸，也是駐在機場附近的營房里，也常進成都市接觸都市生活，因此在許多場合上都碰到這位捲髮的高瘦青年。

他仍不脫愛好運動的習慣。在成都，多半是在祠堂街一帶碰到他。祠堂街是成都的文化街，書店與體育用品店以及電影院公園都在這條街的兩旁。有時我看到他挾了網球拍子迅速的迎面走過來。這時候他會匆忙的問你一句：「老×，你知道短的球襪在那里買？」好，他也不要我究竟到那里

去，或有什麼事，就拖了我一起去體育用具店里買球襪。有時他去少城公園打網球，碰到了他，又被拉着一道走進公園。這是一個如此單純而天真的大孩子，自己成天在良好的典範里過日子，也就以為，人間似乎不應忙些別的事，而應打球，做各種體育活動，把身體調理得好好的，或則到電影院去看一場好的電影，樂一下子，再就是盼望作戰，造成一些記錄。

不過，這時候，他已是二十五歲以上的青年了。過去的生活也常闖入他的腦子，都市里的燈紅兩樣場面里，也有些複雜的形影映入眼內。一個與體育，戰爭同等重要的磁力在吸引他，他須要戀愛，愛一個女人，被一個女人愛。

他曾告訴過我，他之由他的家鄉出走，最大的原因是他的父母給他一筆錢，叫他去香港找一個合式的女人。可是，一回想到這件事，時光就已逝去了七八年，而他自己在這七八年中却被國家陶鑄成一個飛驅逐機的空軍軍官。國家本身則破碎山河待收拾。七八年的變化太大了，他找女人這一件事也早為軍人生活忘得乾乾淨淨。可是，人終歸是人，而且也不會過過絕對的隔離社會的生活。社會上正呈現許多國民的正當生活榜樣。人在生產，在消費，在轉運，也在結婚，戀愛，生小孩，保國延族，是同時并舉，榮發不能不重新興起找女人的念頭。

這個時期比較同他常在一起的，是余炳蔚、嚴桂華、伍桐傑，與女朋友來往也多半是集體的，而且這些女朋友都已經先是他的朋友的愛人了。因此，他夾在里面也只能分一點公共往還上的甜蜜。回到單人狀態或者與一位同病相憐的人在一起時，則不免像二十九年一月七日他的日記所記：「阿×說：我們一天到晚像無主孤雲一樣，在馬路上飄泊，這樣太沒有意思了。我聽了這句話，獸獸

地承認。」

在廢歷元旦快臨近時，他寫了一封家信：「其中我還造謠說我目前得同學的介紹，認識一位富有智識而又有很好性情的女郎，快要訂婚了，決定在年底結婚等等假話。」（一月八日日記）這真是一個不脫兒女本色的孝順稚子。他的回憶使他不時想到父母，想到他們在粵省西江三角洲上對他的盼念，故而不能不說說來謀求雙親的開心。

可是，他也不盡是在體育與結交女友中生活。那只不過佔他進城時間之一部，而主要的時間，他却是在一塊黑土壤的機場上練習飛行的。

「馬隊長命我駕××機到附近各機場作熟識飛行，我起飛後取得高度通過成都市空往下俯視，見少城公園運動場里在運動的人很多，當時我立刻想起我在那兒玩網球的事了。」

「我們隊里的同志在×××機場練習地靶射擊，我在那兒上空打了一圈子。即行改變方向到××機場去。靠着機場以二百公尺高度，我故意作了幾次俯衝和急迴旋，引誘在地面上修理飛機的俄國人和機械士們。他們停止工作舉手和我招呼。到××機場上空，我向××大隊營房俯衝三次。到××，該處風景甚佳，河流甚多。」（三月二日日記）

「孔叔明分隊長領隊，我爲二號僚機，王宗士爲三號僚機，飛三機編隊。」（三月四日）

「今日練習了地靶射擊。」（三月五日）

「今日又練習三米遠的地靶射擊」（三月七日）

「今日下午練習射擊飛行，演習經過的成績較前次又進步了。」（三月九日）

很忙的，他結束了紅盆地的生活。他的飛行技術格外有進步了。這時候，初春已過，霧逐漸稀薄，四川的山水不能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勇士們是得準備去踏上戰場了，

四

首先他們被派到重慶，駐在保衛陪部的一個前衛機場營房裏。這個機場上原已駐有一大批勇士們，都是他們的同期同學或早期同學，見面自然頗為歡快。爲了觀光陪都，他們由駐地坐汽車出來逛了一趟：感覺到的是旅館太貴而住客如雲，電影不及成都；坐滑竿下坡如同駕駛飛機失速下降，提心吊膽；再有，整個都市如同香港；再就是他們經過×山看見大興土木，建造洋房，感覺不像打仗。最後他們在雨的重慶街頭散步時買了雨傘在手中執着，感到童年執雨傘的生活又在重溫了。

這就是他的陪都印象。他回到機場，就日以繼夜的警戒着，爲了陪都的安全，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

他的住所是在離機場×公里外的一個小山谷里。每天一早汽車送他們去機場，晚間接他們到營房。在機場，他們做各種飛行訓練，有時也和戰友到附近去觀賞鄉村。他感到「四川究竟是最高的省份，土壤肥沃，農民種植隨便在山頂上或山脚下，滿山遍野均是綠油油的色彩。」

可是，血門的日子就快要來代替他的欣賞風景的閑逸了。四月四日晨七時萬縣上空就發現了敵人偵察機一架。他記於日記上說：「這是敵機要大舉襲川的預兆，我們每個人的心頭都像發火一般摩拳擦掌在準備。」

「拂曉，敵人的偵察機又光臨了，隊長命炳蔚和我準備昇空擊敵；這個狡猾的傢伙半途就折回。」（四月二十五）

「當我剛從重慶飛回××降落，情報所即來電話說敵方偵察機一架，經過梁山向重慶方向飛來。當時我很忙地和站長規定幾種符號，以助我搜敵。但當我飛到×千尺旋回不一會，地面要我降落的符號攤出，我迅速急降，耳朵內膜壓得非常痛，敵機又不曾光臨即走開。」（四月二十八日）

這期間，他還不斷做熟識地形飛行，熟識航線飛行，因此，去過陪都四圍許多小地方，還有些小地方買些大都市中不易找到的小說如「沙甯」，可是看完這些小說，他却斷語「沙甯在我心中沒有位置」。

五月十九日我空軍前往炸鍾祥敵陣時，榮發被派隨隊到了前進機場担任掩護工作，使轟炸機達成了任務。

隔日敵機來炸，「那分隊長早晨和我到機場準備去昇空打敵人偵察機，可是頑固的敵人在梁山盤旋不前，我們失望」。

「七點四十分情報所的電話說，敵轟炸機二十七架從漢口起飛，經宜昌向西飛，八時十五分鐘過萬縣上空了。待我們爬上飛機準備待敵，我的精神非常興奮，以爲今天的確是我和敵人作戰的日子了，唉！又是失望，敵機炸了梁山。不過聽說阿培他們那隊在梁山，聽說他們與敵人作戰，幹下敵機數架，也够平息我的渴望一點。」（五月二十日）

「伍國培昨晚從梁山來，他說他勇敢的沖進敵人的火網，從敵人整千整萬子彈叢中跳到勝利的

高峯，他已正式得到一架敵機的記錄了，可是他的飛機已經被敵人擊中四十八顆子彈。」（五月二十一日）

「敵機兩批乘明月當空來炸××機場，陳夢琨邢天柱等與敵人發生空戰，雙方無損失。」（同日）

「中午時發領慰勞品，有許多食品和日常的用具，真是感謝我們的百姓。」（五月二十三日）

他們的戰鬥，從五月延續到六月。每天是一早天尙未明時就起來，到機場上守在飛機的旁邊。這時候全部心性都放在飛機作業的監察上，并不斷的聽取情報印證地圖等待着。在起飛命令下達後，他就隨着領隊機爬上高高的天空。準備實現他六年來學航空的企圖。可是，他是一個不大走運的人，儘管別人警戒時總遇不到與敵機作戰的機會，他却總是不曾與敵機遭遇，這原因是有時如他的日記所說敵機沒有到陪都，炸過梁山等前衛機場就飛跑了，有的是不在他飛上天去的當兒光臨。

人不能儘在戰爭里如此一天一天的磨練，一場延長到二個月的戰鬥，在敵機方面是有不斷的損傷，在我方亦如此。不僅飛機被打得七洞八眼，人也有幾位死傷（如彭均的戰死，胡佐龍的受傷。）在六月十四日這天，上面命令一批戰鬥員回蓉休息，一架空運機裝了他們這些緊張中生活到將近二個月的飛行員，從陪都山水上空引退了。

五

當天他出現在華西壩南虹游泳池里。

記 黃 榮 發

這個愛好體育活動的波髮青年，現在是靜靜的躺在一池綠水里，看看四週的大樹，看看天上的藍空白雲。這里沒有紅白旗在瘋狂的招展，這里沒有發動機震耳欲聾的巨響，這兒更沒有機槍小砲喀喀通通驚心動魄的爆擊。不時的，一兩個戴綠帽穿紅色游泳衣的圓柔肢體在身邊游過去，一些細碎的笑語在低微的交傾着。這是一個戀愛的場合，戰爭在這里沒有份的。



可是，他却不用他的情感，女人在他面前是被仔細的評較着。體格够健康嗎？舉止行動够大方嗎？性格是不是開朗而勇邁的？有沒有與飛行員相配合的豪俠，或是保留了商人式的自私心？他細心挑選着，華西屬幾個大學里的女生自然是他找對象的主要源地，終於在這年的夏末初秋，他旅行峨嵋山時認識了楊全芳女士。

這是他的幸運開始。我不能找出他們相互間關係的具體內容，但是這二個人都是所謂熱烈的性格型的青年。他們的交往中常提到嘉定飯店中的露台上月色，常提到在峨嵋山里榮發教楊全芳的手槍射擊。而且這時候雖然是初初認識，即已經頗為知己的談到二個人的共同理想。

在體格上來說，楊全芳身體是康健的發育着，正在女人的黃金時代，在行動上，楊也是飽受現代教育中良好的鼓勵，養成敏捷快速習慣，愛好運動，一頭的長髮常在他跳躍飛跑中飄揚起來。造

成一種女性運動中的美姿。跳繩、打網球、駕自行車、游泳、爬山、野外旅行、大量的吃水菓，這一切她全都愛好。而這一切也正是黃榮發所愛好的。這種行動上的一致僅是互相戀愛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則由於思想智識性格的相投。榮發是知道自己的命運是憂患時期的軍人的命運。戰爭是第一義；戰爭於天空，自不免有殞落的結局，對女人的戀愛又不能退止。那只有在戰餘的空隙里塗填上戀愛的香脂，戀愛自然退居第二位。如果女人不明大義，纏住男人儘作私的打算，那不是影響到他的根本思想嗎？可是全芳却非常豪邁，完全是在一種贊揚愛人戰爭第一的思想形態下來和榮發往還的。在智識程度來說，榮發是一個讀過專科學校的學生，全芳則正在大學里讀書，見解不相上下。性格方面，二個人都是急躁熱烈，而且坦白純潔，毫不會染上人世間遺留下的各種不良渣滓。此外，語言與文字又在做他們相纏的絲。榮發的普通話雖然音濁而不合度，但文字與心地都美如他的各種美術成品。楊全芳則是一個文字既流暢，語音也清晰的人。從二十九年秋，二個人開始了愛，成都的靜靜都市生活就成了他們的戀愛背景。他們以及其他一羣空軍勇士與華西壩大學區小姐們在小巧、大三元、廣東食品公司、嘉麗等等酒菜館里出現，在蜀一、中央等等電影院中看「雨打鴛鴦」等等能以促進他們戀愛情緒的電影，在華西壩大樹下的草地上圍坐吃野餐、閑談，或是在月下吹口琴唱歌，有時候他們又找尋一個假期上成都近郊去觀遊風景。

時間與共同遊樂是使得戀愛益發深沉的吊索，他們逐漸下降到古井一般深的陷阱中了。在行動上雖然還與他人在一起，在語言與通信上却是僅有二個人的地盤了。自然，華大女生院的舍監不能不揚起眉頭感覺女孩子太放任了，可是，愛情却燒得這一對青年，有時歡快，有時怨惱，有時暢笑

，有時流淚。

這一段時光，雖然也因一些瑣小的事，兩個人淘過氣，但終於使二人決定了誰也不能丟棄誰。因爲，二個人只能各有生命的一半。如果自己孤獨失掉對方，那麼這剩餘的一半是不能活下去的。可是，當流血的秋季，爲靜靜的冬天所代替的時候，二個人不能分手了。榮發是一個空軍軍人，命令叫他隨隊去接新的飛機，去××，去外國一般的地方。在二十九年冬季降雪的日子，他在風沙吹刮的朔方逗留着，遠離紅盆地上他的咪楊。

六

這一條溝通中西文化的古道，在今日又起了牠的交通作用，儘管牠是被沙漠、風雪、遙遠等自然狀態所阻，但因爲牠是爲自由的，通暢的人間情況所維護，於是：

駱駝隊在馱一箱一箱的火藥與鋼鐵構成的軍火向關內走。

羊毛車帶了羅盤在昏沉沉的風雪里憑了磁向的度數在大漠上盲目駛行。

天空里，中國飛航員每人一架的把小蒼鷹，兩翼鶴，喀裘莎成羣結隊的飛回內地來。

這條古道，不，這片天域與地區，從獸力到發動機內的汽油噴化力全在開動，一種奔赴戰場的姿態，不亞於青海開出到中原作戰的騎兵部隊。

三十年元旦之夜，黃榮發已經離開成都在往×地途中，他當日宿於西安，一個荒陋的沙漠邊的機場招待所里，在一隻火爐旁，他記下他的「今年的願望」在他的日記里：

1. 接收一架速度較快的飛機，性能又相當敏捷，與天皇的飛行員痛快地幹幾場，並替戰友伍相傑等復仇雪恨。（按伍相傑二十九年秋在成都空戰里受傷，現已愈。）

2. 生活程度的確太高了，每月的餉不敷衣食，希望加點薪水！

3. 我愛咪楊，她又愛我，在我倆訂婚後最好在今歲年底，能夠得到一個月的慰勞假，給予我倆結婚和作短途蜜月旅行去。

4. 六月前能收復漢口，九月前收回南京，年底打回廣州老家去，明年的元旦將所有的失地歸還，在我大中華民國的版圖上面，大家狂歡地慶祝抗戰勝利。

5. 爸爸媽媽健康，哥哥的生意興隆，嫂嫂添子。（按：黃的哥哥毓昌在新加坡經商。）

6. 我的日記不要隔斷。

一月二日一早，招待所里的煤爐已經燒盡了煤。雖然不慣北國的深寒，却也只好起床，當天他們到達哈哈機場。

在哈地，吃過羊肉佐餐的午飯，看到五千多呎高的天空有一架飛機在做特技飛行，先來的飛行員告訴他：

「這就是你們這次來接收的新飛機了。」

談話集中在這上面，大家忘了世界與人生，這種靈巧的驅逐機，人叫牠做海鷗，多美的名字呀，海鷗在天空中也的確是美的，牠是暗綠色，在淺淡的藍空里悠然的上下。

當晚這一羣新的客人就討論駕駛這種飛機的戰法，說得十分起勁。最初的幾天先是上課，聽顧

問講解新機性能，看儀器，認識飛機中的新穎的器械。

這些初步的體認完成之後，他的那一中隊與另一中隊放假半天。在機場到哈城的沙漠地上，無所謂道路的，這些航空軍官們成了「斯文赫定」一流的人物。

一到城里，他的中心是吸收當地風光，替咪楊買點俄國布料做衣裳。

這個城太古老了，人民也是一種在歷史和地理書籍上所見的那樣的高大結實，鬚鬚相當濃密，服裝也是奇特的，披掛如古人，着長靴。女人在面幕後，用烏黑的眼睛看人，房屋建築也不同內地。這些本地人也同樣以奇異的眼光去看榮發他們。當然，商人們是很歡迎他們的，把全部貨物都拿出來讓這些客人挑選。他一次就花去一筆錢為咪楊買了好些花布，那些代表青春的色彩的麻織品、棉織品、毛織品、衣料、窗帘、桌布等等東西。

晚間入眠時，他設想這一幅紅色的布應該為咪楊做一件什麼衣裳，那一件藍色的該做什麼，又想到受傷中的伍相傑，如果他不是受傷戒酒，這地方的香檳酒，葡萄酒是多麼烈呀，一定得為他買些帶去。

他開始把愛人的印象以及相互間的情況思而又想的回味着、計劃着、想像着。可是，自己却在沙漠里的一塊機場邊，愛人則遠遠的就讀於他出發的所在地女生宿舍里。這種對未來生活想望的渴切神情，為遠離的空間阻隔着，確實使他煩惱，他逐漸在孤獨的沉思里，像中毒似的酣嗜着這種幻想中的苦樂，慢慢地這種幻想成了習慣，睡眠時間縮短了。

「每天夜里在半夜總會醒來二三點鐘去想念咪楊，難怪同隊的人都說我來此還一樣消瘦。」

(一月六日)

可是部隊生活總是動的，這種耽於沉思以及失眠情況不容久留。一週以後他又逐漸恢復常態。在飛行里，在郊遊中，他又如常人一般。

他因為受過藝術專科教育，所以即使在沙漠里也還不失找覓生命的意欲。

「新到的人在飛行，我和何漢鴻吳國端去郊外散步。

「在沙漠上走了十五分鐘，像走了十五公里一樣累。但不久我們發現一條小溪，溪上的水十分澄清；在沙漠上有這一道美麗的溪水太理想了。我們玩了十多分鐘，又繼續向前，真開心，在我們面前又出現了一座古屋；屋頂已經塌了，我們在屋外作手槍比賽。我們所發子彈都命中了，槍聲在沙漠里激盪可真動人。像考古家似的，我們又就屋子的型式，以及屋內的灶，零件研究推論一陣。

「歸來還在小溪的上游結冰處溜冰，我跌了一交，使我起了許多幻想，結果又想了咪楊。」

可是忙的時候也够瞧：

「今天的工作真够忙，從上午八點一直至晚八時方止，我相信這樣長久的工作，只有我們這里有，若在美國早已宣告罷工了。」

「中飯從軍用機場送到民用機場來吃，當吃時，全都結冰了。」

「機械人員很少，什麼都需要我們幫助。」(X月X日)

在X月X日這天，宣布了次日起機東返，這些壯士們全都歡快的了不得。

「能見度很好，X×也沒有降雪，我們東飛起行，十二點鐘第一批昇空，第二批，第三批也接

上起飛。這些海鷗，這些喀麥莎，這些小蒼鷹，現在成羣結隊的由飛行員駕着向內地，向戰場奔馳。
L（X月X日）

南方的太陽，溫煦的照着四川盆地，小春在滋長着，民國三十年的春在等待這一羣從朔方風雪里歸來的戰士。

七

到達成都的當晚，這個高瘦的飛行員就趕到華西壩華大女生宿舍，這裏的黑沃土豐盛的結鬱了高大的樹林，這裏的燈光像智慧似的從樹叢里的大建築物中閃亮着，這裏的鐘樓像老人的黑影般聳立着。

細碎的道上人語，密林里房舍中傳出鋼琴的音樂，宿舍里的主人沒有在，客人很惆悵的面對着丁小姐。

「我替你去找她好了，你坐一會。」

丁小姐，約了兩位小姐，像搜捕犯人似的，終於把這個黑貓似的主人找着了。

「哈，原來她躲在圖書館里。」

旁觀者的哄笑，主客的握手，以及相對無言，使場面成爲熱與冷的對照。自然，愛情是近乎私的結合，榮發丟掉他的戰友，咪楊自然也丟開她的同窗。他們沈入只有兩個人的時空里，去傾訴說不完的話。

他們又同在一個空間了，哈地與蓉城的遠離痛苦不存在了，日子充滿了生命與光輝。

「她騎了自行車，送我回××，成都到××本來相當遠，可是有她伴送，一邊談笑像是走過春熙路一樣，不到一會就到了。」

「在××玩了一會，我又騎了自行車送她一段路，途中我挽着她的臂，似小鳥雙飛，真是羨煞路人！」

「同是一段路，去時那麼快，歸時那麼慢，我深深地感到了，沒有她，我的生命失掉了光芒。」

「夜間營房里空空的，覺得像原野一般荒寂。」（五月二十六日）

在××地駐防，雖然是準備作戰，但是因為距成都很近，所以一有機會，這個維特熱的青年軍官就到成都來，總是來見他的咪楊。

「她穿了一件彩色的旗袍，戴上新買的白骨黑眼鏡，乘自行車伴送我一直到××，路上我老是貪看她。」

「半天的功夫像我玩過一刻籃球那樣快，有她在，我總覺得時間是好過，但當她走後我立刻覺得空虛了。」（五月二十九日）

「今天市運動會開幕，我和咪楊在會場上看東看西玩了一天，中午我還玩了一小時網球，但球術日久生疏比從前退步了。」

「晚間乘星月之光，咪楊陪我游泳，有情人，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六月一

日)

「晚上六時有空襲警報，我和咪楊偃着坐在華西壩的草地上看明月，月兒給我倆的回憶太多了，也太快樂了，真是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我倆能永遠這樣度此生足矣！」

「解除警報後，我回新生社，入睡前，料想當此混亂氛團中，像我與咪楊在一起偃依着，實難找出幾雙。」(六月五日)

「七點鐘，我已經準備她來，結果至八點三十分鐘才到，原來她乘的自行車壞了：半途改坐黃包車。帶來廣柑和許多鮮紅的番茄，我倆躲在室內先享享福，後來請客。」(六月八日)

這些時候正是敵機開始對四川的狂炸時候了，因此，黃榮發一面忙於與愛人的往還，一面卻仍是要忙於飛行與作戰。

有月亮的晚上，不能再傍依着咪楊坐在華西壩草地上了，爲了要練習夜間飛行，常在機場里守夜。在月光中飛翔，又落在淡淡如水的機場里，有時要做地靶射擊，轉到部隊上空，就俯衝向機場上一張地靶按箭射擊。有時做低位戰鬥。這些猛烈的天空動作，需得他全部精神去從事操作，有時候還要升空去搜索敵偵察機，白天里甚至在飛機翼下守着警報。可是敵機是不輕易闖入這最後的防壘的，總是炸了重慶就不再西犯了。

一到放假的下午，榮發就又跑進城來找他的咪楊。

「在樹林中對坐閑談，說是逃警報，實際是情話綿綿。有幾位戰友來，一同去游泳池去游泳。

」(六月十四日)

「一羣快樂的大孩子清早在吃早餐，他們議論早餐用完去游泳，我的心聽到游泳什麼都不願顯及，立刻想打電話回隊請假。她堅決阻止，勸我勿貪一時快樂而忘記職守。」

「當上帝的孩子們出發去游泳時，我被汽車帶回部隊來了。途中汽車將我的身體左右傾側，使我的心追隨着她們在游泳池畔泳躍。很久沒有和阿細在一起比蛙式了，不知他進步沒有？」（六月十五日）

這時他與咪楊的戀意，已到了非永遠在一起兩個人就不能生活的程度。六月十七日咪楊一早到他的隊部商量訂婚的事，決定在六月二十日這天訂婚。雖然是兩個人都歡快着佳期之將臨，可是榮發在送咪楊歸成都的途中，竟然因乘自行車不慎而連人帶車墜入溪河中。這使得兩人都先是驚愕不已。女的趕忙幫着救起了一身都溼透了的男人，二人又轉面大笑。他們是不畏任何不幸或危險的，年青人的豪邁使他們永遠不在乎這些波動。

訂婚的前一日，他們兩人去成都中央日報館登訂婚啓事廣告：

「但是她和我都缺乏這種常識，莫明其妙，我望望她，她看看我，互相會心大笑，真有趣！里面呆着辦公的職員都覺得我倆奇怪。」

「後來我們感謝一位老廣告員，他是年長的人，告訴我們排字式樣和登載的手續。」

「開心啦，不管走着、立着、或睡着，都計劃我倆明天訂婚的事體。」（六月二十一日）

「早晨，我們見面了，她朝我，我朝她，對看着，大笑起來，根本像小孩，那像訂婚的大人？出寓所還在笑，路人莫明其妙，我倆樂什麼？她說阿發，訂婚了，自後不准吵嘴啦！」

「在廣東小巧餐室吃早餐，真想不到我遇到的同事們全看見報紙了，都要我請客。」（六月二十二日）

這一天他們沒有家庭生活，還是游浪人似的，吃完了早餐，就去公園里打網球，打不到兩小時，警報響了，他還是打，一直到緊急警報才向華西壩躲避。在華西壩他們吃蘋菓園里的蘋菓，解除警報後二人去奧凱拍照。

「她打扮像新婚一樣，我將頭髮梳得光光，攝影師多少也知道我倆今天是訂婚了。我覺得在馬路走的人們全曉得，我倆走路好像比往日不同。走路帶跳帶笑，開心啦，願上帝賜我們以永遠愉快，像這樣的。」

「晚飯在嘉麗西餐室吃，看『木蘭征西』片子。」（六月二十二日）

這種不改外形的訂婚儀式，這種只有兩個人心理上塗着喜色的喜事，就在六月二十二日匆匆過去了。他們已把戀愛進行曲變動了一個調子，以後是未婚夫妻啦，黃榮發這時候自然得真心真意告訴在台山家里盼待他的喜訊的雙親，以及在南洋的哥哥。

訂婚次日他就回隊。隊上那時候益發緊急了，因為全四川天空里敵機擾炸不已，每天都有偵察機轟炸機以及驅逐機在挑戰轟炸。火藥味很濃厚的充溢在青色的蜀中山水上。因此，隊上以全力在警戒，在準備作戰，個人的戀情在個人的心胸里可以燒得這個人瘋狂以至於死，在部隊里却是微不足道的私情，榮發也深知這點，咪楊也總以這點規勸他。所以榮發從這時起，不大出隊了。他但願：「每天能練習一次飛行，玩一場球，收讀她一封信。」（六月二十七日）

在隊上，榮發確是頗為嚴肅的執行他的職務，他隨隊做各種飛行動作，以成都為圓心，做××公里的圓周慣熟飛行，做編隊戰鬥飛行，有時去抓敵人偵察機。

可是咪楊近在咫尺，他不能完全隔絕了似的不與她來往。所以每當飛行任務終了時，他就設法進城去看咪楊，或者是咪楊來××防地看他。他們還是有談不完的話，議論不完的事情。

「咪楊在任太太家住，我倆得以每天飯後並肩散步，真不願離開了。假如我不為顧慮打仗，我一定結婚。」

「晚飯後我和她去××城里，走了很多路，在公園休息。」

可是這個時期在作戰方面給他很大的緊張，也可以說他無時不盼望着打仗。

「本欲進城會我的咪楊，但命令像夏日的雷雨驟然而至，待命出發，開心極了。希望打場痛快的仗，不論受傷或滅亡，都是甘願的。」

「今天警戒，敵機數批，一批二十二架襲蓉，飛至簡陽後見我們有備又折回。我們巡邏一小時後降落，我和何漢鴻不止的嘆惜，又錯過一個機會。」（七月二十九日）

「今天又警戒，我願意天天有我担任，給予我打仗的機會，多麼難得啊！」

「在飛機場過了大半天，等待敵機的來臨。爲什麼他們不來成都？」（七月三十日）

「警戒試飛，狂風暴雨驟至，幾乎不能着陸。」（八月二日）

「警戒忙得要死。

「白晝擊天在機場守候。敵機兩批炸渝市一批炸巫山。他就不敢光顧成都，使我失望。

「白天累了一天，至晚間敵機又乘月光來襲，一點鐘左右我們全副武裝至機場守機待旦。牠又不來。不過，地面起一層很厚的霧霰，假如起機，如不與地面聯絡好，倒是易於迷失航向。四點鐘解除警報返隊就寢。這種辛勞的生活，又回返到去年重慶的狀態了。」（八月八日）

愈是忙累，這青年人愈是在解除作戰任務之後就想到他的咪楊，八日當晚：

「有人從城里給我電話，當跑去接時已斷線了。我想一定是我的咪楊打來的，不知什麼事，使我整夜懸念不安。」

因為八日夜間鬧警報及懸念咪楊的關係以至不會睡好。九日這天，榮發還是在緊張忙累中，一清早他就領着一個小編隊，在天空做編隊戰鬥飛行，他們互相格鬥，隆隆的發動機聲把自己的耳朵，把全宇宙都充塞了；到地面把敵機來襲的情況指示了之後，他們才下降終止飛行。忙着加油待機作戰。

這天仍是不會有敵機闖入他的警戒圈內，連日的緊張忙累，以及因為值星而煩瑣的經營一切雜務，弄得精神很混亂，實在需要甯靜一下。他又「很迅速的把午飯之前一切事務及日記清理，值星官職務交代李分座之後，忙得打扮漂亮進城去會親愛的咪楊了。」（八月九日）

星期六的下午，成都市因為連日警報弄得市面非常驚惶，緊張，每個市民都是一早就背着小包袱出城向郫縣，新都等地去的大路小路上疏散，直至傍晚才逐漸攏向這個不死的燈火輝煌之城。榮

發入城之後，首先到華西場咪楊的住所，兩個人見着了，因為間隔了一個時期不會見面，所以更爲親密的談訴着。

這是最後的見面，兩個人誰也沒有料到這是一次死別。在市塵里消磨了一晚，談話比什麼都要。這時期兩個人的戀情里不單純是蜜的成份了，也還反映出各人性格的一些缺點，以及由這些缺點所引起的爭執。譬如榮發罷，他知道咪楊更清楚一點了，一個大學女生，通過家庭，小學，中學，以及做抗戰宣傳工作，再到大學的悠長生活過程里，走過東西南北多少省的地區上，難道就只有一個單純的友情關係嗎？決不是的，這麼一個火熱的女郎，具有中國女人靜的與西洋女人動的生活習慣，性格，飽受着高級文化的滋潤，當無免不了受許多青年男子的追逐。可是，咪楊到底是一個年歲較大一點，人間事也略爲清楚一點的人，加以自己所受的書本教育所得到的戀愛操守，以及榮發這麼一個活生生勇敢的保國壯士史詩般的生活之吸引力，常常對於來追逐的青年男子報以果決的抗議行動。事後把這些事說給榮發聽。榮發聽了之後，雖然是頗爲安心，但總免不了一點酸醋作用。這是基於「戀愛排他性」來的，也可以說是由於「愛的獨占欲」所致。在這時候，咪楊則處在一個頗爲大方的身外人情況之下，榮發就免不了當場發作一陣，咪楊的男性與倔強，馬上使單方的激越語辭成爲交流電火。這些噴火情況在他們訂婚前後常常發生，可是，戀愛情深，兩個人都珍貴過去與現在，也都知道這一生不一定能再發現比對方更美更完好的伴侶，所以又拋開吵嘴的爭執要好起來。

九日晚上的相聚，他們談各人的事。咪楊敘說她連日逃警報的經過：

「早晨同金陵同學到青春島去游泳，帶逃警報。青春島名字好聽，可是一枝紅花都沒有，只是四面的水，合抱了一塊小陸地，不過樹木很多，所以就被稱為青春島了。我們並沒划多久，水太急了，在沙灘上吃糖菓，在樹林里跑、跳、唱歌，大有在海濱之勢，可惜沒有你在，否則更有趣呢！」

阿發頗為貪戀的聽着咪楊嘴里說出的青春島的風光，不過一種遺失的感覺，悄悄的夾入這貪戀里。女的不覺這些，又說下去：

「這種生活即使過一輩子也不嫌多，有時我真想就在華西壩過一生大學生活。」

「讓你過一輩子大學生活好了。我呢，就一輩子看守飛機。」男的帶氣的吐着怨言。

「不，我盼望我們二個人都能過這種日子，在將來你打完仗，我們回到你的家鄉，不是有更好的真正海濱足以供我們遊樂嗎？我在想望那種日子。」這一枚糖菓，解了男的的不快。二個人又轉到這些天的敵機入侵的上面來。

「我常在想你的飛行，會不會因為牽掛到我的身上而誤了事。大前天晚上我在南虹游泳池，看到天上成羣的紅綠飛行燈掠過，就想，是不是有你在里面呢？如果你在，你自然不知道我在下界一個小水池里游泳。」

「那晚沒有我，我這一個星期倒頗安心。只是昨晚一個電話使我不安了一夜。我怕你胃病又發作了，是不是你昨晚打了電話到我隊上去的？」

「沒有打電話給你。」

男的疑惑起來，女的也幫他猜想誰打的這個電話。

想不出誰來，咪楊說：「不必想了，反正我想像你正在忙累，自然不會打電話擾你。總之，我此刻但願你安心安意的去專注到打仗上面，不要想其他好嗎？」

「是的，我的理智也如此要求我呢。不會出事的，你放心好了。我要好好利用敵機入侵的機會打幾次好仗，造些記錄的。不過，我們現在約定，一等這個酷烈的夏季過完，我得到了秋季休假，就立刻結婚，去峨嵋或青城山渡蜜月。你能應允我嗎？」

女的沒有應允，浸潤在榮發的兩條臂膀擁抱里了。

十日一整天低雲垂墜在川西的天空，在城內吃過早餐，咪楊催促榮發返隊。

「這種惡劣的天氣，不會有什麼事的，我去電話到隊里告一假陪你好嗎？」

「不，決不要這樣。在我期考的時候，你也會勸我不要來××看你，要我用心做功課，現在不正是你的考期了嗎？你該聽我的話。」隔著餐桌上吃殘了的盤碟，咪楊央勸着。

「好，我回去好了。八一四空軍節我們總可以進城的，這之前，我隨時叫傳令兵送信來，嫌寂寞，你到××來看我也行。」榮發說。

兩個人同時站起跨出餐室。兩乘洋車拖了這兩個青年人，穿過愁雲低垂的市街，在外南大橋下坡後，一條橫路上，兩個人各在車上揚了揚手。

一乘向華西壩，一乘車踏上××華里的公路。

九

榮發回到了他的戰鬥的家。這裏又是號音，青灰色的小間頭營舍，與一羣同生死的戰友面孔，說話聲音，以及房間里四壁滿掛着的飛行袍、大衣、軍刀、圖囊等等東西，代替了咪楊，代替了城里的雜亂無章。在十日下午，他忙着處理了一陣回家後的零事，就去球場上打了一會兒籃球。

入晚，低垂的雲層里忽然降落下陣雨，雨點敲打在庭院地上，敲打在屋頂上，已使居在室內的人們感到如同置身雨中一般，加上舍後一排楊柳樹也隨風搖曳着枝條，雨聲更令人心煩的吵鬧起來。

勤務兵拿來大隊部所規定的警戒人員名單。這上面，他的名字與他曾經飛過的××號海鷗連在一起，他是第二分隊的編隊長。他把全盤佈陣看了一下，在自己名字下，簽了一個字。

雨聲雖煩鬧，他可不管這身外的事物與大自然情況，立刻睡去。
「大概今夜不會有情報的罷。」

「這麼大的豪雨，敵機是不會來的了，明天也許放晴，不過今晚先好好睡一覺再說。」想着想着，蒙好懸掛的蚊帳，榮發與同室的戰友都沉入夜睡。

夜間是在落雨，全四川都在豪雨的淋洗中。可是，月亮也來向人間掙扎。雲層因為變成陣雨淋漓到地上去，也就破碎稀薄下來。

夜間三點鐘，敵機兩批，一批七架，一批十二架，利用華中地區的好月色與夜航燈光悄悄起飛了。

夜間三點鐘，四川山水間的監視哨把敵機情況不斷向重慶、向成都傳播，榮發所屬的流星羣大

「我們一起機之後，就鑽入低迷的雨雲里，隨着黃分隊長迅速的升高，一會兒就已在×千公尺的天空盤旋着。透過雲穴，我們看見所要掩護的三個地區。當我們正由北而南巡飛時，忽然瞥見七架敵人輕轟炸機也正在由北而南飛着。這時候太陽已在露面，射在雲里，映成朝霞。霞光里我們遭遇敵人，你想這該是多麼令人興奮！我看見譚副隊長動蕩他的飛機，搖擺機翼，接着他就由側方攻擊下去，我則由王崇雲分隊長領着實施對頭攻擊。黃分隊長也猛烈的向敵機羣實施攻擊，我因大敵當頭，只顧攻擊，對戰友的注意當然不比從瞄準鏡里去看敵機那麼嚴密，在一瞥中只覺得譚與黃確是在猛烈的攻擊，我想，像那種猛攻，不會沒有戰果的，那天情報說有一架敵機帶傷墜落廣安，我想或許是那次的戰果。」

「敵轟炸機羣經不住我們的圍攻，就急忙逃却，我們這時候又重新爬高位，從西向東飛，又折向南邊，在××上空，因為雲多，我與黃分隊長失却了連絡。」

「後來我忽然又發現一架飛機在前飛，那旭日標幟燃起我的戰慾，我俯衝過去，可是在我後面一架敵機却來奇襲我了，我急忙避開，另一架敵機也衝過來向我攻擊。這時我顯然不利了，趕忙回避，一操縱，不意我的飛機竟成了尾旋狀態，跌落了很多高度。等我改正了，發現敵機仍在追擊。在我避開他的攻擊時，四面一看，全無我機蹤影，而三架敵機却不捨我的攻擊着。這時我決定迴避戰鬥，衝入雲層中，用盲目操縱，在雲氣里飛了一點鐘光景才回來。等我回到隊上，才知道黃分隊長已經在××附近殉職了。」

這也是一個小風小雨的晚上。當陳康在吳國端的房間把這一段當時作戰情況告訴我時，我聽了

不禁惘然若失。陳也頗難過，他自己也差點死於是役。

此外，劉寶麟也跟我談是日他在××地面所見。他說：「他先與敵轟炸機作戰，攻擊得很猛勇，後來忽然我們發現敵人驅逐機出來了，差不多有三架來包圍他一個人，另外三羣去包圍別的幾位。這時候我們自然很着急，可是這位兄弟却不在乎，勇敢的與三架敵機週旋着。他們打了很久，這三架敵機並不能把他怎樣。在發動機的音響與槍砲聲低抑的吼叫里，我們眼見他們愈打愈低，終於見他一個快滾，就向××那個方向落下去。當時我們以為他完了，可是不久傳來××方面的電話，說是在那邊盤旋，我們可真高興。等着黃回來罷，大家可以着實的聽一段戰例。」

「可是，不久我們又聽到說榮發迫降在××的河灘上，機毀人亡，我們才懊惱這損失呢。」

另一位也是榮發同期同學吳國端，給我敘述他當日料理榮發善後的情形：

「大隊部叫我××。等我們趕到××，榮發已經死了。他在天空作戰用完子彈之後，一個快滾離開了敵人的包圍圈。當時他本想在××機場，可是那時候機場上不會有着陸的信號。於是他就向××河灘飛去。河灘是向後床傾斜的。一滾跑時，斜坡與飛機速度使他翻了過去。人被壓碎在飛機里，河水浸入了他的飛機。」

「等我到站，打開蒙蓋他的白布單，發現他的致命傷是眼額部以及腿部，檢見他的飛機。發動機的汽缸被擊碎了，機身也中了不少的彈痕。他自己則未受傷，如果不因迫落失事死去，他再回到隊里，那一套與敵作戰經驗，頗可供大家研究的呢。」

「當天我們用卡車把榮發遺體運回本隊部，到了隊部，我們把他重加洗擦之後，又送往觀音堂

去。當卡車在公路上行進時，我坐在司機旁邊，一面默祈：「榮發安息罷。」一面頗爲憂鬱的愧而榮發的消失。

「他的遺體擱在汽車上，我們是近在三尺之內，可是永遠不能再交換半句語言了。當汽車正在行進時，落日的餘暉又似早晨的朝霞那般血紅的塗在大道四週的寰宇間。」

「忽然我瞥見了咪楊坐在洋車上，阿烏何漢鴻騎在自行車上隨着她迎面而來。咪楊還是一點也不知情的，我怎樣能够馬上就把榮發的殉職以及遺體揭示在她之前？趁着落日的光輝在閃刺她們西行的眼力時，我囑咐司機加速駛過去。我自己也裝做不看見他們似的埋着眼睛。」

「在觀音堂爲榮發入殮，黑色的棺、軍服、一面國旗覆在棺上，我在一一完着之後，離開了死者，回歸了隊部。」

十

現在我們提一提咪楊罷。這個朱麗葉風度的女郎到達榮發的隊部，正是隊上已把榮發床位行李包捲起來以後的時候。人家阻止他進房，說：

「榮發搬開了，一個新到的隊員住在他的床位上，你可以不必進去；到我們屋里坐坐好嗎？」這也是一個熟的人，咪楊不馬上就走；她問：

「阿發到那里去了？」

「今天因爲有警報，他奉命飛往蘭州去了。」人這樣告訴她。

在同時，人告訴何漢鴻：「阿發已陣亡了，我們今天必須要好好把咪楊贖住，不能使她知道這件事。」何漢鴻是一個很老實，很不會裝假的人，聽到阿發死了，就是一呆，再還要去做假，裝作沒事，他辦不到了，可是他必得勉強去做，於是跟幾個人一道去照拂咪楊，把她安頓在一位同事太處過夜，第二天，咪楊自己決定回成都，人又陪她入城。分手時，咪楊對送者說：「阿發來了電報要叫人通知我呀！」

送者答應了，可是心上却凄苦的：「阿發永不再和我們通電報了。」

送的人回到隊部，大家一面準備作戰，一面也要應付這位戰友未婚的未亡人。拿了一筆錢，決定請榮發的一位好友李君陪她到附近的一個縣里去旅行。說是帶她去躲警報，實則是使她慢慢的知道阿發戰死的真情，以免驟然知道發生激變。可是，在華西壩，一個追求她的同學想以榮發犧牲的消息企求轉移她的戀愛，她聽了先是不相信，可是，隨後也頗懷疑，為甚麼阿發飛蘭州信都不留一封？好幾天也不見電報？再想想隊上的人對她的過於注意的態度，更使她疑惑，一月十三日她終於打聽到阿發殉國的消息，她開始沉入悲痛與絕望中。

不過等着她的還有許多事情：如像看視阿發的靈柩，為自己買安眠藥，避開同學與隊上來的阿發戰友之勸慰。她扶持了自己破碎的心勉力去做這些，有一個希望在等着她，那就是隨阿發同去。下面摘錄幾段她的日記：

「我的阿發，我不知道如何寫起，你沒給我留半句話就永遠的離開了我。不過，我聽到你作戰時的勇敢，我在萬分思念中稍為安心。你是聽了我的話為國盡忠了，但是阿發我們不是講好了嗎？」

你如此，我一定陪你的。已經四天了，我沒見到你，你等急沒？親愛的，我由昨天知道你走的消息，我已沖意陪伴着你。可是她們在這兒，我沒機會，而且我還沒有看到你的棺呢。我怎能甘心？

「親愛的阿發。昨天倫空出街找了很多藥房全沒有安眠片，我焦急得要叫。但在街上，只是我一個人，沒有了你，我覺得全市人在嘲笑我。我實在沒有胆子抬頭。親愛的，你曉得我的心嗎？我四天沒會離開過你一秒鐘。

「阿發，你是在峨眉山教會我開手槍，我想到你的隊部舉行我最後的射擊，來找到你。親愛的，你應當等着我在一個靜的所在，我們倆又可以暢談了。不是嗎？我們星期日一道在店內購的三打白信封，不是還不會用過嗎？阿發，我不知道你會這樣快的離開我。

「阿發，你不是說我們甚麼時候一分鐘半分鐘全不離開的在一塊嗎？親愛的等我一會好嗎？很快的我可以找到你了，我們永遠在一起不再分開了，不是又能到南洋嗎？還可看到你平時所說的大名山，我們可以又像去峨眉山似的，穿了馬褲，長途步行了。阿發，那時你又樂了，可是在路上不許又高興得咬人家的肉，我手上現在還有青的呢。

「阿發，我已沒勇氣給我們的媽媽哥哥寫信了，只好由他們去寫了。親愛的，千萬別急呀，我就要找你的，在××一個靜處，你要像平時吹口哨叫我好嗎？阿發，我真開心，我們又可以在一塊談話了，我們的「吉他」要帶返來了。你的口琴呢，我們合奏，真美呢，在月光下，像有一天你在華西壩草地上吹口琴，多好聽呀。

「阿發，我哭你一天，昨夜夢中醒來，好慘呀，我哭得像淚人一般。你看見一定心痛死了；一

次吵嘴，我哭了，你也哭，你還說「我替你哭」！現在呢，阿發？

「昨夜還下着雨，想到你一個人在××，一定寂寞得要叫起來，不是嗎？我們下雨還游泳，你罵我跳水不把頭埋下，阿發，以後我們可以天天練習了。阿發，打網球我也還輸你兩次呢，我們什麼時候再比一比？我這里還有球，我帶給你好嗎？」

八月十四日這天，李懷學帶了她去觀音堂看望榮發的靈柩，她如下記着：

「當我看見你的靈柩時，我像失去知覺一樣的，所有的人間痛苦大概全湧上我的心頭，我爲甚麼不能再見你一面呢？阿發，你真狠心，你說你不離開我，可是如今已經四天沒有見面了，你不相信我嗎？阿發，我四天沒有好睡過，全是想你，我怕我死不了，我們又要延長時間才能談話，這真使我再忍不下去。阿發，你是否在里面靜靜的躺着閉了眼睛在等我？兩人又一塊騎車跑公路。真快呢。阿發，你記得我們一路談着話，一邊騎在車上吃梨，你還說你願意永久這樣不分開。阿發，我們快要一路了，幫助我找到機會到××，找任何一個左輪，我們又可以見面了。多快活，你不是在星期六說下星期兩人坐船玩水到望江樓嗎？阿發，等我一塊玩，你要在天堂又找到一個愛人，不會的，我們說好的，死了都永遠在一塊兒的。」

「阿發，你是光榮的爲國效死，我當然陪着你。我聽人家說，你很靈敏的空戰後，機身有很多彈洞，你却未有傷。多棒呀，你從前會自信的這樣說過，親愛的，你真太靈活了，不過你降落時不小心而送去你的青春，我知道，一定是你空戰完，內心太興奮了，因爲我會答應過你，擊落敵機後結婚。你也許這樣急於想見到我。阿發，你可誤了大事，因此你棄去你尙未作完的更多的職責，

而離開了你的偉大民族。阿發，你在那失事的一頃刻，一定是清醒的，你一定大呼咪楊，是嗎？可恨咪楊不能當時伴你，你氣嗎？我的阿發，原諒她成嗎？等到見面時，一定甚麼全依你決不再吵架了。阿發，我這樣喊你，你聽到沒？我性子真急得要打人。可是，人家不一次賣我這樣多的藥有甚麼辦法？幫助我向各方面設法做一個堅固的橋，渡到或跳到你的所在。阿發，不要跑太遠，使我難找到你。

「明天一定寫信給雙親嫂嫂，千萬勿念。」

「阿發，你所要我做的事，全做完時，我們就痛快的完了。」

「今晚你又一個人住在那里怕寂寞不？我很快陪你去，不要又急得睡不着。阿發，天像哭一樣的灰暗，我想到你打球時的活跳亂蹦之時，我恨不得立刻將你拉起來，再表演一下，阿發……」

十五日這天，咪楊忙着寫信到廣東台山給榮發的雙親與嫂嫂永訣，十六日她找到了去××隊部的機會。到了×大隊弟××中隊的阿馬屋內，幾個榮發同期同學在照拂她，陪她談話。可是，她很機敏的發現靠牆的第一張床上枕頭下有一支左輪手槍。於是，她不再延遲，對陪她的阿馬、國端、世端等說：

「我想換一件衣裳，天氣太熱了。」

她忙着去解她的衣包，這是她帶來的。男人們全都不好再留在房間里，女人只有咪楊個人，大家退出了房間，還用手替她把那扇灰色的門帶上。

剩下她一個人，她放棄了衣包，轉身去在枕頭底下把左輪拿在手中，她惟恐沒有子彈，打開了

彈巢，里面滿滿的鉛彈。她滿意了，

窗外的高聳楊柳塗亂了青天，室內壁上榮發的放大遺照正在注視她似的對她嚴正的看着，她不想甚麼了，只默禱着：「阿發，來引我罷。我來了！」

右手舉起左輪，烏黑的鋼質槍口對着她自己的右上胸部，她用了最後的意志發動了最後的力量，對自己舉行了最後的射擊。

十一

斗室裏的槍聲，驚來剛剛走開不到二分鐘的一羣飛行軍官們。他們正在商量怎麼才可以使得咪楊轉變心情，沖淡悲傷。他們都已商量好一個辦法，就是拿一筆錢，要李君陪她去作離蓉旅行，然後再慢慢勸解，使她復歸於平息。可是，當大家聽到槍聲衝到第××中隊何分隊長室內時，這個健美的女孩已經躺倒在地上了。

馬上去人找醫官，咪楊的眼睛已經閉上了，灰白的死色逐漸蒙上她的秀頰。尚有一息氣，可是鉛彈射擊在肺部，這致命傷頗不易挽回。醫官替她注射了強心劑。會大隊長剛從機場飛行回來，圖囊都不會卸除，踏進房，趕忙在圖囊里找出雲南白藥來為她敷傷口，用開水灌白藥到她嘴里。這一切努力全沒有奏效，咪楊終於無救的呼吸了人間空氣十分鐘後，永逝了。

這麼美豔的人體，這般美豔的純潔心境，鑄成了這一個死了的美麗塑像。人都呆了，人都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沉默，以淒苦眼光對視，在咪楊身旁檢視她帶來的衣包。這里面，他們

找到如下的一封信：

「世端，阿烏：

「阿發是離開了我們，永遠不再來了。我們在一塊時，他總說要我永久的陪着他；否則他是痛苦的。他最怕寂寞。他說無論他到那裏都希望有我，所以現在我預備找到阿發永遠的陪着他，使他快樂幸福，我什麼全甘心的。」

「這一週來我沒有見到他，你們可以想到我的痛苦，也可以推測他的心焦，數天來在夜晚他總來伴着我，我也怕過白天，因為離開了他。」

「幾天來的生活，使你們全不安，我真不知應該怎樣感激你們的關心，阿發也一定在九泉之下感激你們的照拂我，還有不少阿發的朋友也都如此不安，原諒我無暇多寫。一切全由阿發在九泉保祐祝福你們的安康，請勿念，你們勇敢的活着，永遠是勝利的，我盼望你們替阿發報仇，替整個所有的死去朋友收回血債，我也祝福你們。」

「我的家裏沒有母親，所以我將來的事不願你們通知家內。僅有父親一個，他會更難過的，只是我哥哥在渝中央銀行，叫楊國材，可以坦白告訴他。」

「阿發最高興我穿那件天鵝絨的夾衣，我盼望你們替我在大包內找出幫我穿上，多放點香水，他怕嗅血味，我自己也怕。我的床下箱內有阿發的信是他的心話和血淚，我盼望你倆在空時間全讀它一次，保留起來，還有我的日記，希望你們願意看看，看完可燒掉，我同阿發所有的東西盼望你們分作紀念。我要我箱內的絨花布做我的褥被。因為是阿發送我的，他也最高興那塊絨，其餘我

都心亂如麻了。

「世端，我想到這兒多開心，阿發昨晚似乎告訴我幫助我，他在等我，我們又可以永遠在一塊騎車說笑了。在月光下游水，在華西壩打網球，他曾說過請我在小巧比賽吃早點，誰個吃的少要出錢。我想到我們又能恢復從前的生活，我真開心。我想我倆一定常來看你們，使你們平安快活。

「一件事真不好，阿發買的「吉他」還沒帶來，我頂願意聽的音調，盼望你們將來拿到我們的所在去奏，他會暗中伴奏，他本說同我合奏的，多不幸呀，我還沒有見到牠呢。

「頂要緊的話，阿烏，我盼望你倆常給阿發的家里去信。在九泉下我們會十分感激的，他媽媽對我太關心了。

「還有我至死的要求，我將來能埋在阿發的近處，不要我們分的太遠成嗎？不要太殘忍了，我們已經六天沒有見面了，我是如何的心急呀，我聽到他喊的聲音已經顛抖了，太使他不安了。

「這是我由父親那里取用的一百元，先寄給我阿發的媽媽，她十分愛惜阿發，千萬不要說阿發已離開她，否則她會立刻急死的。

「也許還剩有錢，希望到鮮花店給我阿發做一個最潔白的花圈。我沒時間去了，謝謝世端又跑一次街。爲我阿發，你又受累了，我真不知如何謝你們。

「我還有很多話無從寫起，一切由你們了，我十分放心的，因爲你們待我們太好啦。我該是最幸福的一個罷。

「關於我同阿發及他的一生，小雷說要寫一篇文章，我盼望她能努力爲此，我也願意看到這美

麗的東西。

楊草於華西大學八月十六日。」

十一

我去得很晚，隔了十天才到達這個青灰色的營舍，阿烏及世端跟我談全部榮發戰死經過，以及咪楊事蹟。

又二個月，我由××機場入城，在觀音堂敲了半天的門，一位老婆婆打開了深局的黑門，在停柩室里我辨認出二口黑色的棺，蔘謝的花圈與蒙塵的國旗擁擠着這一對不死的人。

又半月，我再訪問第×大隊，吳國端拿了一張榮發畫的哈密西城門速寫給我，告訴我許多事，世端與阿烏也給我說了不少，陳康——在三次大戰危險中穿過來的新人，也給我敘述最後一次榮發的天空戰鬥。

現在，一切平靜，部隊在勤練中，每日飛行成了功課，戰友都準備復仇，爲一切死去的，爲整個國族前途！

華西壩，經過波動，也平靜了，教授們在講哲學社會學甚至神學，鐘樓的鐘還在分節的敲着。榮發與咪楊，也是靜靜的安息在停靈所在，明年三月黃花節，他們兩個將與其他爲國獻身的空軍烈士入葬蓉城北郊烈士公墓。

我們深思嗎？或者閉起這一扇思索的門，忙於現實呢？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成都

記周志開

一



學生時代

期滿，這一批青年就臨時被指定住入大中橋營房裏。他們入營之後，正式的軍訓雖未開始，但是，高中與大學裏的生活形態已經逐一被改變了：首先頭髮都一律剃光，像一個真正的列兵一樣；穿上了草綠色布軍服，這些軍服的尺寸大都不適於這些青年人的身體，以致頗顯寬鬆。

其中有一對在河南開封讀高中時的同學，一個叫周志開，一個叫孫承宏，在頭一天晚飯後從各

六月，中央航空學校第七期從中國各地招收了一批航空學生，當這批學生集中到南京時，由於入伍營裏第×期航空學生受訓還未

自的編隊裏會合着，在操場上散着步。

「這日子你過得慣嗎？」孫承宏問着。

「對於我的第一個夢想是不慣的。」周志開答着。

「你第一個夢想還是做明星嗎？」

「自然。」提到做明星，周志開就有點頹喪。

「我覺得若是咱們能學成飛行，像美國的林白，像我們中國的孫桐崗，不是比明星名氣更大嗎？」孫承宏十八歲，周志開十六歲，孫承宏就拿大兩歲的資格試行勸慰。

周志開覺得也對。由學飛成功一個著名航空家，這還比較踏實一點。不過轉而想到別的同学告訴他說，將來一百人只能有四十人學得成飛，那六十人必需淘汰掉，他就反問着：

「你知道將來準能學成飛嗎！他們說，一百人之中有六十人要在中途淘汰出去的。」

「我也聽到說，不過，既然已經入伍了，我們還不大笨，好好的學，總可以學得成的。」孫再安慰他。

一一

他們自己叫自己為「大中橋的英雄們」。一個月之後，他們住入「小營」裏正式入伍，當了十一個月的兵。十六歲的周志開突飛猛進的在兵的操作裏把身體發育得結實而高大；可是奇怪的很，同學們都晒得一個個黃黑黃黑的，周志開的臉手身上，却總保持着白皙的膚色。

他放棄了第一個當明星的夢想以後，就沉默的當個兵。當兵也確實不需要說話，而要能以行動就夠了。當兵期滿以後，航校初級班訓練過程等着他們。經過帶飛階段，第一名單獨飛行就是他。考畢業也是他最早，然後升入中級班。中級班在杭州校本部。中級班受訓成績也很好，二十六年七月



初任空軍軍官

升到高級班，被淘汰的威脅不存在了。由於他為人沉默，學科好，他分到偵察科，學了一個月，他目擊耳聞對日抗戰後偵察機駕駛員所做的工作是極為艱辛；可是他的性格不宜幹這一行，就改入驅逐科學驅逐飛行。

由於戰爭關係，航校由杭州遷向武漢，向昆明，他也就隨着遷移。在昆明畢業之後，他分發到志航大隊任見習官。

三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十二點，周志開隨着張偉華隊長升在柳州機場的上空，第一次與敵機空戰。

實際上可以說，他第一次領略打人的滋味，因為這次來襲的敵機是九架轟炸機，打轟炸機，大

家都知道一些要領，這次周志開得有一個機會實現他的要領。

他起飛最晚，所以當張隊長領了一隊已經編成隊的飛機在靠攏爬升時，他一架飛機單獨的落在後面。他飛行着，一面追趕着自己飛機的編隊，一面他試行在視界所及的天空搜索敵機。好，他發現了一羣黑點從北向南直航着，他想喊起來，當然他知道前面距他有一公里遠的自己飛機，現在聽不到他的喊聲；若是等他飛近前面機羣，再搖翼通知領隊機領着他一同去打這羣黑點，這羣黑點恐怕已變成小芝麻粒子那般渺不可及了。他想若是他此刻就把追趕領隊機的航向改過，一直對着敵機的航向線取一交叉線去飛，他以為一定可以與這羣敵機遭遇的。

自然，這是一點獨自立功的自私，但是處在時間延誤一秒空間即將相距一百米遠的情況下，加以敵我兩方航向不同的間距，若不果斷的思定即行，那會坐失機會的。周志開把飛機向左轉彎，與原來航向成九十度飛着，注視着也朝他的航向飛來的那羣黑點。他心裏充滿了喜悅。

那是九架日本九六式轟炸機。日本飛機的任務就是要通過柳州機場上空，投下炸彈來炸機場與場面上的飛機，他們看到了有一雙翼綠色飛機向他們飛來，知道有一場戰鬥，就飛得更近更密。

周志開在飛近只距敵機五百米處對準敵機中第二小隊第二號機的發動機射擊。他這一射擊，敵機立刻也就把十八挺後座機槍從各自的後座上方集中他這一線回射着，他知道這些紛紛而來的火花與烟子是碰不得的，但是看到了自己的發光彈打在敵機的發動機上了，他就不顧自己危險，堅持在追擊，直到敵第五號（即第二小隊第二機）突然冒出一股濃黑的烟又轟然一聲炸開落下，他方稍稍落後一點，仍然追着飛行。

這時候張隊長他們那個編隊趕到了，他們會合着重行攻擊，第二架敵機在編隊的合力下又擊落下來。

一落地，周志開就在飛機翼下，發動機上，機身前後找着彈痕，他沖如此熱中於記下敵機擊中的彈痕。軍隊裏就是像上物理化學以及數學課時要用實際東西或道理來證明一條原理一般，你打了敵機，有什麼證明？敵機落的地點，敵機的殘破機身就是證明。你自己飛機身上斑斑的彈痕也是證明。

四

二十九年夏季，敵機狂襲重慶，周志開每天爬上風雲變幻的夏季天空，打着敵人來襲陪都的轟炸機。

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相當艱苦的，每天要坐在在太陽底下的飛機座艙裏。雖然只容許人們穿一條短褲一件背心即覺得很熱了；但是所有的飛行員却穿上草綠色雙層飛行袍，穿這件飛行衣到了天空三千米左右，即覺得有點冷而單薄。因此，在地面的炎熱裏必須穿上這種雙層飛行袍流汗坐候着。

當敵機逼近陪都不到××公里了，毛邦初總指揮即下命令叫着他們作戰部隊的番號：

「第××隊起機。」

「第××隊起機。」

日本來的是九六式、九七式兩種轟炸機。他們常常派一架快速度偵察機，飛得很高的，先到陪都上空偵探，所以敵轟炸機編隊羣就能以遵照敵偵察機的情報炸完了重慶，取一條可以迴避我方驅逐機的路線飛轉去。

可是也不是那麼容易的能躲開我方的驅逐機攻擊，因為一個敵機大編隊行動起來，地面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指揮所裏就把敵機位置，行動方向向天空呼喊著。根據這個無線電呼喊，天空裏的飛行員捕捉到一句二句指示，即刻就奔向北碚璧山青木關，這些敵機經過的地點上空去襲擊。

住在重慶的人，都在大空襲中生活過，也都具體的記得當年我們幾架、十幾架飛機與敵機大編隊苦鬥的情況。

蔣委員長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央黨部國父紀念週上說：

「敵機每天派來重慶的轟炸飛機。少則一百十架，多則一百六十架，每一架飛機平均至少有五個至七個人，就是他每天傾其空軍全力來侵犯重慶的人數，多則一千餘人至少亦有七八百人。而我們用來抵抗敵人的空軍是如何？老實說，我們每天只要用空軍中極少數的飛機，就沒有一次不是將敵機大批擊落或擊傷，決不使他有一次能全隊而回的時候。僅就這幾天擊落的敵機來說，每天少則兩架，多則九架，而據敵人自己的廣播稱，除被擊落的以外每次被我空軍擊傷的飛機至少亦有十餘架……我們每架驅逐機每日要與敵軍五倍以上兵力繼續到三個至六個小時始終苦鬥到底。這就是我們空軍每次升空以後要與敵軍作五次以上的激烈戰爭，而且每次作戰以後，每一隊飛機至少有三分之二，皆被戰機槍砲彈擊中的。甚至有一次，周志開同志所駕駛的飛機有被擊中至九十九顆槍彈，

又加上一顆砲彈……」

周志開是跟所有那些以少敵衆的飛行員一般的勇敢。他在月亮光裏飛着，在太陽光裏飛着，在雨裏飛着，他瘦了下來，眼光却更銳利，精神更爲沉毅。他多少次鑽到敵轟炸機火網裏實行「吊尾」攻擊，許多勇敢的飛行員因此喪失了生命，不過周志開的勇敢性格裏還加上了幸運的成份，所以儘管一百顆子彈打中了他的坐機，却不會損害他皮膚上任何一塊而流血。

五

民國二十九年以及民國三十年，真是抗戰期中最艱苦的時期，那時候一切都是不利狀態，物價也拚命漲。在軍事上，敵人總要從我們手裏奪點什麼地方去，如拿去宜昌，拿去中條山等等。在空軍數量上，我寡敵衆，而飛機的性能，敵人也是勝於我方所用飛機多多。敵人零式戰鬥機，從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第一次出現在我們陪都以後，我方所用海鷗式驅逐機決不是敵人零式機的對手，可是苦鬥必得支持着，憑着飛行員們無比的勇敢與犧牲精神，空戰雖不易告成擊落狡猾的零式敵機的記錄，却不斷的在各大都市及軍事要地展開。

民國三十一年春，志航大隊首次奉令到印度去接收美國租借予我國的飛機。這次出國遠征，接收了頭大如獅以及鯊魚式兩種戰鬥機以後，使得志航大隊在作戰配備上煥然一新。

就在這一年冬季，十月二十四日，周志開奉命與杜兆華二人各駕一架獅型戰鬥機，飛到陝西南部去攔截敵人企圖入川的偵察機。周志開駕的是一號機，杜兆華隨着他，在大巴山的叢嶺北麓上空

飛着，高度是×千米，地面不時拍來密碼電波，指示着敵機的位置航向。

敵機一共是二架，分別向南鄭川北區域飛來，在後面還有四架跟進。根據地面情報，他判定敵機先頭二架中的一是在循漢水向南鄭飛，他們一邊盤旋，一邊就密切的聽着地面上的情報。

等到他們聽到敵機已到茶鎮的消息（茶鎮是漢水沿岸一小鎮），他們立即爬高至×千米，以便敵機到達洋縣時就好一推機頭衝下去，把牠擊落。

十一點五十五分，他發現一架肚子膨大的飛機有點像飛船，由洋縣向西航進，他想是不是敵機呢？

「還是逼近一點去看看罷！」他想了一下決定着就用無線電發出聲音來：「馬上跟我來！」他命令着杜兆華。

他一推機頭，飛機就側衝下去，他們與那架船型機愈來愈近，發現了飛船上有紅色日徽。

這是洋縣到城固之間的途中，敵機航進着。他們則由高高在上的位置背着陽光俯衝下來，利用敵機機翼與發動機間的死角地位對之發射機槍與砲。他射擊之後，杜兆華也跟着如此去做。

他們第一次射擊之後，就緊緊追擊着敵機，敵機也因為牠左發動機被擊中起烟，馬上很快的轉了一百二十度的彎子，改向飛走。他們當然再度攻擊。這次他們衝到敵機尾舵下，對其腹部開槍。敵機又以一百五十度轉彎閃避，但其左發動機的烟愈來愈大，敵機一面加快速度，一面低飛於大巴山北麓的上空，平航閃逃，可是空氣不允許牠逃走，發火的發動機上的烟火愈來愈大，終於成爲一條烟火柱，遺留在敵機飛經的空間。

他知道敵機跑不了，但怕敵機用滅火機把火滅掉！又怕還有其他敵機在上空經過，以致自己方面吃虧，所以周志開就保持了高度在監視着，叫杜兆華：

「你跟下去監視他！」

不久一會，杜兆華那架飛機從下面爬上來，周志開在耳機裏聽到杜兆華的報告：

「敵機已經着地燒掉！」

他們這才返航，到站不久，聽說另一架敵機已由廣元回瀘山西運城。他們二個人即刻又把加滿了油的飛機飛起來，這次沒找到敵機，因為已經打下一架敵機，所以心中尚不覺得太空虛。

回到四川基地以後，第×路空軍司令部來了電話給大隊部，說這架被擊落的敵機是類乎敵九六式轟炸機的一種飛機，有四個乘員，這次乘員們都沒有保險傘，所以在飛機起火之後，他們不能跳出來，只好與飛機同歸於盡的死了。

在拿回來的飛機零件，機關槍等許多東西中，周志開只取了一張乘員身上所帶的小孩照片，他覺得。打下這次飛機不是什麼功勞，「任何人在我們當時情況下，都可以把那架敵機打下來的。目前我們的所用飛機在性能速度火力設備各方面來說，都已經是超過日本最好飛機而有餘的。」他對來訪問的人謙虛的如此聲言。

六

杜白靈小姐從一天功課中解放出來，她回到宿舍，看到一封信放在床上，信上寫道：

「後天，（星期六）下午五點半，我約了幾個朋友在家裏吃晚飯，其中有一位那就是著名的周志開，這個人對於你們小姐們是一個誘惑，你得當心。蒙谷。」

蒙谷是張教授太太，張太太有一個弟弟在空軍裏做轟炸機飛行員，與周志開是同期同學。張太太家裏常常有一些飛行員往返。杜小姐因為是張教授一個得意學生，所以他就與張師母弄得很熟，這麼也就認識了一些空軍人員。

星期六下午五點鐘，杜小姐到張師母家去。這是四川西部的一個校園裏的教授住宅區。比市區馬路較窄的校區路上，匆忙的走着同學們。張師母家在教授住宅第六號的樓上。她走到樓梯上已經聽到張師母的聲音，聞到香煙氣味，有四個青年男人站起來，當杜小姐走進時。

這四個人中的一個，杜小姐用不到等張師母介紹，她感覺到那就是周志開。

「周志開先生」張師母指着一個高個子說。接着依次介紹其他二位，還有一位是張師母弟弟，杜小姐已經認熟的了。

不久另外來了三個小姐，大家就幫同把桌子弄好，小姐們就談着各校的小新聞，間或也夾雜的談一些空襲，以及印度。

這天吃完晚飯以後，張師母的小客廳裏大家又聚集着談生活，男人們也只好裝做有趣味的樣子聽小姐們叫苦，隨後分手了。

杜小姐與同學們一道轉回宿舍，她不能抹掉周志開這個印象了，臉子白白的，烏黑頭髮鼻子高高的，嘴笑起來真甜，像一個孩子，臉上剃的很光潔，身上穿的雖是黃布哈機制服，却也整潔而且

表出青年人特有的身體美。

他說話簡短分明，在張師母家二點多鐘，沒有聽到周志開說上三十句話。這是一個拿眼睛與笑容來交際的男子。他對四個小姐以及張師母都是很虔誠的笑着，用眼睛含笑的看着人。他沒有一點輕浮，更沒有一般人所認爲的軍人的粗野。是的，這個人華西壩上的小姐們認識他的，都說他：「是一個濫交女友的壞男子」，這可能嗎？

杜小姐不相信這些說法。

一個壞男人，女人們可以在一場一分鐘的聚晤裏就能發現出他的特徵來。兩個多鐘點的相處，杜小姐沒找到周志開的壞點來。她想，或者是人們不甚深刻的了解人家所致罷。

周志開從認識了杜小姐之後，也想，這是一個純潔的女人。周志開看到她隨便坦率的態度，忠厚熱忱的舉止，覺得這個人是特殊于一般時下小姐們的一位。他自己也覺得對於那麼多只爲了要他從印度帶衣料鋼筆手錶的女人們以及只爲了想享受他的肉體美的女人們厭倦了。是的，幾年以來，即使在重慶大空襲的時期，他所往還的女人全都是這麼一羣。他很失望，以爲人世間沒有什麼叫做玫瑰花在月光下這麼悠美的東西了，好，現在他發現了這麼一個像玫瑰花一般的女人。他想他可以把過去的凌亂生活告一段落。

七

三十二年春駐防白鳥總站。他所喜歡的一個同學叫劉孟晉的，也隨隊駐到他的附近來。

兩個人總是在隊上聊天，晚飯後，各自從相距不到一里遠的營房走出來，會合在公路上，兩個人抽着煙，在黃昏的大道上散步。

周志開是不大說話的，抽着煙，聽着劉孟晉的話。劉孟晉是一個「書袋子」，一頭腦貨色，看他分明也還有事，那一付慢吞吞的勁兒，二個人走着走着，就便什麼的談起來。

周志開還是不說話，最後劉孟晉把話說完了，問起他的杜小姐。

「你們以後怎麼樣呢？」劉問。

「以後還是這麼下去，她還早，目前讀大學二年級，二年之後畢業，我自己不想拿婚約來拘束她的，說不定我會出了事。這麼下去，她可以讀完大學，那時候打完了仗，再說這些也不遲。」周志開挺深沉的一句一句吐着這些句子。

「我覺得你既然對她好，總該要表達一下。若是訂了婚，她也可以對你不至於感覺到捉不住了。」劉說。

「那不會，她知道我是深深的愛她的，或者總可以懂爲什麼不和他談訂婚的事。」周。

「你們有電話來說叫準備作戰嗎？」周丟開杜小姐的事，問到作戰。

「有的，吃晚飯時才聽到說。」劉。

「我們明天就要出動了，看起來，這次可以好好做點工作的。」周說。

我們算計着，兩年半光景不會痛快的打過仗，現在算是憑了鯊魚與獅型機，整個部隊的戰志旺盛極了。他們談了一些俯衝投彈的話，才又分手。

在三十二年五月六月這兩個月的鄂西會戰裏，周志開除了跟隨着大隊長去鄂西俯衝投彈、打地靶之外，他還單獨建立了一件奇蹟性的戰功。六月六日這一天，他在宜都投了小炸彈到敵陣之後，即飛過長江，企圖找敵機來較量一下，他到了宜昌飛機場，那上面空空的，只有一隻風筒斜飄着（指示風向的標識），看看宜昌城，也沒能下手，他是不願意對非戰鬥員從事攻擊的，所以只好一無所得的返航。

他到了梁山機場，因為油已飛完，所以就落下加油，在他落下之後，他看到機械士與場伙們都慌慌忙忙的，就問一個機械士：

「有警報嗎？」

「沒有，不過有不明機八架以及另外不明機一隊過巫山的消息。」機械士答着，一邊給他解保險傘。

他判定，這八架不明機就是敵機；另外一個編隊恐怕也是敵機，他瞥見在他附近有一架鯊魚機停着，就問：

「這一架誰飛的？」

「也是你們大隊飛的！」

「人呢！」

「他手臂上有一顆子彈傷，去包紮去了。」

「加了油沒有？」

「加油了。」

周志開緊趕跳出自己的飛機，叫機械士跟場伙們：

「趕快把我這架飛機掩蔽到場邊的沙堡裏去。」

他跑到那另外一架鯊魚機裏，下命令給機械士：

「開車！」

機械士就迅速的給他開車，螺旋槳轉動之後，他看一看各種儀表，都還好。這時候他忽然瞥見遠遠的八架飛機奔向這個機場，就趕緊起機。他都來不及順着跑道起飛，就那麼把飛機從停機綫上飛起來，當他剛一離地，那八架飛機即噓噓的到頭頂上，轟轟的把炸彈丟在他起機的停機綫與跑道區域。

周志開真是像火焚中的鳳凰再生一般，他並不是單單把自己與飛機從敵機的轟炸裏救出來，喘過一口氣就算了，他根本就是要去單機找這羣來襲的敵機算賬。他不願自己坐在飛機裏連保險傘帶都未扣上，座艙的密封蓋也沒關上的危險。在這種狀態裏，他像一個騎無鞍馬的騎士般熟練的飛着，可是，地心吸力不會把無鞍騎士吸到地上的。他呢，若果敵機來攻擊他，就不能平飛，他必須做各種特技來戰鬥。可是那時候只要他的身體不為飛機所約束，只要一個差池，地心吸力就會把他從無約束的坐艙裏拉出來跌死在地上。



二十二年對美國廣播戰績

他來不及想這些，一離地，即用急上升轉彎（速度如不夠即要人機墜地失事）轉了個二百七十度，連飛機腿輪都来不及上收，就在敵機左後方攻擊上敵機了，他打死了其中一架敵機的后座槍手。

敵機在機場投彈之後，第二次又來攻擊機場。第一批三架投過彈，遭遇了周志開的攻擊，即貼着山逃出去，第二批三架則在機場上掃射着。周志開想，若是打機場上空這三架，必定來一個對頭，打了他們以後，若是向上脫離，自己飛機就暴露敵機的火網裏，易被打中，要是向下衝脫離，自己憑空坐在飛機裏，一定要被飛機下降力把他向上拋出跌死；若是敵人還有戰鬥機高高在上，一旦衝下來挑戰，更不能應戰。（因為憑空坐在坐艙裏，沒有扣上保險傘帶：沒有關上坐艙。）

他決定追出去，打那逃走的三架敵機。他追過去，風吹得很猛烈，保險傘帶頸子

上的鉄扣子在座艙外嘩啦啦打着飛機鉛皮，像一隻警鐘在敲一般。他現在一心只要縮短與敵機的距離，追着。一忽兒即越過了大山，到了分水嶺上空，敵人第三號機落後了一點，周志開一看，忙把自己飛機位置由敵機右後方飛到第三號敵機的後上方，對準敵機射擊一陣，敵左發動機起火，馬上即落了下去。（地面情報證實分水嶺落了一架打下的飛機。）

他消滅了敵機一架之後，心中輕快得多，現在敵機只剩二架了，而且他還看到第二號敵機的後座槍口直向天空，顯然是槍手死掉或受傷，只有敵領隊機的後座槍還對他抵抗，子彈不時打過來，他的顧慮既少，就飛得更近一點，距敵機只二三十公尺遠，平行在敵二號機後上方一點，向二號機後座裏望去，果然在裏面伏着一個已死的人。

二號機敵駕駛員也知道後座槍手死了，所以移動位置，調到敵領隊機左後面。好讓領隊機槍手便於射擊在右上方追擊的周志開。周志開這時又在想，若是到左後方，不如順便就開槍打敵領隊機。所以他一待敵二號機從右後方調到左後方，他就描準敵領隊機發動機射擊，一陣濃黑的煙很快吐冒出來，但敵機並不下墜，仍然支持着向東飛。二號機一看見他的領隊機冒煙，就脫離開單獨向北方逃跑，他以爲周志開一定去追擊傷的飛機而放過他。周志開這時候的確也猶豫了一下，打受傷的敵機呢？還是打不會受傷的敵機呢？最後他認爲敵受傷飛機有落下可能，決定捨棄了受傷的敵機，就跟着單獨北飛的二號敵機。

他們二架飛機一前一後過了萬縣河不久，二號敵機即飛過長江向東飛。周志開這時因爲只剩一架敵機了，所以在飛追途中從容的一邊追着，一邊做了不少必需做的事。他收上了艱輪，使他的航

行速度加快了不少。他一有空即從背後拉一根保險傘帶扣上，這麼把保險傘扣好，安全帶也扣上，座艙的密封蓋也關上了。他把這一切都做好了之後，覺得可以完全放胆了，現在即使敵戰鬥機全來，他憑着自己的全武裝，也可以不怕了，好，眼前他得來解決這最後一架敵機。

爲了打得有把握一點，他飛得很近，瞄定了敵右發動機與機頭之間的油箱部份打了一陣「咯咯」可是只見白碎片飛起來，不見起火，敵機受到這一攻擊，左搖右擺的亂動一陣，像一條五花蛇受了打擊後扭動一樣，很顯然是敵飛行員躲閃再被瞄準射擊的方法，周志開看到敵人如此頑強掙扎，就冷靜的關上油門，減少速度，慢慢跟着，等待敵人安定。

在敵人安定下來平航以後，周志開又瞄定敵機左發動機裏面的油箱位置發射，「咯咯」的槍聲下，仍然是一些白碎片飛揚開來，不見起火。敵機受擊，又搖擺躲閃。

這種無抵抗的攻擊，周志開感到有點無味。他不願做一個攻擊沒有抵抗力的敵機的英雄。他決定叫敵機迫降受俘，就在左面靠近敵機只廿多公尺遠，周志開搖動機翼，向敵機中飛行員示意。正當他示意時，這倭鬼却來一個回頭撞，這一撞因爲出乎周志開意料之外，差點把周志開的飛機碰上，幸虧周志開眼明手快，趕緊拉起機頭，把自己飛機只高三尺左右的越過了來撞的敵機之上，避過了去。

周志開知道招降敵人是多餘的事了，就緊跟敵後，瞄準敵發動機部，一扣槍機，即將敵機擊中，敵機像一片閃亮的白鐵塊，機頭向下垂直落去。

大火被風吹刮着從下落的敵機上冒出，敵機燃燒着落到長江邊的山脚下。

一共所用時候只二十分鐘，周志開做了這麼些沉重而機敏的事。他一打完敵機即趕回去，到了原來起機的機場，敵機已全部走了，機場上幾個草棚被炸燒着，場子裏有些炸彈坑，他又飛着，落在另一個基地。

二小時以後，基地司令部得到地面報告，敵機一架落於分水嶺，一架落在山江與雲陽之間，一架落在巴東，都是由空中燃燒落下來的。

九

蔣委員長聽到了這樣一段奇蹟性的戰鬥報告，襯着鄂西戰後我方全勝的愉快背景，他老人家高興極了，請准國府頒給周志開一枚青天白日勳章，特准不經考試即晉升周志開爲空軍少校。

六月一日的一個黃昏，蔣委員長由周至柔主任陪侍，親自蒞臨基地的一間小小禮堂，號兵吹着三番號，部隊全部筆挺的站隊致敬。蔣委員長主持這個頒授國家最高勳章的典禮。

蔣委員長喊着：

「周志開同志！」

周志開趕緊答應着；

「有！」隨即跟着軍樂隊的吹奏的調子，踏正步走到台前，對蔣委員長恭恭敬敬的立正，敬禮。

蔣委員長叫他上台，他又正步走上禮台，敬禮。

蔣委員長極和藹的答了禮，就把青天白日勳章親自爲周志開佩在左胸部軍衣上。周志開在蔣



記
周
志
開

接 受 重 慶 各 界 慰 勞

委員長爲他佩好勳章之後，在禮台上又恭敬的向 蔣委員長敬着禮，才走下來站着。

蔣委員長有一篇簡短的訓詞，希望周志開保持過去光榮，創造更大光榮，希望所有空軍都以周志開做榜樣，做模範。

這一種親切的訓勉真是像對自己子女一般，全部聽訓的空軍都在心裏感到領袖所訓示的幾點的重要而深深力行着。

十

周志開在六月底，得到七八天的休假，那時候在昆明的美國十四航空隊渴欲一見這位創造奇蹟的英雄，航委會轉來十四航空隊的邀請電報，可是他私人却也接到成都來的一個電報，那是杜小姐打來的，上面說：

「有要事盼來蓉面商，靈。」

在傍晚的散步裏，劉孟晉又與他兩個人細細的研究這七天休假是往那裏去。

「爲什麼白靈不來封信說明什麼事，而只是拍一個含糊的電報來？」劉問。

「總是一件要我快點在當面談的事。」周。

「他過去打過電報給你嗎？」劉問。

「沒有，這是第一次。」周。

「十四航空隊還請了什麼人去？」劉問。

「臧錫蘭。」周。

「那這件事，我以為你該去成都，因爲昆明那邊，十四航空隊只是爲了對救愛利生的臧錫蘭表示敬意，你不過是一個次要的客人。成都那邊需要本人去。」劉孟晉有一個頗爲合乎理性的論斷。

「我也如此想着，就明天去成都罷。」周決定了。

第二天他由基地駕一架小飛機到成都，當日午飯時，他坐在杜小姐家裏的飯桌上與杜老太太、杜二小姐以及一位剛由北平來的杜家姑母吃着飯。

飯後杜小姐告訴他，姑母來成都是因了催他們一家人回北平，因爲父親在北平保管着家中那份產業，已經與南遷的家人分離有六年了。這六年之中，杜老太太在成都因爲水土不服，得了肺病，人更衰老了，就想回北平自己家裏去住，可是因爲兩個女兒都在這兒讀書，父親雖然來催催他們就回北平去，總是遲遲不決。

「這次姑母親自來了，就是要決定這件事情，我急了，所以打電報找你來商量。」杜小姐源源本本把事情經過告訴了周志開。

周志開真是碰到了難題，按本心，他決不願意杜小姐回北平去，這一去，戰爭結束之後才能見了。人一分開，也就保不定各自命運如何發展。可是他不能明白他自己與杜小姐的母親那一個在杜小姐的心秤上佔得份量重些。他知道杜小姐的純潔與坦率是這個母親的產物，是這個家庭氣氛的產物，母親也是杜小姐不可失掉的親人。他不能爲他自己叫女兒跟母親分開。

「你這件事當然叫我也很爲難，因爲你是愛你母親的，一旦你母親回去，你不跟了回去，你、你母親心裏都是一種牽掛。」周志開只好如此說。

「我也是這麼想。你曉得從沒有離開過母親，不跟了回去，要覺得無所憑依似的。可是我又不願在北平那地方過，這真叫我難透了。我想來想去，只好找你來給我想一想。」杜小姐懇切地望着周志開。

「好在這事情姑母既已來了，總可以從長商量一陣，今天且不談這些了。我們還是去看看張師母他們去罷。」

杜小姐笑着同意，兩個人挽着手在壩子上拜訪了張師母以及幾個同學的住所，然後他們去看話劇「牛郎織女」。

這七天，真是幸福的時光，固然一想到杜小姐要北行，周志開心中就不好受，可是他知道自己是一個隨時會突然死去的不實在的人物，他自己從想不到放棄飛行與作戰來挽留杜小姐在成都繼續生活下來。一個在軍功上已樹立了基礎的軍人不肯如此想的。他既不能保證自己的生命，當然他就不要把這話說出口。

「你一個人留下我照應你，像你的家庭對你一樣。」

七天還沒終了。基地上一個電報拍來：那簡短句子說：

「又奉備戰令，速歸。陽。」

鄂西的山一排一排的閃耀在他的眼前了。宜昌江面的浩蕩的江水又在耳畔吼奔，鯊魚機的發動機聲也在奏鳴。周志開來告別華西壩裏的花鳥天下，對杜小姐說：

「我明天回去了。」

杜小姐也知道他的休假期滿了，說：

「關於我的事，你能說兩句話嗎？」

「我不能說，若是我有那一份地面工作者的安全，我一定留你不走，讓你母親由妹妹姑母陪着回去。你知道我現在沒有說一句多餘話的能力。」周志開很簡潔的把最後意心說出來。

杜小姐知道男人是那麽多情，也那麽理智。就安慰周志開說：

「你放心回去好了，我和母親在一起還有好幾天的商量，得了結果，我拍電報告訴你。」

第二天周志開仍是由一架隊上派來的小飛機把他接回去。

第七天頭上，周志開接到一個電報，那上面說：

「母妹北回，我留蓉。靈。」

他心中感到一種感謝的情緒，這女人是犧牲了伴母的情感，在等一個兵呢。

他飛着。並不是又去鄂西。飛機要補充，他的白白皮膚晒在烈日下，辛辛苦苦的從印度洋海濱

一架把鯊魚飛回祖國基地來。

他工作得挺順利，杜小姐無疑的是鼓勵者。

十一

三十二年十一月，敵寇猛攻常德濱湖地區。

志航大隊又在拚命了。這次很好，他們在周至柔主任指揮之下，由張廷孟司令官命令着每天去掃射常德一帶的敵人兵馬。

周志開出擊鄂湘一帶達十九次之多了，到出擊二十次，他可以得到一枚一等宣威獎章。

這時候他已經有一枚二星星序獎章，這是他二年前保有擊落敵機二架時得的，另外，在他一次擊落了敵機三架之後，他又得到一枚五星星序獎章，他還有因為出擊五次以上所得的三等宣威獎章一枚，此外，有一枚空軍中只他一個人得有青天白日勳章。他像一個小孩子喜愛一些精緻玩具似的，對這些金屬製品一盒一盒玩賞着。客人們來向他討看時，他笑嘻嘻的把這些東西一件一件給客人看，像孩子對客人展列心愛的玩具一般。

現在他希望能以得到一隻一等宣威獎章，因為只差一次出擊就可得到這東西了。

常德會戰中，他得到了滿足，每天前線出擊，使他得到了滿二十次的記錄。

在十二月裏，一天傳來一個情報，說敵人在漢口機場集中了一百多架轟炸機與零式機。

他心中生了一個念頭，要單機出動一次，到漢口機場去挑戰，最好能與零式機作戰，擊落了敵

機然後再轉來。

他這麼想，就找機會。

他請求上面能以派一個偵察漢口的任務給他，上面也覺得去一下是可以的。就允許他。

十一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在鄂西山區一個小機場裏，同隊的人送着他。

人們把保險傘帶拉上，讓他扣好，他自己試了車，飛機良好，與送行的人握了握手，他關上密封蓋，笑着，點了一點頭。就行起飛了。

這是像作一次普通飛行一般，也像去作一次客一般，這個機場等着他回來，電台也渴望聽到一點他的無線電話。

可是沒有聲音，沒有信息。他從十點到十一點，十二點，一點，沒有消息，基地上的人急了，他爲什麼一直不拍個電報來。

這一天太陽落了山，還沒見他飛回，司令部早已通知防空部，一發現有飛機迫降，即刻報來。晚間，電台打開了收音機，收到了漢口敵人一條廣播，大家聽着血都凝結了，那聲音是中國人的中國話，說道：

「今日十二點三十分，中國飛機一隊前來漢口機場實行偷襲，我地面設備略有損害，我神武飛鷹立即昇空與之從事激烈空戰，當將敵機全隊覆滅，僅餘一架沿長江南岸負傷飛逃，我機亦有二架

損失。」

全部事實揭曉了，這就是周志開十點鐘起飛後所做的事。

十三

周志開不在了。他一生很單純，抱了個做明星的理想，可以說是由愛美出發，結果做了飛行員，變成了追真殉道義的軍人。

三十二年三月間他信從基督教，這與他的家庭傳統是不符的。父親是一個司法界裏的老法官，母親是一個做京兆尹的姪小姐，中國的儒家與官員氣氛造成了家的傳統，他却覺得基督教是美的寧靜的，可以叫他趨向美滿。

記翁心翰

人
像



一三六

—

民國二十四年
初夏，北平城區的
翁家庭院裏，翁文
灝先生在讀一張報
，兒子心翰從外面
回到家裏，自己肩
負了一個行李包，
喊道：

「爸爸，我們
的軍訓結束了，日
本人不允許我們這
樣做，人家今天分
手時都哭着鬧着喊

着。不過，我已經在早幾天報名投考中央航空學校了。」他說到這裏，把聲音放低下來，「我的第一步體格檢查已經及格，兩天以後，我們報考航校初步及格的人集合南下，到南京覆試。不過請爸爸別讓母親祖父祖母知道，就說我去考南京中央大學好了。」心翰把話剛說完，屋子裏祖父走出來了，他趕緊喊道：

「爹，我回來了。」

「好，這幾天就謠傳日本人要到黃寺（北平市高中學生集中軍訓地點）去搗亂，你們沒有出什麼事嗎？」祖父問。

「沒出事，日本人提出不許學生軍訓，我們沒訓完，就提早結束了。我已和同學約好，過兩天到南京考中央大學，剛才和爸爸說這件事。」他把臉轉對爸爸，「你答應嗎？」

「他去南京考老中央大學是很好的，爸爸也同意吧。」父親把兒子的表面辭句轉問祖父。

「去吧，北平這地方空氣也太壞了。」祖父頗以爲然的答應下來。心翰高興極了，把行李包提到屋內，見母親與祖母去了。

一個月以後，翁家客廳裏的燈光照着一張南京寄來的信紙，母親讀着信上的辭句，一家人都在椅子上坐着聽：

「我已經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學，現在已搬入校中住宿，以後家中在北平居住若是不便，也可以闍家南下，我也不會遠念着家中人，家裏也可以常看到我的。」

祖母很懷念南方故里（翁家是甯波籍），聽了信上的話，很高興，笑着。

一家人都在作南歸的打算，只有文灝先生一個人曉得兒子在做什麼，但是他也笑着，心裏有點沉重，暗自想道。

「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的不爭氣，結果把擔子都放在下一代孩子們的身上。孩子們本該活潑的在學校裏去享受教育，結果却要做一個戰士。現在也沒有什麼可回轉的了，歷史似乎決定了這麼發展的，聽任孩子去罷！」他笑着，但心中却有些歎然，他不能把這點歎然的心意暴露出來。

二

空軍第八期飛行學生在學習飛行過程中，還學習了從杭州向中國西南部撤退中的生活。

離開杭州笕橋校部時，各人都只帶了一個背囊，穿一身軍衣，還有一枝步槍，不能帶的東西都放在軍房裏。

當他到了昆明，杭州失陷消息傳到，他頗爲傷心。

民二十七年冬季，他以三年多的辛苦學習，獲得了前十名的等第，挺立在昆明中央航校第八期飛行學生畢業典禮的閱兵台下，受着長官們的嘉勉與期許。

鮮花，軍樂隊的鼓號，酒宴，以及老母親老父親兄弟姊妹女朋友的笑臉，把他們這一期的好日子裝束成狂歡節日一般。

他這天寫了封短信給父親：

「父親，我今天學成了，馬上我們就要去西北受作戰訓練，車過重慶時，我一定要回到家來

過一兩天的。若是父親覺得可以把我學飛行的事解釋的話，我以為此正其時矣，免得家中在我穿了軍衣回來時弄得情緒不甯，反使三年餘久別後的小聚不能歡暢。」

守祕密的爸爸在某一天的家聚中，對家中人說道：

「心翰已經畢業了，不久要到重慶來。」他頓住，笑着，望着心翰的祖父和祖母。

笑傳染到老人臉上，祖父把眼睛迷縫着說：

「三年多了，照片上看起來，臉龐還依舊，不知道身材可長高一些？」

「別要回來了都認不識了呢。」祖母倒是怕孫兒長得認不得了，祖母一想到孫兒就以爲還是跟他老人家在一個被窩裏睡覺的小孫兒樣兒。

「可是他不是讀西南聯大，而是學的飛行。」父親還是笑着。

「那爲什麼？」祖母驚愕了起來。

「爲什麼這幾年都不給我說！」祖父也提抗議。

「人各有志，翰兒他那年氣得飯都不想吃，若是我不同意他去學飛，他即使讀大學，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父親不說了，望着家中人。

「學飛。」祖父口氣軟下來，拖長了聲調：「我也不會反對的，只是這孩子身體不見得特別好呀。」

「學了飛之後，他跟我們要愈離愈遠了，我以為他回來後，該可以在家中多住些時候。學了飛，那一定是天南地北到處飛了。」祖母難過以後的聚合時間少了，臉上抹去了笑容，眼光裏添加着

失去了什麼的神情。

「還是不要多想罷，國家多事的時候，各人家中也得出點力。母親，你有四個孩子，總該可以出一個去當兵的。」父親開始勸說。

我不是怪你，我覺得這孩子身體並不怎麼特別好，他如果不學飛，他還儘有貢獻國家的途徑。爲什麼不可以學開礦，學煉油，學交通，而偏要讓他學飛？」祖母的懊喪並沒有立刻消失，發揮着他的想法。

父親不作聲，心中還是堅持着，兒子的志願不可阻撓，兒子身體是不大頂好，但既然合格，既然心願做第一線天空戰鬥員，爲什麼要把他拉下來放在礦穴裏煉油廠去呢？

祖父說道：「別說了，他已飛上天，還是在他回來時，大家好好的親熱一下，人家兒孫學飛的多着呢，親熱一下要緊，心翰這幾年的日子恐怕也苦够了，」

「那到不，只要看他照相的臉形確比離家時好，就可以知道沒有吃什麼苦的。學飛的在物質生活上，不會壞的，這孩子走這條路是對的。這幾年家中寄去的錢，他來信說多半省給一些讀大學的中學同學用，這些美德若是他讀一個普通大學或許不會學到呢。」

三

二十七年歲暮，兒子回家了。

他先到重慶城裏爸爸辦公的地點，跟百忙中的爸爸見了面，父子的見面很親切，兒子跟爸爸拉

手緊握着。爸爸仔細的端詳兒子容貌身材，然後坐下心裏想：「沒有什麼變，還是從前樣子。」問道：

「什麼時候到的？」

「剛到一會兒。」他把隨身帶的手提包放在一邊。

「你先回家去，我晚間可以來的。能住幾天？」

「後天去成都到蘭州去，在那邊的驅逐總隊受訓六個月以後分發，才知道調駐那裏。」

三年多的軍官學校教育，把兒子練得不肯多說話，見了爸爸也沒一句多話了。爸爸在辦公室裏一會兒有電話，一會兒有公役拿名片進來，一會兒有卷宗夾子呈上來，祕書及各主管也不時進來，兒子說：

「我去家裏了，晚間爸爸一定回來吧？」

汽車在重慶市區向沙坪壩翁家開駛，家役看見主人汽車來了，看見出來的不是主人，而是一個矮小的軍人。母親先看出這是二兒子，高興得眼睛射出了飢渴的光。兒子幾年不會跟家人在一起了，一見面，跟母親握起手來。母親笑着看他的臉，黑黑的膚色，如同初別離家時一般。眼睛是灰黑色的，靈活得還像初生時，只是嘴唇上有了黑鬚子，這是二十三歲與二十歲的分別。

母親看着握在手中的兒子的手，比離家不同了，大而有肉，紅潤的色澤顯出兒子的青春正旺，母親撫摸着兒子的黃馬褲呢軍衣肩背，是有力的堅實的肩背啊！兒子像爸爸，個子不高，但頗英武、活潑。母親聽到兒子說：

「媽，我過的好嗎？」

媽不答，笑着點了下頭，貪心的看着，像不久這過得好的兒子要失掉一般。

晚餐桌上，全家都聚集着，弟弟和妹妹把話題一個一個提出來問，母親，祖母，祖父都逼得伸不進話頭來，只好笑迷迷的看着他去答覆一些飛機飛行的話題，以及別人的空戰故事，不久爸爸的汽車又在門外響了，爸爸的皮鞋踏得地板咯咯的響。爸爸的身材出現了，全餐桌才把弟妹們支配的局面改正過來。

兒子答覆了一些爸爸的詢問以後，提到了地圖：

「爸，你和丁瞿二叔叔的地圖如今是我們飛行的指南針呢。這，您在當初想不到罷？」

爸笑着，說道：「想不到。你們用這個圖可有什麼困難？」

「沒有困難，這個圖的好處就在有顏色標高。美國教官與顧問也都以為這是中國的一大成就。」

「兒子給爸爸一點鼓勵；但對於作飛行員的兒子的這一段却滿意的笑了。」

在飯後，客廳裏，祖母追究着他心愛的孫子：「爲什麼要瞞着我去學飛？」

「祖母，你在北平時，當風聲鶴唳的民國二十四年，是不是也當心日本人飛機要來轟炸城裏呢？」

祖母點了下頭。

「倘若日本人飛機來炸我們，我們沒有飛機就只好挨炸了！」孩子說了下去。

祖母又點着頭。

「我也不想當兵，但是生在這個年頭，眼看着我們要挨炸，若是我能上去抵抗一下，不是可以救些人命嗎？」

祖母又點了一下，但心中都不忍說出一句想頭：「你救人，自己不危險嗎？」

「爹爹一生研究學問，現在在政府裏做事，不都是爲了國家和人民嗎？」孫子又在說下去。

「我不過順着家中一脈相傳的意思做下去，而且祖母你可以放心，飛行不一定有什麼危險的，跟日本飛機作戰，也不一定就非死不可。」孫子索興說到家中担心的所在。

母親插進一句話：「心翰你已上了天，我們不會硬拉你下地的。別談這些了，說些別的罷！」

四

在蘭州。

洗臉水潑到地上，一層亮晶晶的薄冰立刻結起來。這種嚴寒的隆冬，在飛機場的大地上，驅逐總隊的見習軍官像兵一般的列隊跑步作早操。

太陽出山以後，見習軍官開始飛行。他們用的蘇聯所造的海鷗式與蒼鷹式驅逐機。

翁心翰在這訓練營裏完成了戰鬥飛行訓練。二十八年夏季起，開始担任成渝上空的防空戰鬥工作。

民國二十八九兩年，成渝迭遭空襲，翁心翰被派在第三大隊任飛行員，隨着部隊轉戰成渝上空。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成都空戰，他開始擊落敵A重轟炸機的紀錄。那一架敵機落於成都東南二

十公里的稻田裏。

民三十年去仰光，接新飛機返國以後，他調入空軍第十一大隊四十一中隊。從此依然轉戰於鄂湘等地。

民三十二年春，他第一次去印度，在印度洋濱沙漠機場，他接受了「下層」機的飛行訓練，返國以後，又駐在重慶担任空防，並不時前往鄂西前線，偵察敵情，轟炸敵人船隻，掃射敵人兵馬車輛。

這時他已因功升任第四十一中隊副隊長，協助張唐天隊長率領部隊從事戰鬥。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十點二十分重慶空戰，他又創造擊落敵機紀錄。

根據中央社披露翁心翰的戰績是三架又點零四架敵機記錄；其掃射敵人兵馬以及轟炸敵陣等戰績，亦甚輝煌。

可是，他每次作戰決不告訴家中，僅僅父親知道。他知道父親可以支持得住對他安危掛念所生的痛苦，若是讓家中別的人知道，那一定是難受的飲食不安。

五

民國三十一年，在成都××區，他認識了周勁培小姐。

勁培是翁心翰同期同學周培恭的妹妹，安徽合肥人，錢子謨兄談到勁培：

「我那年由安徽西部出來時，周家三姊妹也由安徽西部向後方流亡，一路上他們都赤足穿草鞋

行路，能吃苦，體格精神都很健朗。」

金煒談到翁心翰的婚姻，說到：

「他很簡單，周小姐在空軍子弟學校教書，同學中歡喜這女孩的很多。心翰往還幾次以後，判定這是一位很好的配偶。就告訴周培恭說：『我對於令妹勁培是很傾慕的，現在我決定要娶她，你以為如何？』周培恭說：『我不能發表什麼意見，你們自己的事，你們自己去辦好了。』別的人聽說心翰愛周勁培，就退却下來，不久他們就訂婚結婚。」

兒子結婚自然是一件喜悅的事，祖父母尤其高興。結婚只有兩個星期婚假。這一對年輕的人住在一起。假滿以後，新郎又回到空軍營房，只是在外宿假期方可回到家中團聚。到三十二年夏季完了，心翰決心要勁培去成都讀齊魯大學，一個安心讀書，一個安心打仗，有短期休假時再聚會。

這種犧牲自己老家與新定骨肉團聚的表現，是最令人感觸的。我讀到他一封信：

「我們分別是爲了叫全中國因受敵人壓境而流離的人們早日得以重聚。一旦他們可以返歸鄉土過聚合的親切日子，我們也就可以永不再分開而與我們的祖父母母親兄弟姊妹在一個屋子裏廝守着。我相信我們全中國人們的聚合是可以實現的，我們一家人的聚合也跟着要來到！」

六

三十三年初夏，翁心翰第二次赴印度洋濱接收美國鯊魚機。

在沙漠空軍區，他接受鯊魚機戰鬥飛行訓練，每天在拂曉時即開始飛行，從各種小動作到大臨

目，他都練習着。

接着是射擊課目，從空中拖靶射擊到地面靶俯衝射擊，小角度俯衝（滑翔）射擊，以及天空飛機照相射擊，影靶射擊，全都做到。

最後是轟炸訓練，一種超低空投彈訓練也做了，這位副隊長處處不落人後的學習。

可是一點小也不小的磨折來阻撓了。一天他忽然感到腹部不適，到美軍醫院檢查，是盲腸炎，立即由美空軍醫官施行割治手術，按醫官規定，割盲腸手術施行後需一個月的休養，但是翁心翰只記着國內戰局，陽衡保衛戰正打得吃緊而沉重，高又新、劉尊、劉寶琳、吳國棟等同學都在衡陽外圍拚命，他急于要趕回國參戰，在第十四天，他對美國醫官說道：「我已經好了，打算出院。」

美國醫官搖搖頭，說：「不行的，你必須住三個星期，然後才可以出院。出院以後你還得休養一個月。」

第二天，他又作同樣的請求。

第三天，他再說。

醫官說：「你允許我試一試你的腹部創口是否疼痛？」

「你試好了！」翁心翰不知外國人怎麼樣試，但決心要出院。美國人把他腹部用手掌輕按着問道：「你感到痛嗎？」

他感到有點不舒適，但是他答道：「沒有什麼。」

外國人用手指骨節敲打着按在他腹部創口上的手背，由輕而重的敲打，問道：「如何？」

「沒有什麼。」

「如何？」

「不痛。」

其實外國人敲打時，他是痛的，但他忍着，他決心要早日出院返國作戰，所以忍着痛，老說「Nothing！」外國人弄到最後不敲打了，看了他好久，說道：「我知道你下了決心了，你明明是痛，你頭額上的汗珠就告訴了我，但你一定要出院，你們中國人就愛這種忍受苦痛的行爲，我有什麼辦法。孩子，我應允你後天出院返隊好了！」

第十八天他出了醫院，在隊部休息不到二十天，就飛着鯊魚機，通過黃沙蔽天的印度沙漠區，喜馬拉雅山的駝峯，回到了成都空軍基地。

七

湖南戰爭在九月初旬已由衡陽外圍戰演變爲廣西境內空軍基地與交通線的大爭奪戰了。在紅岩基地，張廷孟司令官用洪亮的嗓音指揮着第四大隊日日出擊寶慶以至桂林外圍的敵陣。第四大隊的戰鬥員從五月參加中原會戰以來，一直是四個多月在第一線敵陣飛翔着，張司令官決定把第十一大隊的生力軍也使用到湘桂線上。九月十三日灰雲漠漠的天空，第十一大隊一部分參加湘桂戰鬥的騎士們就由翁心翰率領着由華西向湖南行進。

出征的前夕，翁心翰與夫人周勁培在他們家中收拾了一點出征時的應用物品，心翰在拾檢衣物

時說到：「這次出征，大概得隨湘桂戰局爲轉移，地點也不會確定，但我每到一地，必給你一個電報，並托空運機給你帶信好了。家中你可給我寫封信去，就說到西安駐防，他們就不會擔心了！」

夫人點了下頭，說：「我在家裏，只盼待你的信。你再忙也要寫二個字給我。重慶家中我爲你寫信去好了。」

兩個人並沒有什麼不好受，雖然漫天飛雲，象徵着風險與不祥。報紙上湘桂線上的日日失利消息也確實有點令人氣悶。可是丈夫是要得去拚命的。丈夫從印度那麼急的趕回來，目的就是爲湘桂線，如願以償，丈夫多麼痛快。

在家中分手以後，心翰到隊部很早就睡。九月十三日天氣雖然不好，一天細霧似的飛雲，但第十一大隊的紅岩機羣依然趕到白鳥基地，轉往紅岩基地。到基地以後，心翰在飛行員休息室裏從電話裏給張司令官報告：「我翁心翰，十二點三十分領隊到此，現在機場。」

張司令問道：「來幾架？」

「××架。」

「都好嗎？」

「都好。」

「休息，吃飯，晚間全住在我這裏。」

「別的沒什麼吩咐嗎？」

「今天好好休息，準備明日出擊。」

他命令借用的四大隊機械員帶人去檢查飛機，命令備飯然後就和四大隊的戰友們暢談着一切。他特別仔細的向王慶利隊長祝瑞瑜副隊長問到湘桂線敵情以及炸掃敵人的經驗。

晚間他到張司令官所住的花園裏謁見，同桌吃飯。張司令官很親切的說了敵情以及出擊要領，然後叫他們今日到的全部人員早睡。

九月十四日，十一大隊出擊全縣，炸縣城，掃射三里橋，斃敵人兵員二百名。

同日再出擊炸龍王橋，掃射范家祖山一帶敵陣。

九月十五日出擊二次。九月十六日出擊鄺家坪諸家坪，該二地被炸起火。

八

九月十六日

湘桂線上，灰濛濛的雨雲散佈在天空。

不是出擊的氣候。幾天以來，第四，第五，第十一大隊的出擊均有了危險，可是地面情形太惡劣，空軍若不出動，情形只有更壞。美國人對於我們飛行員這麼瘋狂的穿雲來去，搖頭嘆息道：「中國人的戰鬥是這麼不顧一切，我們不以爲然。」

十六日天氣更壞，從湘西南飛過××山脈時，什麼都看不到，雲氣在飛行時像滾滾而來的噴霧，那裏來的這麼多的雲呵！

翁心翰在大編隊裏担任着第二編隊的領隊，目的地是興安到桂林沿線。

過全州時，看到這個江邊的城有白煙在冒昇，房屋不完整的破壞了。

湘桂鐵路黑色線條與公路黃帶子顯然可以從雲縫中顯現。

在興安縣城附近的公路上發現敵人兵隊在行進，翁心翰首先衝下去掃射，接着把炸彈拉了下去。榮駱兩隊員也跟着炸射。

敵人顯然準備了抵抗，砲彈打上來，翁心翰感覺不對，似乎腿部受了一震。

他還是掃射着在公路兩邊逃的人馬。

返航時，他還忍痛向桂林飛。看見桂林城區也有白煙數處裊裊上升。

榮駱二人保衛着他一路飛着。

可是他的羅盤打壞了，他想叫榮駱捨開他自己回去，但無線電機也壞了，他不能發話，只好傾側機翼示意。

可是，他們二架不肯走開，一定跟着他飛。

地形地物看不到，雲蔽着地表，他只好領隊在雲中飛，憑着經歷，以及壞了的羅盤，他勉力飛着。

油量表指針一點點的轉向零，他腿部的彈片傷也陣陣痛起來。血由熱的流變成冷的凝塊。他覺得眼力有點不對，似乎雲霧多起來，要侵入到座艙裏來。

他沉重的迫降下去，地面不平，油盡，人受傷。這些因素組成了迫降失事：他的生命在頭部胸部撞破流血中像海邊的小帆船般飄去了。

九

翁心翰，一個本可以造成爲博士，學習成一位物質建設工程師的，却成爲靈魂的工程師。他把自己的生命燃亮了中國黯淡的局面，像一盞不滅的燈點在大道上！

他的八期同學熟知他的人像金燁劉仰高等都一再爲我分析他的特點：

(一)當兵時，處處吃苦耐勞，比別人總要守法些。他要做到使人忘掉他是要人子弟這一觀念。
(二)十年同學同飛同戰同生死中，沒有人說過「你，部長少爺！」這句輕視話。人人感到愉快，因爲農家與部長子弟在一起並不感受部長子弟氣餒的壓迫。

(三)始終在學成飛行後，不由隊部的戰鬥生活請求改調學校教官，或者地面勤務，或者第二線任務。

(四)敢于正視世俗人所畏懼的死亡途徑。只要爲了他所追求的和日本作戰這一目的，他可粉身碎骨以赴，對骨肉之親亦可以不留戀。

我參閱他的日記，發現他不大佩服人的：但是對於張唐天副大隊長離十一大隊時，特別表示敬佩。這也是他多年與人相處的一點真知。

附記

「記翁心翰」文寫成後，我不禁要回到許多往事。在蘭州西古城和他在一起那些日子很够回

味。今年一月間我在第十一大隊找劉孟晉隊長談周志開生平事績時，他也在座。劉孟晉隊長今夏殉職于印度洋濱，劉隊長事績更是令人不忍寫述。因為他的不在，許多人尤其是金煒每天只是頹喪。心翰的去世自然也叫新知舊雨傷感，只不過每當人看到翁文灝先生時，傷感反而為收藏起來。十月十四日筆者于赴川東途中過渝往謁翁先生，代表航委會政治部簡主任至敬慰時，翁先生很豁達的談到心翰一些小小故事，令我以為他似乎缺乏感情，但我仔細的注視翁先生談笑時的眼神，我發現有亮晶晶的淚水在笑中充溢着。我坐了二十分鐘，翁先生說了一些，也問了我一些問題，我只感覺這間辦公室裏有點冷氣侵人，因為老人失掉一個從小撫大的心愛兒子，而在空洞的辦公室裏拚命用石油增產數字礦砂新闢希望等工礦發展來償補失掉兒子的空虛，終究是使人感到冷慄的。倘若今後在中國新戰爭線上，的確有成千成萬的好父母好兒子站上去，把中國由目前苦難中挽救出來，這或者是這位六十歲老人的一點真實同情與安慰了！